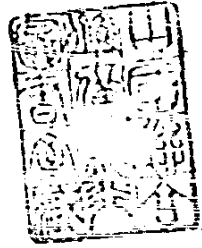


JUL 14 1945

882.257
628 :1

婦心三部曲之一

孤 零



顯尼志勒著
施蟄存譯

文化出版社刊行

她在緩緩地走下那小山來；不是從那直通到城裏的大路，而從那沿在葡萄籬中間的狹狹的小徑走着。她底小孩子跟着她，拉着她底手老是走在她前面，因為在那小徑上簡直沒有容他們並行的餘地。

下午已經過去了，但太陽却依舊全力地照着地，使她把暗色草帽拉下了些掩着前額，兩眼也低視着。那斜坡——在牠脚下，那小城雛伏着——閃着微光，好像顯現在金色的烟霧裏；萬家屋瓦也都下面耀着光輝，顯現在那面城外的麥場間的大江也遙遙地伸展着，閃爍着。沒有一些震動使空氣顫抖，好像傍晚底清涼還隔絕得



很遠呢。

蓓爾達站住了片刻，在她四周看了一回。除了她的孩子以外，她真是孤身地在這小山邊，在她周圍敷覆着一種奇怪的岑寂。在那山頂上的那墳場裏，她那天也沒有遇到什麼人，連那個時常在澆澆花，又收拾收拾坟墓的蓓爾達時常和她閒談的老婦人也沒有遇到。蓓爾達總覺得從她出發散步到現在，似乎已經過了好許多時候了，她也覺得似乎好久不和人家說話了。

教堂裏的鐘鳴了——六下。所以自從她出門之後還沒有過了一小時呢。她停在街上和那美麗的露比烏斯夫人閒談却祇是頃刻間的事。但是連她站在她丈夫墳前的時候過了幾分鐘，也似乎已經好久了。

「媽媽！」

忽然她聽到了她孩子的呼喚。他這時已經擺脫了她底手跑在前面。

「我會比你走得快，媽媽！」

「等一等，喂！等着，弗利茨！」蓓爾達喊着。「你總不會讓你娘獨個兒的，可不是？」

她追隨着他又攙住了他底手。

「我們現在是不是回家去？」弗利茨問。

「是的；我們要去坐在那開着的窗邊，直等到天黑。」

他們早已走到了山脚下，於是他們在那沿着大路（這時是被樹上的灰塵所灑白了。）的栗樹蔭下走向城裏去。在這路上，他們依舊祇遇到很少的人。沿着路有一對大車對着他們而來，那御者，手裏抓着鞭策，在馬底旁邊走着。又有兩個騎自轉車者飛駛着從城裏來，到鄉下去，在他們輪後遺留着一大陣的灰塵。蓓爾達機械地站住了，看着他們過去，直到都看不見了。

這時弗利茨已經爬上了路旁的長椅。

「看，媽媽！你看我會怎樣做！」

他裝着姿勢預備跳，但是他底母親抓着他底兩臂，很小心地將他抱到了地上。於是她坐在那長椅上。

「你疲倦了嗎？」弗利茨問。

「是的，」她答着，驚覺着似乎真個感着乏力了。

這時候她才感覺到那蒸熱的空氣已經使她疲乏到要入睡。并且她簡直記不起在這五月中旬曾經驗過這樣熱的天氣。

從她坐着的長椅起，她能夠追跡着她所從來的路徑。在日光下，那小徑在葡萄籬中間經過，上去又上去，一直到那亮晃晃的墳場底牆垣。她已成了習慣，每禮拜總得有兩三次沿着這小徑散步。這種到墳場裏去，她早已看得無異於散步了。當她在墓碑和十字架之間的沙礫鋪得好好的小路上巡行的時候，或者在她丈夫墳邊做一個靜默的祈禱的時候，又或者當她把上山時沿路上採掇着的少許野花安放在墳上的時候，她底心幾乎絕不會再被苦痛底悸動所困擾了。實在她底丈夫已經死了三年

了，這却正等於他們底結婚生活所維持到的年數。

她底眼睛閉了，她底心回到祇在他們結婚（那是在維也納舉行的）之後幾天她第一次到那城裏去的時候了。他們祇會沉湎於一個簡陋的蜜月旅行中，這正是一個境遇不很好的，娶了一個沒有慧蠢的妻子的男子所能舉辦的。他們曾從維也納乘了小舟，溯江而上，到了伐臺地方的一個小村，離他們未來的家並不遠，便在那裏消磨了幾天。蓓爾達還能夠清清楚楚地記憶到他們所曾歇宿過的小客棧，他們時常在日落之後去閒坐的江邊花園，和那安靜的，可說是惹厭的晚晌，這種晚晌是完全與她女郎時代的幻想所預先描繪給他的新婚夫婦所要消度的晚晌不同的。當然，他應得是很滿意過的。

當維克多·馬諦亞斯·迦蘭向她提出婚議的時候，她已是二十六歲而又是在這世界上絕對孤身的。她底雙親死了不久。多時之前，她的一個兄弟到美國做生意找運氣去了。她底小兄弟是做戲的，他已和一個女優結了婚，在三等德國劇場裏充扮

喜劇角色，她幾乎不和親屬相接觸，偶然還去拜訪的唯一的人便是她底嫁給一個律師的表姊。但是連這一些友情也逐年地冷淡了，因為她底表姊已整個地被她底丈夫和兒女所包圍住了，所以對於她底未婚的朋友底事情幾乎一點興致也不感到了。

迦蘭先生是蓓爾達底母親底一個遠親。在蓓爾達還是一個小女郎的時候，他常到她家裏來用一種拙劣的方法對她表示戀愛。在那時候，她簡直沒有一些兒鼓勵他的心情，因為她底幻想替她勾繪了別個樣子的生活和幸福。她是年青而又美貌；她底雙親，雖然算不得豪富，但也可稱小康，她的希望是與其在家庭之內安靜的秩序裏過一種普通的生活，還不如做一個著名的比牙琴家，或者一個藝術家底妻子在世界上飄泊。但是這個希望不久就凋殘了。有一天她底父親，在一種家庭的熱忱底衝動中，禁止她再到音樂院裏出席，這件事使她底過藝術生活底希望，同時又使她的一位當時已聞名的青年提琴家的友誼都告了結束。

以後幾年真是異常地乏味。最初，真的，她感覺到些輕微的不適意，或者甚至苦痛，但這些情感的確祇是短時期的。後來她從一個少年醫生和一個商人處接受到了婚議。她都拒絕了，對於那醫生，是因為太醜了，對於那商人，是因為他住在一個鄉鎮上。她底雙親，對於無論那一個求婚者，也都並不熱心。

但是，當蓓爾達底二十六歲過去了，而她底父親因為破產的原故失去了他底小康的時候，她底命運便是對於她自己也在開始妄懷了的幾樁事情的追悔——她底年青的藝術家的志願，許久以前和那提琴家的戀愛事件（這似乎是不會有一些兒結果），醜醫生和鄉下商人從她手裏接受到的獎飾底缺少。

在那時候，維克多·馬諦亞斯·迦蘭並不住在維也納了。兩年前，那保險公司，（他自從二十歲那年起進去辦事的）依了他自己底要求將他調到了多瑙河上的一個小城裏的新開支行裏去做經理，那兒是他底已婚的哥哥在做酒生意的地方。他來向蓓爾達底雙親辭行的時候的一席較長的談話，却創造了些印象給她，他說起所

以要請求公司把他調到小城裏去的主要原因是爲了他已經年紀在大起來了，他亦不再想找一個妻子，他祇希望能有一個和有密切關係的人在一起的家庭。那時蓓爾達底雙親都取笑他底意思，據他們看來這好像是有些憂鬱病的，因爲迦蘭差不多已經有四十歲了。然而蓓爾達却在迦蘭所說的理由裏發現了許多的常識，真的，在他年青的時候，他是永不會有這樣的印象顯示給她過。

以後幾年，迦蘭時常爲着職務到維也納來，他每次總到蓓爾達家裏去。晚飯之後，蓓爾達成了習慣，總奏着鋼琴給迦蘭聽，他幾乎用一種尊敬的注意來靜聽着，或者還要談起她底小姪子和姪女來（他們都是很愛音樂的），對於他們，他常說蓓爾達女士是她所曾聽過的最好的比牙琴家。

這是好像很奇怪的，并且蓓爾達的母親所禁不住要時時地議論的。迦蘭先生自從他從前的懦怯的求愛以來，始終沒有勇氣對於過去，或者甚至對於可能的將來，露過一些兒的口風。因此蓓爾達又在所受到的許多譴責上加了一重埋怨，說她對待

迦蘭先生雖然不是太冷淡，但也太不經意似地了。然而，蓓爾達祇是搖着頭，因為這時她心裏並想不到有和這一個有些兒拙陋的人（這個人底相貌又比他底年紀老）結婚的可能。

在她母親底暴亡之後，有一會湊巧她底父親臥病了幾個月，迦蘭又來了，他聲稱有了一個月的給假——這是他早就請求着的僅有的一次。這對於蓓爾達是很明白的，他到維也納來的唯一目的便是在這個麻煩和困苦底時候來幫助她。當蓓爾達底父親在她底母親殯葬之後一個星期亡故了的時候，迦蘭表現得他自己是一個真心的朋友，不僅如此，他還表現得是一個很有精力的人，這種精力是她所從來沒有信任過的。他勸他底嫂子來到維也納，讓她可以幫助蓓爾達度這無起先幾個星期的失去。他底底悲楚，此外，也可以稍微分她些兒思緒。他處理營業的事件很能幹又很迅速。他底好心在這些悲痛的日子裏使蓓爾達感覺到許多的滿意，所以當他臨別問她究竟願意做他底妻子否的時候，她便在一種很深的感謝底情緒之下默契了。她當然

也明白，如果她不嫁給他，她便要在幾個月之間獲得自己底生活，或者去做教師。況且，她已經看得起迦蘭了，又很慣于和他作伴，所以在他將她帶到祭壇邊去的時候，此後又在要出發去蜜月旅行，他第一次問她愛他否的時候，她都能夠誠意地答應一聲『是的』。

在他們底結婚生活底最初的時候，她真覺得並不愛他。她祇是讓他愛她，而自己却把這事丟開了，最初對於自己底幻滅，不免有些驚異，後來却是淡漠地了。直到她發現自己快要做母親了的時候，她才能夠使自己報答他底熱情。她隨即很容易地安於這小城裏的平靜生活，因為即使在維也納她也曾度過差不多隔絕的生活。對於她丈夫底家族，她覺得很快活很安慰，她底大伯，即使並不在表現着偶爾的粗鹵時可說是無邪的，也至少是一個很溫爽，很可親的人；他底妻子也是個好品性的婦人。有時也稍微帶些憂鬱。迦蘭底姪子，蓓爾達到這小城裏來的時候他才只十三歲，是一個鹵莽而好看的孩子；他底姪女，是一個很沉着的九歲的孩子，生着

一雙驚異的大眼睛，從他們見面時最初一剎那間就對於蓓爾達隱匿着一種強烈的依戀。

當蓓爾達底孩子誕生子，那兩個孩子都慶祝着他當作一個歡迎的玩物，此後兩年，蓓爾達覺得十分快活了。有時候，她甚至相信她底命運未必會有再好的形式。那大都會底喧嘩嘈雜的聲音在她底記憶裏好像是不快意的，幾乎是危險的東西了；有一回她伴着她丈夫到維也納去買些兒物件，湊巧，使她很覺得厭煩，街上都給雨水降得又潮濕又泥濘，她便賭着咒說永不再做這種三小時之久的既麻煩而又完全不必要的跋涉了。

他們結婚之後三年，在一個春天底早晨，她底丈夫忽然死了。蓓爾達底驚愕竟到了極度。她覺得從來不會觀察到會發生這種變故的一些兒可能性。她是被遺留在很窘迫的境遇裏了。但是後來她底嫂子卻聰明而又仁慈地替她想出了一個計較，可以讓那寡婦不必慈善性質地接受到什麼而能夠自己支持生計。她請蓓爾達担任了她

底孩子底音樂教育，又替她介紹給本城別的人家去做音樂教師。這是那些聘請她的夫人們都暗自明白了的，他們應當常常裝做着蓓爾達底担任這種課程是祇不過求些微地散散心，而她們底送她薪金也祇是因為她們不願她費了這許多時間和辛苦而不受酬報。她從這方面得來的入款很足夠補貼她底進益，恰巧應付得了她這種生活方式底需要，所以當時間磨滅了她底第一次銳利的苦痛和因丈夫之死而遇到的第二次的悲哀之後，她又很滿意，很愉快了。在那時候以前的她底這種生活法是不會使她現在感到缺少什麼東西的。她底對於未來的思想，幾乎完全被她兒子底長成底各接續的步驟所占有了。至於第二次結婚底假定橫亘在她心裏，卻簡直是絕少的情形，這種思想常祇是一個疾飛而逝的幻想而已，因為她還沒有遇到過一個嚴肅地認為可能作她第二個丈夫的人。青春的慾念底挑動，那是有時候在清晨夢醒之際她心中所感覺到的，常在白晝進行了牠底平靜的途徑的時候消散了。直到春季底來臨，她才感覺到某種她底安靜底最先知覺底紛亂；從此她底夜晚也不再恬靜無夢地過去了，

而且有時她還被一種使人疲倦的事情底知覺所壓抑着，這是她從前所不曾經驗過的。然而，最奇怪的是忽然發作的衰弱，那是她所時常患的，甚至在白晝，在這種現象底勢力之下她幻想着她能夠感覺得到她身上血液循環底行程。她記得在她生孩子的時代的幾天中曾經經驗到相似的感覺過。最初這種感覺，雖然也是熟悉的，對於她是這麼奇怪，似乎她底一個朋友曾經告訴她過的。其實只在她更屢次地回來的時候，她才發現這是她自己從前所經驗過的。

牠身體震戰着，懷着一種好像剛從睡夢中醒轉來似的感覺。她開了眼睛。

她看來空氣好像都在旋轉似的；蔭影橫過半路；上面到山頂上，那墳場底牆已不再在日光中輝耀了。蓓爾達迅速地把頭前後搖動了幾次，要使自己完全蘇醒似的。她似乎覺得自從她坐下在這長椅上到現在已經過了一整天一整夜了。在她底意識裏，時間怎麼會過去得這樣散亂？她向周遭看了一下。弗利茨到那裏去了？呀，他正在她底身後，和弗利特里希醫生底孩子一塊兒玩着。侍女正跪在他們旁邊，幫

助他們用砂礫築起一個城堡來。

這條樹蔭路此刻比較剛才早一些的晚晌不荒寂了些。走過的人，蓓爾達幾乎都認識的；因為她每天看見他們。但是因為都是她所不會交談慣了的人，所以他們都影子似地飛閃過去了。那邊來的是那個馬具商，彼得·諾伐克和他底妻子；雷林格爾醫生驅着他底小鄉下馬車，在行過的時候向她鞠躬着，他底後面，跟隨着地主文特萊因先生底兩個女兒；隨即又是中尉拜爾和她底未婚妻騎着自轉車在路口緩緩地駛行到鄉下去。於是她面前的動亂好像又告了一個短時的鎮靜，這時，蓓爾達除了孩子們玩着的笑聲之外，什麼也聽不到。

此後，她又看見有人從城裏緩緩地走過來了，雖然還在許多路之外，她卻能夠認得出這是誰。這是克林格曼先生，近來她和他更比從前常常接談了。他從維也納遷移到這個小城裏來已是十二年或者更多些以前的事。據說他有一時曾做過醫生，曾經爲了些職業上的錯誤，或許竟是什麼很嚴重的差處，使他不得不拋棄了他的事

業。然而，有些人卻說他從來不會有過做醫生的資格，因為他考試底不會及格，終於祇得放棄了他底醫學研究。克林格曼先生，他自己表示他是一個哲學家，自稱在飽享了那大城裏的生活之後，覺得對於牠生了厭倦，爲了這個緣故才遷移到這小城裏來，在這裏，他可以靠他底遺剩着的資產適意地過活。

他現在祇有四十五歲開外一些。有時他底容儀還是很溫和，但大多數時候，他總帶着一幅極端地叫人喪氣的看不慣的臉嘴。

還隔着許多路，他已經對這寡婦微笑着了，但並不加緊他的步履。終於他在她面前站住了，向她狡猾地點了點頭，這是他招呼人家的習慣儀態。

『晚晌安好，漂亮的夫人！』他說。



蓓爾達回報了他底問安。有幾天克林格曼先生顯得要漂亮些，要青年些，這天也就是其中的一天。他穿着白灰外套，身子裹得緊緊地簡直好像他裏面是穿着胸衣的。頭上戴着一隻狹邊黑帶的棕色草帽。而且咽喉前還斜斜地結着一條小紅領巾。

他靜默了一會，上下地擗着他底淺鼠色的美鬚。

『我曉得你一定剛從山上下來的，夫人？』他說。

並不轉動他底頭，或者甚至他底眼睛，他用一種輕蔑的神情將手指高高地在肩
上指着後面的墳場。

全城都知道克林格曼先生是個看得世界上沒有一樣神聖的東西的人，當他站在她面前，蓓爾達不禁想起了許多所曾聽到過的關於他的種種閒話。大家都知道他和他底廚娘——這個人，他常常說是他的管家婦——的關係是比僅僅主僕關係更要親密些兒，他底名字又常常被人家和一個菸草商底妻子連帶着提起，那個菸草商底妻子，據他自己驕傲地痛恨着對蓓爾達說，又和一個駐紮在本城的聯隊裏的隊長欺騙了他。此外還有對於鄰近的可取的姑娘，他都在心裏撫愛着某種溫柔的興致。

當這種事件被人家諷說着的時候，克林格曼先生常對於普通的結婚這題目上加
以輕蔑的說話，他這種話搖撼了許多人底感受性，但大體卻確實地增加了對於他的

尊信底數量。

「我剛出來稍微散步一會，」蓓爾達說。

「一個人嗎？」

「啊，不；帶着我底孩子。」

「哦——不錯——對了，他在那邊！晚晌安好，小乖乖！」說着這些話時他瞭

望着弗利茨——「我可以在你旁邊坐一會兒嗎，蓓爾達夫人？」

他用一種諷刺的變音叫着她底名字，不等她底答話，便逕自坐下在長椅上。

「今天早晨我聽到你彈比牙琴，」他接着就說，「你可知道這對於我有怎樣的

一種印象？這樣的：你底音樂竟可以代替了一切東西。」

他重複着說「一切東西，」同時用一種使蓓爾達要面紅的神情看着她。

「我這樣的少有機會聽你彈琴，真是可憐！」他又說下去。「要是我不在你彈

琴的時候偶然走過你關着的窗——」

這時蓓爾達看到他在漸漸地挨近她來，他底手臂已經碰着了她底。她不自願地坐開了些。忽然她覺得背後受了侵襲，她底頭被拉得仰在椅背上，一隻手來掩了她底眼睛。

過了一會，她想這在眼皮上的準是克林格曼底手。

『怎麼，你瘋了嗎，先生！』她喊起來了。

『聽到你叫我「先生」，多笑話，蓓爾達媼母！』一個孩子底大笑聲在身後答應着她。

『好，至少要讓我睜開眼睛來，李却，』蓓爾達說，試想把那孩子底手從臉上移開。『你可是從家裏來！』她說着轉身向着那孩子。

『是的，媼母，這是我替你帶來的新聞報。』

蓓爾達接了他遞給他的新聞紙，開始閱讀着。

這時克林格曼站了起來，轉身向李却。

『你已經做完了你的練習題沒有？』他問。

『現在我們一點練習題也沒有了，克林格曼先生，因為我們底最終考試要在七月裏舉行。』

『那麼明年這個時候你就真正是一個學生了？』

『明年這個時候！要到秋天呢！』

李却說這話的時候，他將手指擋着新聞紙。

『你做什麼，你這壞樣子的人？』蓓爾達問着。

『嬌母，我說我在維也納你來不來看我？』

『啊，我真要上那兒去！不看見你，我倒快活！』

『露比烏斯先生來了！』李却說。

蓓爾達放低了新聞紙，依着她姪子底目光所指示的方向望去。沿着那從城裏來的樹蔭路上有一個女僕走了過來，推着一輛傷人椅，在那椅裏坐着一個人。他的頭

露着，他的輕氈帽放在膝上，一條格子呢的毯子從膝上垂下到腳邊。他底前額很高；他底髮很柔美，在顛顛邊的頭髮卻稍微帶些兒鼠色；他底脚却獨特別大。當他經過蓓爾達所坐的長椅的時候，他祇微微地點着頭，也不微笑。蓓爾達曉得，如果她是一個人人在着，他準會停住的；況且他經過的時候只對她望了一眼，好像他底招呼是對於她一個人的。蓓爾達好像從不會在他眼裏看到像這一次那樣嚴厲的眼光過，她感覺到異常的悲哀了，因為她對於患麻症瘵的人有一種很深的同情。

露比烏斯先生經過之後，克林格曼就說：

「可憐的！妻子是照例地又到維也納去了吧？」

「不，」蓓爾達回答着，幾乎發怒了。「祇在一小時之前我就和她談話過。」

克林格曼靜默了，因為他覺得以後關於露比烏斯夫人到維也納去的神祕的作客的這些話是不適宜於他自由思想家底聲譽了。

「他真個還能夠再走動嗎？」李却問。

「不，」蓓爾達說。

有一回她去拜訪他而他底妻子却在維也納的時候，他自己這樣告訴她，所以她曉得這已經是一個事實了。

在那時候，她看露比烏斯先生好像是一個特別可憐的人，因為當他在傷人椅裏被推過她的時候，她讀着新聞紙正注意到一個她所看作快活的人底名字。

她機械地重讀那一段。

「我國著名的愛米兒·林特巴赫已於數日前從他底職業的法蘭西，西班牙漫遊中回到維也納，在此次遊程中，他受到了許多勝利的歡迎。在馬德里，這著名的藝術家得了在西班牙皇后御前奏技的尊榮。本月二十四日，林特巴赫先生將參加一個慈善音樂會，那是為救濟福拉兒僑居民而組織的，因為最近的洪水底結果使他們遭着很嚴重的損失。大眾對於此音樂會的強銳的興致絕不因季候之日漸炎熱而減少云。」

愛米兒·林特巴赫，這在蓓爾達一方面是須要一些兒奮力來記起這就是她從前所曾愛戀過的人——幾年了？——十二年前。十二年了！她覺得熱血上騰到她底額角。她好像覺得她應當慚愧着自己底逐漸衰老。

太陽下山了。蓓爾達攜着弗利茨底手，向別人道了晚安，慢慢地走回家去。

她住在一條新街上的屋子裏的第一層。從她底窗望出去，可以看到山底風景，而對方却是一片空處。

蓓爾達將孩子交給侍女看管，自己便坐下在窗邊，拿起新聞紙來再看。她有了先看藝術消息的習慣。這種習慣是她早期孩子時代，當她和他底兄弟，現在是一個戲子了，時常一同到褒格劇院底頂廂裏去的時候，就養成了的。她進音樂院的時候，她對於藝術的興趣也自然地增長起來；在那些時候她連那些較小的伶人，歌人，和比牙琴家的名字都看得很熟了。後來，因為她不時地到劇院裏去，在音樂院

的研究和她自己底藝術的熱望便告了終結，但她心裏却還有着的一種對於這藝術底極樂世界的同情，可是這種同情當然免不了帶着些懷鄉病底色彩。但是在她的維也納生活底後半部，這種事情却幾乎一點也不替他保留些兒從前的旨趣，竟微小得像她移居到這小城裏來之後一樣了，在這小城裏，愛美的音樂會要算藝術的享受中的最好的了。在她婚後生活第一年底某晚，她也曾在「紅蘋菓」飯店參加過一次這種音樂會。她和本城的一位青年夫人合奏了兩支舒培爾特底進行曲。那一次她底煩亂竟大得使她立誓不再在公衆地方奏技，而且使她對於從前放棄了她底過藝術生活的希望這事實反覺得喜不自勝了。

這種藝術家的生活是需要一個和她很不同的氣質的——譬如，像愛米兒·林特巴赫底氣質。不錯，他是天生着適於此種生活的！當她第一次在一個學校音樂會裏看見他走上前座去的時候，由他底態度，她就看出了。她曾用一種自然的態度向後撫着頭髮，用一種冷笑的崇高望着底下的聽衆，並且受了生平第一次接受到的喝

采，但是他底態度，却像是一個慣受這些喝采的人似地安定而又淡漠。

這是很奇怪的，祇要她一想起愛米兒·林特巴赫，她仍舊在心眼裏看出他像當初他們倆互相熟識，互相戀愛的時候那樣地青年，或者甚至說稚氣。但是不久之前，她和大伯及他底妻子在一家小飯店裏消磨晚晌的時候，曾在一頁畫報上看見他底小影，他好像大大地改變了。他不再留着他底長頭髮；他底黑鬚鬚繞着向下了；他底領是特別地高，他底領巾扭曲着趁着那時底新樣。她嫂子曾發表她底意見，說他看去好似一位波蘭伯爵。

蓓爾達重新拿起新聞紙來要讀下去，但這時候天色已經太黑了。她站起來喚着侍女。燈遞進來了，桌子上安置了晚飯。蓓爾達和弗利茨一同進了食，窗子還開着。這一晚，她覺得對於她底孩子比平日格外溫存；她又曾一度想起了她丈夫還活着的時候，種種的回憶很迅速地經過了她底心裏。當他把弗利茨安置上床的時候，她底目光在她丈夫底畫像上停留了好久。那畫像是裝在一架棕黑木的橢圓形框子

裏，掛在床頭的壁上的。這是個全身像，他穿着一襲晨服和一支白領巾，手裏執着他底高帽子。這些都是爲了紀念他們底結婚日的。

這時候，蓓爾達很斷得定，如果克林格曼先生看見了這個畫像，他準會譏諷似地微笑的。

夜深了些，他在比牙琴邊坐下了，依着她上床以前的老例，這並不是因爲她怎樣的熱心於音樂，實在是因爲她不願意睡得太早了。在這種情形之下，她便總奏着幾支心中還能記得的曲調——叔班底狂歡舞曲，悲多汶底 *Sonatas* 或是 *Kreisleriana* 裏的幾節。有時她也自己卽意彈奏一些，但她底調子却總不越於幾種和音底繼續音之外，實則這幾種和音總常是一樣的。

這一晚她開始就彈着這些和音，比往日似乎更柔和一點；她於是試用種種的調節，當她用踏板使最後的三音回環奏響着好一會時候——這時牠底手已經橫在膝上了，——她在這繞拂着她的樂曲中感到一陣溫柔的愉快。於是克林格曼的觀察又使

她想起了。

「你底音樂竟可以代替了一切東西！」

他的話實在並不說得十分錯誤。音樂的確可以代替了許多東西。

但是一切東西——？啊不！

那是什麼？路上有腳步聲……

這腳步聲裏並沒有什麼特別。不過那腳步很慢，很有規則，好像有什麼人在來來往往地走過。她站起來走到窗邊。天很黑了，最初她竟看不出那在外面走着的人。但是他知道這是克林格曼。多荒謬！難道他竟像一個害想思病的鄉下人似地老是在鄰近彷徨嗎？

「晚安，蓓爾達夫人，」他在對她說，她在黑暗裏看得見他舉着他底帽子。

「晚安，」她回答着，差不多很煩亂了。

「你彈得真好聽啊。」

她唯一的答話祇是喃喃着「真的嗎？」這答話或許竟沒有送進他底耳朵。

他站了一會兒，於是說：

「夜安，願你睡得安逸，蓓爾達夫人。」

他說着「睡」這一個字，用一種幾乎很無禮的加重音。

「他現在回家去找他底廚孃去了！」蓓爾達心裏這樣想。

於是忽然間她心裏想起了一樁她知道了許久的事情，但是那事情自從被她知道了以來，她從來沒有想過一次。據說在他底臥室裏掛着一幅畫，常用一幅小小的幕給遮掩了，因為這幅畫底題材是有些兒生問題的。

關於這幅畫的事情是誰告訴她的？哦，對了，去年秋季，有一天她和露比烏斯夫人在多惱河邊散步的時候，露比烏斯夫人告訴了她，至於露比烏斯夫人，却是從另外一個人那裏聽來的——蓓爾達可記不起是誰了。

多惹厭的人！蓓爾達似乎覺得她想到他和這種事情是稍犯了些德行腐敗底罪過

的。她還是在窗邊站着。她好像這是一個很不爽快的日子。她想着心裏的各種事實，驚異着覺得剛才過去了的日子，是像以前的幾百日和更多更多的還正在來臨的日子相同的。

他們散了席站起來。這是那酒商迦蘭照慣例宴請親友的一個星期日小集。那位主人上樓來找他底弟婦，一手捉住了她底腰，這是他在下午的一種習慣。

她已經知道他耍什麼了。每當他集會的時候，蓓爾達總得在飯後奏比牙琴。又常和李却合奏。這種音樂差不多用作一種牌戲底有趣味的引子，或者實在也可以說是快活地和那種牌戲諧合着的。

她便去在琴邊坐下了。同時吸煙室的門開了；迦蘭，弗利特里希醫生和馬丁先生都在一張攤着粗毛布的小桌子邊就了座開始玩牌了。這三位先生底夫人都留在會

客室裏，馬丁夫人燃起了一支捲烟，在沙發上坐下了，交叉着她底兩腿——在星期日她常穿着漂亮鞋子和玄色絲襪。弗利特里希醫生底夫人像中了魔法似地眼睛釘住了馬丁夫人底脚。李却已經跟了那幾位先生去了——因為他也已經對於打stoc牌有了興致。愛麗把肘子倚在比牙琴上站着等蓓爾達開始彈奏。那女主人在屋子裏穿進穿出地忙個不停，她不時地在廚房裏發施命令，還將手裏抓着的一把鑰匙摔得叮叮噹噹地響着。有一次當她走進會客室的時候，弗利特里希醫生底夫人便丟了個眼色給她，意思是說：「你看馬丁夫人怎樣地坐在這裏！」

這天蓓爾達注意着這些事情比平日更清楚，很有些像生熱病的人看種種東西似的。這時她連一個音符也未會彈奏。於是她底大伯回來對她望了一眼，那是想提醒她底職務的。她便開始奏一支舒培爾特底進行曲，用一種很重的彈按。

「柔和些，」她底大伯又回轉來說。

「打stoc牌而用一種音樂來陪伴真是這所屋子裏的特別情形，」弗利特里希

醫生說。

「這就叫做無言之曲，」馬丁先生接着說。

其餘的人都笑了。迦蘭又回身向着蓓爾達，因為她已經忽然停奏了。

「我有些兒頭痛，」她說，好像這是必須要求原諒一些的；但隨即她又好像覺得這樣說是失她自己底身分的，於是又接着說：「我一些兒沒有彈琴的興致。」

每個人望着她，覺得碰到了什麼不尋常的事情了。

「你高興來坐在我們這邊嗎，蓓爾達？」迦蘭夫人說。

愛麗心裏有一種漠然的思想，她以為應當對她底孀母表示她底盛情，於是便去吊在她底臂下；她們倆相並着，倚立在比牙琴邊。

「今晚你和我們同到「紅蘋菓」去嗎？」馬丁夫人問着那女主人。

「不，我不想去。」

「啊，」迦蘭先生露雜進來說，「要是這個下午我們沒有了音樂會，那麼晚上

「一定要有一個做代替——你率領，醫生。」

「『軍事的音樂會嗎？』弗利特里希醫生底夫人問。」

迦蘭夫人站了起來。

「你是不是真的今晚要到『紅蘋菓』去嗎？」她問她底丈夫。

「自然。」

「很好，」她回答，有些慌忙似地，立刻便又到廚房裏重新整理去了。

「李却，」迦蘭對他兒子說；「你快些去吩咐掌櫃的，叫他替我們在花園裏留

一張桌子。」

李却便急急地走出去，在門口和正走進房間來的他底母親撞了一下。她像乏力了似地坐下在沙發上了。

「你決不會相信，」牠對弗利特里希醫生底夫人說；「要勃里琪達懂得最簡單的事情是多麼難。」

馬丁夫人這時便去在她丈夫身邊坐了，同時又對蓓爾達看了一眼，她還是靜悄悄地和愛麗在比牙琴旁邊站着。馬丁夫人撫摩着她丈夫底頭髮，將她底手安放在他膝上，好像感覺到需要向這一羣人表示她是何等地快樂着。

「我要告訴你什麼，嬌母，」愛麗忽然對蓓爾達說；「我們到園裏去一會兒罷。新鮮的空氣會散了你底頭痛。」

牠們走下階沿，到了庭中，中間平鋪着一片小小的草坪。後面，攔着一堵牆，牆下種着些矮樹和一對還要用木棧支撐着的小樹。從牆上望去，祇有青青的天可以望見；在風暴的天氣，附近流過的江濤洶湧的聲音也可以聽得到。兩隻柳條編的花園椅子背着牆安放著，前面有一隻小桌。蓓爾達和愛麗坐下了，愛麗依舊將手臂挽着她嬌母底肩膀。

「告訴你什麼，愛麗？」

「你瞧：我現在已經是個夠大的女孩兒了，你不妨把關於他的事情告訴我。」

蓓爾達不免有些驚惶。因為她姪女底問話並不是關於她死了的丈夫而是關於別個人的，這却立刻駭了她。忽然她在心眼之前看見了愛米兒·林特巴赫底肖像，恰和她曾在畫報上看見過的一樣；但是頃刻間這幻景和她底一些兒驚惶都消散了，於是她對於這少女底可羞的問話感覺到了一種情緒，這少女相信她還悲念着死了的丈夫，並且有個機會說起他，是可以使她得到些慰安的。

「我可以下來和你們在一處嗎，還是你們在互相談着祕密的話？」

這時李却底聲音從一扇可以俯瞰這院子的窗裏傳了出來。蓓爾達第一次看出了他和愛米兒·林特巴赫的相像，覺得很吃驚。但她覺得或許祇是他底年青的儀表和他底長髮使她想起了愛米兒。李却如今已幾乎有她在音樂院讀書時候的愛米兒那麼大小了。

「我已經留下了一張桌子，」他走到院子裏來的時候說着。「你和我們同去嗎，嬌母蓓爾達？」

他在她椅子背上坐下了，撫摩着她底雙頰，用他底清脆動人的語調說着：

『你要來，你來嗎，好嬌母，爲了我？』

蓓爾達機械地閉了眼。一種慰安底感覺侵襲了她，好像那隻孩子底手，好像她自己底弗利茨底小小的手指在撫摩着她底面頰。但隨即她又覺得有些另外的記憶也在她心裏升起來了。她不禁想起有一天晚上，在音樂院課畢後，她和愛米兒在城裏公園裏的散步。那一次他曾在她身旁坐下來休息，他曾用溫柔的手指撫摸着她底面頰。這種事情祇有過一次嗎？不——常常有的！實在的，他們曾在那位子上同坐過一三十次，他曾撫摸過她底面頰。此時這種事情都回到她底思想裏來，真是何等地奇怪！

她準不會再想起那種散步來，如果李却沒有這樣偶然地——可是她過了多少時候才推開了她底撫摩面頰呢？

『李却！』她叫着，張開了眼睛。

她看見他正微笑着，使她以爲他已經猜到了她心裏在想些什麼。實則這是萬萬不可能的，因爲事實上在這城裏差不多沒一個知道她和這大提琴家愛米兒·林特巴赫是認識的。即使有人曉得了，那麼直到現在難道還熟識嗎？現在的愛米兒的確已經和她心中想像着的愛米兒判若兩人了，她心中想像着的是一個當她在早期女郎時代戀愛過的漂亮青年。

她底思想便這樣逐漸地沉迷於過去，她似乎竟不能再回到現在來和這兩個孩子絮絮地說話了。

於是她向他們說了再會，走開了。

下午的陽光猛烈地覆在這小城裏的街上。店鋪都關着門，人行道上簡直很冷靜。有幾個職員正在市場裏的一所小飯店門前的小桌子邊坐着。蓓爾達抬頭對露比烏斯夫婦所住的屋子底第一層樓窗望了一眼。自從她上次去看訪他們以來已有好些日子了。她清清楚楚地記得那最後一遭——那是在聖誕節後一天。那一次她看見露

比烏斯先生一個人在着，他曾告訴她說他底病痛是再也不會治得好的了。她又明明白白地記得她爲什麼從此不再去拜訪他們：雖然她自己也不允許這樣做，但對於這一所使她懷着異常煩亂的心情而離去的屋子，她已經有了一種恐怖，不敢再進去了。

然而在今天，她卻覺得應當進去一遭，這是因爲最近幾日來她好像覺得在她和那麻痺了的人中間發生了一重約束，又好像甚至前幾天，當她出外散步的時候，他所靜靜地給她的一瞥瀏視也有着什麼意思似的。

當她走進這房間，她底眼睛第一就應得習慣於這幽暗的光線，簾幕都垂着，祇有一縷日光從屋頂裂罅間瀉進來，投射在白色的暖爐之前。露比烏斯先生正坐在室中桌子旁邊的圈椅上。在他前面放着幾架印刷物，他正在揀開上面的一冊來看底下的一冊。蓓爾達看着，曉得這些都是雕板畫集。

「謝謝你又來看我一遭，」他說，伸出手來給她。「你瞧我此刻在忙些什麼？」

哦，這是一叢古荷蘭名家的畫集。相信我，好夫人，鑑識古畫真是天大的快活啊。」

「啊，正是，不錯。」

「你看這裏一共六卷，或者還是應當說六個紙夾，每個裏有二十幀畫。要完全地熟識牠們或許要費去我整個夏天的工夫呢。」

蓓爾達在他旁邊站着，看着那在他前面的一幀畫。那是德尼亥底「市場小景。」

「整個夏天，」她茫漠地說着。

露比烏斯轉向着她。

「是的，不錯，」他說，他底牙床微微地咬緊着，好像這是在替他底意見辯護；「我所說完全地熟識一幅畫是什麼意思。這句話，我底意思就是說要能夠在心裏清清楚楚地每一條線地記得牠。這裏的一幀是德尼亥底——原本是藏在海牙底一

所畫院裏。你爲什麼不到海牙去，那裏有許多名貴的德尼亥底藝術作品和許多別種風格的繪畫可以看到，好夫人？」

蓓爾達微笑着。

「我怎麼會想到去做一次這樣的旅行呢？」

「哦，是，是，對了，不錯，」露比烏斯先生說；「海牙是一處很美麗的城。十四年前我是住在那裏的。那時候我正二十八歲，現在我已經四十二歲了——或者，我可以說八十四歲了，」——他揀起了那幀印本畫將牠放在一邊——「這兒我們有一幀奧斯達特——吸旱煙者。不錯，你可以一看就看見他正在吸一個煙桿。原本在維也納。」

「我想我還記得那幅畫。」

「如果你高興和我看這些畫，你不妨來坐在我對面，或者就這裏你旁邊坐下也好，蓓爾達夫人？我們現在來看這法爾肯堡底畫——好得真出奇啊，是不是？在這

幅畫底最前景確是好像太空處，太緊接了。是呀，祇是一個鄉下孩子在和一個女郎跳舞，那邊有一個老婦人正在穿過這地方，這邊畫着一座屋子，在這屋子底門外有人提着一桶水來，除此之外，便沒有什麼了。是呀，就是這些——實在沒有什麼東西，可是你看牠底背景，却是整個的世界，青的山，綠的城，上面是浮着雲的天，鄰近又畫着一場比武——哈！哈！——在某種意義上說，這地位是很不稱的，但是在另一方面，就某種意義上批評，這却也可以說是適當的。因為每一種東西都有一個背景，所以在這裏，就在鄉下人家底屋後，一點也不錯，這世界是應當用牠底比武，牠底山，牠的江，牠的城堡，牠底葡萄園，牠底樹林，來開始的。」

他用一把小象牙裁紙刀指出這幅畫上的各部分。

「你喜歡這個嗎？」他按着說，「原本也在維也納畫院裏，想來你總已經看見過了。」

「啊，我住在維也納的時候到現在已經六年了，況且在維也納又有許多年沒有

到過一次博物館。」

「真的嗎？我倒時常在那些畫院裏散步，也會在這幅畫前面駐足過的。是呀，在早年我也會散步呢。」

當他望着她的時候，他幾乎在大笑著，使她窘迫得不能有什麼回答。

「我恐怕我已經將這些畫本使你厭煩了，」露比烏斯先生忽然說。「等一會兒；我底妻子快要回來了。我想你總知道她如今常在午飯後出去作兩小時的散步。她是恐怕太肥胖了。」

「你底夫人看起來又年青又纖細得好像……啊，自從我搬到這裏來住，到如今我不覺得她已經有過一些兒改變。」

薩爾達說着覺得露比烏斯底面容好像很嚴重了。但是他忽然用一種與他臉上的表現不符的柔和的聲調說：

「在像這樣的小城裏的安靜生活，能使一個人常是年青，真的，搬到這裏來，」

是我和她底一種聰明的思想（因為這是我們倆同時想到的）。如果我們住在維也納，誰能担保這事情一定不會早已一切都完了嗎？」

蓓爾達猜不出他這裏所謂「完了」究竟是什麼意思；他在指着自己底生命呢，指着妻子底年青呢，還是指着別的東西說。無論如何她總之已經懊悔着這天來拜訪了；於是她心裏對於她自己底這樣健康而安全感覺到一種羞恥底情緒。

「我可曾告訴你？」露比烏斯接着說，「替我找到這些紙夾的是安娜！這真是一個僥倖的買賣，因為這種作品通常是很貴的。一個書賈通告了這批貨物，安娜便立刻打電報給她底兄弟替我們買了。真的，你知道我們有許多親戚在維也納，安娜底和我底都有。有時她也到那兒去拜訪他們。過了幾天他們也總來回看我們。我總真的很高興再見見他們，尤其是安娜底兄弟和他底夫人，我都非常感謝他們。當安娜在維也納的時候，她便在她們家裏食宿——可是，不錯，這些你早已知道了，蓓爾達夫人。」

他很快活地說，同時又用着一種冷淡的，貿易似的口氣。估量起來他好像很有必要把這些事情告訴給每一個在這天走進他房間裏來的人，這是他把他妻子到維也納去的這事情儘可能地告訴蓓爾達的第一次。

「她明天又要去了，」他接着說；「我曉得這一次的事情是爲了她底夏服。」
「我想這一定是尊夫人底很聰明的意匠，」蓓爾達說，很高興，總算找到了一個機會來開始談話。

「同時這也還便宜一些，」露比烏斯先生說。「是呀，我可以担保你，即使把盤纏也加上去還是便宜的。爲什麼不跟着我妻子底樣兒？」

「跟着那個樣兒嗎，露比烏斯先生？」

「爲什麼，關於你底衣裳和帽子；你也又年青又美麗！」

「上天啊！爲了誰我要穿著得這樣地漂亮呢？」

門開了，露比烏斯夫人穿着一身絢爛的春服走了進來，手裏一柄研紅遮陽傘，

一頭梳得高高的黑髮上戴着一頂紅緞帶鑲邊的白色草帽。一種愉悅的微笑又照常地遊移在她唇邊，她很和善地招呼了蓓爾達。

「你又到我們家裏來了嗎？」她說，把遮陽傘和帽子交給了跟着她走進房間來的侍女。「你也對於畫有興味嗎，迦蘭夫人？」

她走上前來緊站在她丈夫身後，溫柔地將手撫摸着 he 底前額和頭髮。

「我正在和迦蘭夫人說，」露比烏斯說，「我是何等地驚怪着她從不到維也納去一遭。」

「真的，」露比烏斯夫人說；「你為什麼不去一遭？況且，你也一定有些熟人在那兒。早一天和我同去罷——譬如明天也成。好的，就是明天吧。」

露比烏斯兩眼向前直視着，好像不敢看一看他底妻子，當她這樣說的時候。

「你真是個好人，露比烏斯夫人，」蓓爾達說。覺着好像有一縷歡樂的清溪在她身上流行。

她自己也奇怪着爲什麼這許多時候以來這種很容易完成的實行這樣一種旅行的可能性竟一次也不會想到過。這時候，她覺得這種旅行可以當作對於她過去幾天來所忍受着的奇怪的不舒適的感覺的一劑良藥。

「好，同意了嗎，迦蘭夫人？」

「我真的不知道——我敢說我是可以花費了這時候的，因爲明天我祇要在嫂嫂那裏上一課，而她也不會很執拗的；不過我會不會使你有什麼不便之處？」

一個微影移閃過露比烏斯夫人底額上。

「使我不便！你夢見什麼了！我將很高興在來回幾小時的行程上有一個快活的同伴。在維也納——哦，我們也一準有許多事情要在維也納一塊兒做。」

「你們先生，」舊爾達說，臉上紅暈着像一個談到第一次跳舞的小姑娘，「曾告訴我……，他曾勸我……」

「一定的，他一定已經把關於我那裁縫的事情對你胡說過了，」露比烏斯夫人

笑着說。

露比烏斯依舊一絲不動地坐在他底椅子裏，也不看她們。

「是呀，我也真個想問問你關於她的事，露比烏斯夫。我看見了你，我覺得好像我也應當再穿著得漂亮些，像你這樣。」

「這是很容易辦到的，」露比烏斯夫人說。「我可以帶你去找我底裁縫，這樣，我希望以後幾次到維也納去，還可以得到和你同走的快樂。同時我也很替你高興。」這句話是對她丈夫說的，撫着他那伸在桌上的手。於是她仍又轉向蓓爾達說：「也爲你高興，你瞧着罷，這事情會使你有多少好處。不給一個人知道地在街上閒遊真是對於一個人底精神有出奇的好處的。我老是這個樣兒，所以我常是很爽快地回家來，並且——」說着這句話，她向着她丈夫那面飛了個斜眼，滿蘊着系念與溫柔——「所以我在這裏能夠儘量地快樂；我相信比無論那一個在這世界上的婦人更快樂。」

她走近了她丈夫，吻着他底顫顫。蓓爾達聽見她小語嬌聲地說：

『最親愛的！』

但是露比烏斯依然凝視着前面，好像他因為接觸着他夫人底眼光而戰慄着。

他們倆都靜默着；各人都神魂飛越了似的，好像蓓爾達不在這房間裏。蓓爾達約略懂得這兩個人底關係中間準有着些神祕的分子，不過這分子究竟是什麼，她卻還不夠聰明，或是不夠經歷，或是還不夠好，所以不能懂得。這靜默繼續了整整一分鐘，蓓爾達真窘急得想要早早地告退了，要是沒有和露比烏斯夫人討論明天旅行底事宜的必要。

安娜第一個開口了。

『那麼我們約定了，明天晨車的時候我們在車站上聚會——好不好？我把事情做舒齊了之後，我們可以趁晚上七點的車回來。在這八個鐘點裏，你瞧，儘可以做了許多事情。』

「的確，」蓓爾達說，「如果你一些不因為我而有不便之處，那是的確可以的。」

安娜截住了她底話，幾乎有些怒意了。

「我早已對你說過我是何等地高興同你去旅行，而且還因為城裏竟沒有一個像你這樣和我脾氣相同的婦人。」

「是呀，」露比烏斯先生說，「我可以證實這句話。真的，你曉得她現在差不多在這裏不和什麼人來往，——你這許多時候不來看我倆，我就覺得恐怕連你也要失掉了。」

「你怎麼會這樣想呢？親愛的露比烏斯先生！你，露比烏斯夫人，你一定不相信——」

這時候，蓓爾達對於他們倆個感覺到一種萬分的愛好。她底情感熱烈得使她覺得她底說話幾乎帶着墮淚的聲調。

露比烏斯夫人很奇怪，很深沉地微笑着。

「我什麼都沒有相信過。有些東西我並不長時期地沉浸在其中，這是事實。我也並不對朋友有什麼大需要，不過你，蓓爾達夫人，我是真真切切地愛着的。」

她伸出她底手給她。蓓爾達向露比烏斯看了一眼。她以為這時他底臉上總可以看得見一種滿意的表示了。然而使她驚異的是：她卻看見他在用一種可怖的眼光注視着屋隅。

侍女端了幾盞咖啡進來。她們又討論了些明天旅行底瑣事，最後她們拿出一頁比較地準確的行事時刻表，蓓爾達拿來夾入一本小手冊中，這事情露比烏斯夫人看了覺得稍有點趣味。

蓓爾達走到街上，天已經低罩着了，蒸熱底增加預示着大雨瞬至。她走到家裏之前，第一滴大雨點已經降下來了，在上樓去的時候，找不到僕人和弗利茨，她有些兒吃驚，但當她到窗邊去想關了牠們的時候，她看見他們兩個在奔跑着來了。第

一個雷轟響了，她又害怕起來。於是忽然又來了一閃極亮的電光。

驟雨並不長久，但是却特別地猛烈。蓓爾達坐在牀上，把弗利茨抱在膝上，替他講了一故事，這樣他可以不懂得害怕了。但是，同時，她覺得在她過去幾天中的經歷和這一陣驟雨中間有着某一種連系。

過了半小時，一切都過去了。蓓爾達開了窗，空氣也新鮮，烏黑的天也顯得清朗而高遠了。蓓爾達深深地吸了一口氣，一種和平與希望的感覺好像滲透了她全身。

這時是要預備花園裏的音樂會了。她到了那裏看見她底許多朋友都已經在一株樹下一隻大桌子旁邊聚坐着了。蓓爾達的本心，原想把明天到維也納去的計劃立刻告訴了嫂子，但是一種羞恥的感覺，好像在這旅行裏有什麼不正當似的，使他勒住了嘴。

克林格曼先生和他底管家婦，向他們底桌子走過來。那管家婦已是將近中年

了；她是一個看上去很肉感的婦人，生得比克林格曼高，走動的時候，常是好像睡着似的。克林格曼對她們用一種過誇的禮數鞠着躬。男子們差不多沒人注意到這個禮，女子們多裝做沒有留心到。祇有蓓爾達微微地點了點頭注視着這一對人。

「那是他底情人——是的，我知道這是一件絕對的事實，」李却輕輕地說着，他坐在他孀母身邊。

迦蘭先生底一羣人吃着，喝着，贊揚着。有時各種熟識的人從別的桌子上過來，和他們坐了一會，於是再回去到他們自己底地方去。在蓓爾達周圍幽揚着的音樂却不曾使她有些兒印象。她心裏繼續地被「怎樣將他底計劃告訴她們」的問題佔據着。

忽然，當音樂奏得聲音很高的時候，她對李說：

「我對你說，我明天不能替你上音樂課。我要到維也納去。」

「到維也納！」李却喊起來；於是他遠遠地向他母親說：「我告訴你，蓓爾達」

「婦母明天要到維也納去了！」

「誰到維也納去？」迦蘭問，他是坐得最遠的。

「我，」蓓爾達答應着。

「什麼！什麼！」迦蘭說，將他底手指戲謔似地恐嚇着她。

於是事情就這樣地完全了。蓓爾達很快活。李却取笑着坐在這園裏的人，甚至那樂隊長（當他指揮着的時候總是跳來跳去的）和吹喇叭的人（當他吹着他底樂器的時候，他底面頰漲大着，眼睛裏好像流着淚。）蓓爾達也禁不住徹心地笑起來了。戲謔的話都叢集到她底與致上來，弗利特里希甚至說她準是到維也納去赴什麼幽會的。

「我總要阻止了那事情！」李却這樣含怒地喊着，使大衆都嘩笑起來。

祇有愛麗獨自很端靜地，直率地詫異着，注視着她底婦母。

蓓爾達從開着的車窗望着風景，露比烏斯夫人看着一本書，那是她在車開行之後一會兒就從她底小行囊裏拿出來的。這好像她是要想避免和蓓爾達較長的談話，所以蓓爾達覺得有些不高興了。

過去的許多時候她會懷想着做一個露比烏斯夫人底朋友，但自從前天起這種希望幾乎成爲一個煩惱，這使她想起了她小時候的傾心盡意的友誼。

所以起先她覺得很不快活，懷着一種被遺棄了的感覺，但隨即那從窗中望得見的回轉風景把她底思想遣散到一種適意的情狀。當她看着那好像飛馳着撲奔過來的

的軌道和那流滑着跳躍着過去的籬笆和電線桿的時候，她又追念起幾次到撒爾次卡麥古特去的短旅行，（當她還是小孩子的時候被她底雙親帶到那兒去的。）和那得了允許坐在車廂角隅邊的位子上的不可形容的樂趣，於是她瞭望着遠處，歡歡喜喜地看那大江底閃亮，高山平原底有趣的蜿蜒，青蒼的天和白的浮雲。

過了一會安娜放下了她底書，開始和蓓爾達閒談，向她微笑着，好像對着一個小孩子。

「誰會預言過我們會這樣？」露比烏斯夫人說。

「說我們要一同到維也納去嗎？」

「不，不，我的意思是說我們倆都要——我應當怎樣說明呢？——在那兒消度我們底生活。」——她說時向着她們所從來的地方略略地點了點頭。

「千真萬確，不錯！」蓓爾達答着，她這時還沒有看出在這事情裏究竟有沒有什麼真個奇怪的東西。

「是呀，真的。你在結婚的時候你就曉得了，可是我——」

露比烏斯夫人對她直視着。

「所以你底搬到這小城裏來，」蓓爾達說，「老是不實行，直到——直到——」
她失措地忽然不說了。

「是呀，你當然懂得那個。」

露比烏斯夫人說着這句話，狠狠地看着蓓爾達，好像爲了她底問話而譴責她似的。但當她繼續着說，她溫存地微笑着，好像她底思想中從不曾有這樣悲慘的事情過。

「是的，從從不曾想到我要離去維也納；我底丈夫，他底職業是政府的官吏，實在他如果不曾想立刻就離開，他雖然生病，也還可以在那兒住得再久長些。」

「或許他想着那新鮮的空氣，那安靜的——」蓓爾達說，她立刻覺得她並不在說着什麼動感情的話。

然而安娜却很慫慫地回答她。

「哦！不，無論休息或是氣候都於他沒有什麼好處，不過他以為無論如何，搬到這裏來對於我們總能夠好一些。他也是不錯的——如果我們仍住在那個城裏，我們能做了些什麼事呢？」

蓓爾達覺得安娜並不把這事情完完全全地告訴她，而她又很願意請求她不要躊躇，儘可以傾心地告訴了她。然而她也知道她還沒有本領用適當的話表示這種請求。後來露比烏斯夫人好像猜到蓓爾達心裏很想多曉得一些，她便很快地改換了她們談話的題材。她問問蓓爾達關於她大伯的事情，她學生底音樂天才和她底教授法；於是又拿起了那本小說，丟開了蓓爾達。

她又從書上抬起眼睛來看了一眼說：

「你沒有帶什麼東西來看看嗎？」

「啊，是的。」蓓爾達回答。

她忽然想起她曾買了一份報；她便檢了出來，忙着翻弄紙頁，車子近維也納了。露比烏斯夫人合上了她底書，將牠放進了行囊。她溫柔地望着蓓爾達，好像望着一個要被送去碰到一種未定的命運的孩子一般。

『再過一刻鐘，』她說；『我們將——好，我說得很相近些，我們將到家了。』

那城市在她們前面了。在江底對岸，許多烟鹵高高地矗起着，一行一行的黃色，髒漆着的房屋，遠遠地伸展開去，尖塔聳向天際。一切都被曬在五月底溫和的日光中。

蓓爾達底心跳着。她這時的感情正像一個出門了許久的旅人回到一所盼望了許久的家裏來一樣，那兒或許在這時已經有了很大的變換，那兒各種的驚詫和神祕在等待着她。當車子進站的時候，她自己覺得好像很勇猛似的。

露比烏斯夫人雇了一輛車，她們進了城。當她們經過圓場的時候，蓓爾達忽然

凭出車窗去看着一個青年人，他底模樣兒和步態使她想起了愛米兒·林特巴赫。她希望那年青人能回轉身來，但是他沒有這麼做，她就看不見他了。

在荷爾馬克特，車子停在一所屋子前面。這兩位夫人下了車走上了三層樓，那裁縫底工場便設在那兒。當露比烏斯夫人試穿着她底新裝的時候，蓓爾達看着許多替她選定的衣料。助手替她量下了尺寸，約定了蓓爾達過一個禮拜來試樣。露比烏斯夫人從鄰室出來吩咐對於她底朋友的約期要特別地留心。

蓓爾達好像每個人對她有一種貶視，或者說可憐的神情，她向大着衣鏡一照，忽然覺得她是穿著得大沒有風致了。她怎麼一想，在這時候竟脫去了她平時所穿的簡樸的衣裳而穿上了這鄉下的禮拜盛服呢？她直羞得臉紅了。她穿着一件黑白條子紋的絹衣，論到衣裳底裁法，那是已經過時三年了，戴着一頂顏色很鮮亮的帽子，鑲着玫瑰花邊，前面摺起着一隻太高的角，那好像在她細美的身材上加着重量而使她的形狀顯得很可笑。

於是，好像她底自信再需要些安慰的話來證確似的，露比烏斯夫人在她們走下扶梯的時候說：

「你底樣子怪可愛的！」

她們站住在門口。

「現在幹些什麼呢？」露比烏斯夫人問，「你打算怎樣？」

「你是不是現在要……我……我說……」

蓓爾達很害怕着，她覺得她好像變做飄蕩無歸的了。

露比烏斯夫人懷着好心的憐憫對她看了一眼。

「我想」她說，「我想你現在是去找你底表姊，是不是？我想你還要被留住了

吃飯呢。

「阿茄達準要留我同她吃飯的。」

「我陪伴你到你表姊家裏。如果你喜歡我去；我再到我哥哥家去，在下午三點

鐘，如果趕得及，我再來找你。」

她們一同走過中城區最熱鬧的街，瀏覽着商店底窗。最初蓓爾達覺得這種喧嘈很煩心；但後來她却覺得要是不這樣，却反沒有趣味了。她注意着過路的人，很有興致去看那些豐滿的男子和穿著得秀麗的女子。幾乎每個人都像穿着新衣裳，她看來他們都似乎比家鄉的人更快活。

她隨即站住在一家畫片店底窗前，立刻她的眼睛降到一幀很熟識的畫像上；這和那畫報上的愛米兒·林特巴赫簡直是一個人。蓓爾達快活得好像遇見了一個熟人。

「我認識這個人，」她對露比烏斯夫人說。

「誰？」

「那邊那個人」——她指着那照片——「你怎麼想着？我和他同時在音樂院裏。」

「真的嗎？」露比烏斯夫人說。

蓓爾達看着她，看她並不對於這肖像有一些兒注意，但好像有所思慮似的。然而蓓爾達却很高興，因為在她底聲音裏好像潛伏着許多溫暖。

忽然間一種騷動底震顫在她心裏抖動了，因為她正想着照片掛在這店窗裏的那個人曾在她青年的時候戀愛過她，吻過她。她懷着一種內心滿足的感覺走着。一刻兒她們到了在利麥街的她表姊底家。

「那麼決定了，」她說，「三點鐘你來找我，好不好？」

「是，」露比烏斯夫人回答了，「那就是說——不過如果我遲了一些，你千萬不要耐着心兒在你表姊家裏老等。無論如何，我們可以這樣決定：我們兩個人在晚上七點鐘都到車站。此刻再會罷。」

她和蓓爾達握了手忽忽地去了。

蓓爾達在背後驚詫地看着她。她又一度感覺到被遺棄了，好像剛才在車子裏當

露比烏斯夫人看着小說的時候一樣。

於是她走上了那兩重扶梯。她這次來並未預先寫信通知她表姊，所以她深恐來得不合時。她好幾年沒有看見阿茄達了，通信的時候也是異常之少。

阿茄達也不驚訝也不懇切地接待她，好像就在前一天也曾相見過似的。

微笑在蓓爾達唇邊顯露着——一種以為將要使別人驚訝的人底微笑——但她立刻就斂住了。

「哦，你不是一個常來的客人，我應當說！」阿茄達說，「而你又永沒有一個字寄給我們。」

「可是，阿茄達，你曉得這回是輪到你寫信了；最近三個月裏你會收到我一封信過。」

「啊，真的！」阿茄達說，「好，你原諒我罷；你總想得到管這樣的三個孩子真是一種什麼運道。我可會寫信告訴你現在喬治上學去了嗎？」

阿茄達帶了她底表姊走進育兒房去，喬治和他兩個妹妹正在那保姆身邊吃飯。蓓爾達問他們幾句話，但這些小孩子都很怕羞，最小的女孩子簡直就哭了。

「請蓓爾達姑母下一次來的時候帶了弗利茨同來，」最後阿茄達對喬治說。

蓓爾達看她底表姊在這幾年內老了不少，心裏不覺受了極大的刺激。真的，當她俯身向孩子們的時候，阿茄達是幾乎像一個老婦人了；然而據蓓爾達所知道，阿茄達祇比她大了一歲。

回到膳室的時候，她們已經互相說完了要說的話，所以當阿茄達留蓓爾達吃飯的時候，她所說的好像祇是爲了要有幾句話而已。蓓爾達接受了她的款待，於是她底表姊便到廚房裏去吩咐了。

蓓爾達看着房間底四周，那是佈置得很經濟，很不精雅的。光線很黑暗，因爲街道是異常地狹小。她拿起了一本橫在桌上的照相册，這照相册裏她差不多都認識的。第一幀是阿茄達底雙親，他們是早已亡故了，以下便是她自己底雙親和她底弟

兄，他們底消息，她是好久不聽到了；再後便是她們在早年時代都認識的朋友底照片，關於他們，她現在差不多一些也不知道了，最後，有一幀攝影，她是早已不記得有這麼一幀東西了。這是阿茄達和她在很小的女孩子時代同攝的。在那時候她們底面貌是很相像的，她們是很知己的朋友。蓓爾達還記得在她們女孩子時代的許多祕密的閒話。

但是那梳着小辮子的可愛的生物如今已幾乎成了個老婦人了！她自己怎樣了呢？她有什麼理由仍舊可以自己看作是一個青年婦人呢？或者在別人眼中的她，可竟衰老得像她自己眼中的阿茄達一樣？在下午，她便決定了要留心着過路人對於她的眼光。假如她真個像表姊一樣地衰老了！這真是可怕的！不，這思想完全是個笑話！她心裏想起她姪兒李却怎樣時常稱他做「美麗的婦母」，克林格曼在那天晚上怎樣在她窗外徘徊——甚至想起了她底大伯對於她的注意，又覺得多了一重保證。

當她照盼着那掛在她對面的鏡子，他看見一剪秋波從一個嬌豔的臉上注視着

她——那便是她底臉和她底眼。

阿茄達又進了膳室，蓓爾達便和她講起許多年前的兒時情事，但阿茄達似乎都已經忘懷了，好像結婚，做母親，每週六天的經紀家務已經替她抹去了青年及其追憶。當蓓爾達說起一次她們都曾參加的學生跳舞，說起那向阿茄達求愛的青年人，說起那一個不知名的情人有一次會送給她的花束，阿茄達起先只是不經心地微笑着，後來便看着蓓爾達說：

『你想想，怎麼還記得這些傻事！』

阿茄達底丈夫從衙門裏回家了。自從蓓爾達上一次看見他以來，他已經很老了。他第一次好像認不出是蓓爾達，後來又認做是別位夫人，於是藉口說他對於面貌的記性很壞。在吃飯的時候，他裝做很伶俐的樣子，他用一種高超的態度詢問些兒小城裏的事情，又戲謔似地詫異着爲什麼蓓爾達不想再嫁。阿茄達也參加了這種說笑，雖然同時她也譴責似地看着她丈夫，他是想把這談話轉變得輕浮些。

蓓爾達覺得很不舒服。後來她在阿茄達底丈夫口中聽到了一些話，知道他們在希望家庭裏再增加一個人。平常蓓爾達對於在這種情形之下的婦人總是同情的，但這回這個消息使她受了一個幾乎不快活的印象，況且當阿茄達底丈夫說到這話的時候，他底語調裏簡直辨不出有一些兒情愛底跡象，祇有些對於已完成的責任的蠢笨的驕傲。他說得這事實好像是他底一件特別仁慈的行動：他竟肯屈身在家裏消磨他的時日，雖然他是一個很忙的人而阿茄達也不是美麗的了。蓓爾達覺得有一個印象，似乎她是混雜在什麼與她一些兒沒有關係的卑陋事情裏了。她很滿意着，當那丈夫一吃好飯就出去的時候——這是他底習慣，據他自己微笑着說，是「他底唯一的罪惡，」在飯後到小飯店裏玩一小時撞球戲。

室內祇有蓓爾達和阿茄達了。

「是呀，」阿茄達說，「我又拿這事情來作為一種希望了。」

於是她開始冷靜地，有秩序地講述她前幾次的分娩，說得很真實而又欠雅馴；

現在她們是很生疏的了，因而這種真實和不雅却更顯然。但是當阿茄達繼續着敘述她底經驗的時候，蓓爾達心裏忽然想着和一個心愛着的丈夫生一個孩子，這準是很光輝的事情。

她便不注意她表姊底乏味的說話了；她底思想祇被那當她還是一個小女孩子的時候常來到她心裏的要做母親的捉摸不定的煩厭所佔襲了；她又想起一個時機，在那時她這種煩厭比從前和以後都尤其利害。有一晚當愛米兒·林特巴赫從音樂院陪她回家的時候，她底手放在他底手裏。她還記得怎樣她底頭眩暈了，有一時她又懂得了那有時在小說書裏讀到的這句話是什麼意思：「他可以和她做他所要做的。」

這時她覺察着室內很靜寂了，阿茄達仰倚在沙發底角上，顯然是睡熟了。時候已到三點鐘，露比烏斯夫人還沒有來，多麼厭倦呀！蓓爾達走到窗邊向街上看着。於是她又旋向阿茄達，她又醒了，蓓爾達想和她開始一種新鮮的談話，便將上午定

做的新衣裳的事情告訴她，但是阿茄達却隱隱惺惺的答不上話來，蓓爾達不願意使她表姊不滿意，便告辭了。她決定在街上等候露比烏斯夫人。當蓓爾達預備走的時候，阿茄達好像很樂意。她對待她比剛才親熱了些，在門口還似乎被什麼光明的思想驅使着說：

「時光過得多快！我希望你過幾天就來再看看我們。」

蓓爾達，當她站在門前的時候，曉得她等候着露比烏斯夫人是徒然的了。露比烏斯夫人是顯見得本來沒有和蓓爾達一同消磨這個下午的心。當然，未必定然會因此而含着什麼惡意；因為事實上並沒有什麼惡意，不過安娜竟這樣的不相信她，却不免使她傷心。

她沒有一定目的地走着。在她到車站之前她還得消磨三個多小時。起先，她在城裏閒走，那是她在早晨走過了的。在人羣裏像一個陌生人似地，這樣不被一個熟人看見地閒走着，真是一樁有味的事。她好久不經驗到這種樂趣了。有幾個打她身

旁走過的男子很有興趣地瞟着她，好幾個竟站住了看着她，她悔恨着穿著得這樣不
動人，但又高興着她在維也納裁縫那裏定做的漂亮衣裳上身之後的希望。他想準可
以有幾個跟在她後面了。

忽然她心裏有了這個思想：愛米兒·林特巴赫還會認識她麼，假使她遇見了
他？好一個問題！真的，這種事情却永不會遇到過。不，她曉得即使整天地在維也
納街上閒逛，也不會碰着他。她自從看見他到如今幾年了？七年——八年了……
是呀，她最後一次看見他恰是在結婚之前兩年。在一個很熱的夏天晚上，她止和她
底雙親在迨拉特爾底瑞士屋；他同了一個朋友恰巧經過，便在她們底桌子邊停了幾
分鐘。啊，現在她又記得在那時她們席上還有一個向她求愛的少年醫生。她已經忘
記了那一次愛米兒曾說了些什麼話，但她還記得他曾把帽子捏在手裏，當他一直站
在她前面的時候，那是使她說不出地快活的。她心裏自己想如果她再遇見他，他會
再這樣做嗎？

她奇怪着想，他如今住在那裏。從前他在相近聖保羅寺的威登山上有一間屋子……是呀。有一天他們走過那兒的時候，他曾指出過他房間底窗子來，他又會大膽地說了幾句話，——她已經記不得那些字句了，總之無疑地他底意思是說他和她總應當同住在那間屋子裏的。因為說這種話，她當時會很嚴重地譴責他；她甚至警告他如果他以她為那一流女子，那麼他們中間一切的關係都休了。果然他便不再在這個題材上多說一句話了。

她還能夠認識那窗子嗎？她能夠再找得到嗎？她無論閒逛到這裏那裏，在她都是一樣的。他急急地向威登山走，好像她忽然找到了一個閒逛的目的地了。她奇異着隣近處底完全變樣。當她從伊里沙白橋下瞰着的時候。她看見從維也納河床上轟起的牆壁；半完工的鐵道，來來往往的小載貨車，和忙碌的工人。她走着從前慣走的路徑，隨即到了聖保羅寺。這時她不免要站住了；因為她是絕對地不記得愛米兒住在那裏——她應當向左轉呢還是向右轉。這真是奇怪的，怎麼會完完全全都忘

了。她旋轉身慢慢地走回來，直到那音樂院，於是又站住了。在她上面是那些窗子，從那窗裏她會不時地瞭望着聖查理寺底圓頂，會渴望着等候上了最後一課之後好去會晤愛米兒。她對於他的情愛是何等地大，而這情愛又死滅得這樣地淨絕，又何等地奇怪！

現在，她回到這些景色之中，她是一個寡婦了，而且已做了幾年寡婦了，在家裏還有着一個正在長成的孩子。如果她已經死了，愛米兒怕決不會得到噩耗，或許即使過了幾年之後也不會知道罷。她底眼光落在一頁貼在那音樂院大門上的大廣告上。這是一個他要去參加演奏的音樂會底通告，他底名字也顯現在許多別個大音樂家底名字中間，此中有許多人是她所久已敬仰着的。

「李拉赫姆提琴會——愛米兒·林特巴赫，

巴找利亞宮中提琴供奉。」

「巴拔利亞宮中提琴供奉！」——這個頭銜她從前絕不會聽到過。

仰望着他底金光燦爛的名字，她好像覺得停一會兒愛米兒便會從門裏出來了，手裏提着他底琴篋，嘴唇裏含着一支捲烟。忽然這些事情真好像很近了。後來從那窗子裏湧出了一支恰像她從前所會聽慣了的提琴底長曳音符的時候，這些事情却似乎更相近了。

她想她願意爲了那音樂會的緣故而到維也納來——是呀，即使不得不在旅館裏過夜也願意！她要在前排佔一個座位，可以很近地看看他，她心想着如果輪到他和她照面的時候，他會不會看見她，假如看見，他可能認得出她。她呆呆地立在那黃色廣告前面，完全沉湎在思緒裏，直至她覺察到有幾個從那音樂院裏出來的年青人在注視着她，她才醒悟到她這些時候正在獨自微笑着，好像沉迷在一個快活的夢裏。

她又向前走。城中公園週圍的區域也全改變了，她要找從前常和愛米兒一同散步過的地方也都找不到了。樹木都伐去了，寄宿所遮攔了從前的街路，地都開掘過了，她也找不到從前曾和愛米兒一同坐過的椅子，在那椅上，他們曾交換過戀愛的辭句，那些語調她至今還記得，但不能想起那些辭句來。

她當即走到了那公園底最整潔的一部分，那裏是遊人很多的，但她卻感着好像許多男子都在看着她，有幾個女子都在笑着她。她又一度感着她似乎很鄉氣，她心中惱恨着這種煩亂，懷想到昔年妙齡的時候，她會驕矜地，無關心地在這些園路上開行。她覺得自從那時候到現在，她已經衰落了許多，變得這樣地可憐了。她底想坐到那音樂會前排座位上去的思想顯見得是很僭妄的，幾乎是不可行的。所以，如此想來，要愛米兒·林特巴赫還能認識她，也似乎是絕對不可能的事；真的，要使他還記得有她這個人存在，在她看來也幾乎是不可能的了。他一定飽受過多少的經驗！多少的婦人，小姐一定會經戀愛過他——并且她們底戀愛方法又和她自己底

多麼不同！

當她繼續着散步，沿着那人跡罕到的園路，後來又走出了公園重到了園場街的時候，她締構着她妙年時候的戀人底種種奇遇底心靈畫片，在這裏面，她所讀過的小說裏的事實底紛亂的回憶，和關於他底職業旅行的模糊地形成的觀念，是奇怪地混和在一起了。她幻想着她在維尼斯和一個俄國公主同坐在一艘游艇裏，後來在她心裏又看見他在巴伐利亞王底宮中，在那裏有許多公爵夫人在聽他演奏，於是戀愛了他，後來又幻想到他在一個唱歌劇的女伶底私室裏；後來又在西班牙奇服跳舞會裏，伴着大羣的炫心奪目的假面舞人。似乎他愈是飛得遠，愈是可仰而不可攀，她便自己愈感覺到悲哀，一時間似乎覺得她當初的放棄了情人，拋掉了要過藝術家生活的希望，而自去混在庸人中過一種暗無天日的生涯，這真是全然不可解的。當她想起了她祇是一個庸人底寡妻，住在鄉僻的城裏，靠着上音樂課贍養生計，同時又看着老年已在慢慢地逼近來，這時候，她不禁有些心凜了。從沒有一絲兒照耀在

她要終身走着的道路上的光明落到她底腳邊來過。她想起了她曾時常地滿意於她底命運，沒有希望，甚至沒有愁慕，在一個昏暗裏過她底一生，現在想來，這又似乎是不可解的，於是又不禁感覺些同樣的心凜。

她信足所之地到了阿忍派恩白呂克。她想在這裏穿過街去，但因為有大批的車輛駛過，便站住了等候着。大多數車子裏都是坐着些紳士，有許多人帶着望遠鏡。她曉得他們是正從迫拉特爾底賽馬場回來。

隨後來了一輛精緻的馬車，裏面坐着一個年青男子和一個姑娘，那姑娘穿着一身白色春服。緊接着的是一輛載着兩個衣飾耀眼的夫人的車兒。蓓爾達在她們後面注視了好久，看見其中有一個夫人回轉頭來，她底注意物卻是緊跟在後面的另一輛馬車，這車中坐着一個穿着一身灰色長外表的年青而又漂亮的男子。蓓爾達覺得有些苦痛了——一下子又不舒服又煩惱了。她願意變做那年青人所跟蹤着的夫人；她願意美麗，年青，自由，還有，天曉得，她又願意變做能夠做她所做的事情，能

夠回轉來向着中意的男子的任何婦人。

這時候，她很明白地證實了露比烏斯夫人是伴着她所愛的那個人了。真的，她怎麼不會這樣？的確，她在維也納的時候，她是自由的，又是她自己底時間底主人——況且，她是一個很美麗的婦人，又穿着一身芳香撲鼻的紫羅蘭色的衣裳。在她底嘴唇邊舞盪着一絲微笑，這微笑要快活着的人才有，——露比烏斯夫人在家裏的時候是不快活的。忽然間，蓓爾達得到了一個幻景，看見露比烏斯先生正坐在他底房間裏，看着他底書本。可是在那天，一定的，他並不做這事情；不做，他是爲了他底妻子而顫抖着，爲了一種大的惶恐而哀颯着，這種惶恐便是怕有一個人在那大城裏要把她從他家裏帶走，她要永不回來，使他悲哀地一個人被遺留着。於是蓓爾達忽然覺到一陣同情於他的震悚，這是她從前永沒有經驗過的。她真個想去陪伴他安慰他了。

她覺得手臂上有所接觸。她抬起頭來驚看着。一個年青人站在她身旁凝着臉在

對她做媚眼兒。她依舊是神思不屬似地看了他一眼；於是他笑着說：

「怎麼？」

她受驚了，幾乎像奔跑似地穿過了街，很快地在一輛車子前面經過。她自慚着剛才的想做那從迫拉特爾賽馬回來的車中夫人的希望。好像這個男子的無禮就是給予她的處罰。不，不，她是一個規矩的婦人；在她靈魂底深處，她有着對於一切無禮的事物的嫌厭心。不，她不能再停留在維也納了，在這裏，對於這些事情，婦人們是沒有保障的，是只能儘人調戲的！她心中又懷念起家中的和平，她快活地期望着再會見她底小孩子，好像當作是什麼異常美麗的東西似的。

可是現在什麼時候了？天啊，六點三刻了！她一定應當雇一輛車子了，這是毫無疑義的！露比烏斯夫人在早晨一定曾付了車錢，所以她現在去雇的車子祇要花她一半錢。她坐在一輛敞蓬馬車裏，背倚在角上，儀態差不多和那她所會看見的穿着白色衣裳的夫人一樣地雍容華貴。街上的人都在後面注視着她。她曉得她這時的容

貌是又年青，又俊俏。而且她覺得很平安，什麼事也不會遭到的。車子底橡皮輪底疾駛使她覺得有說不清的愉快。她想當她下一次驅車過市，穿戴着那使她更顯得年青的新衣裳和小草帽的時候，將有多麼光輝呢。

她很快活着露比烏斯夫人居然已經在站門口等候她，看見她底到站。但她卻並不露着什麼驕矜底儀態，舉動之間好像坐了馬車到車站來，在她是很平常的一回事。

「我們還有十分鐘好消磨呢，」露比烏斯夫人說。「你可很恨我嗎，因為累你等候了？你想，我底兄弟今天開了個兒童會，那些小孩子都不讓我走。這樣地耽擱了下來，我竟不能來找你；那些小孩子真會叫你歡喜呢，我已經對我兄弟說過了，下一次我要帶着你和你底孩子同去。」

蓓爾達覺得自己滿心地羞恥。她又怎麼地冤枉了這個婦人！她祇是緊握着她底手說：

「謝謝你，你真是好心人！」

她們走上了月台，走進一間空的客座間；露比烏斯夫人手裏帶着一小袋櫻桃，她便一顆一顆慢慢地吃着，把核向窗外丟出去。車子開始駛出站了，她便背倚着坐位，合上了眼。蓓爾達向窗外望着，她覺得閒走了這許多路之後很疲乏，心裏又感覺着一些不舒服；她應當可以更安適更快活地過這一天。她在表姊家裏的冷淡的款待和惹人厭的午飯又在她心裏想起來了。總之，她再沒有什麼熟人在維也納，那真是最可憐的。她在曾經居住過二十六年的城市裏，竟像一個異鄉生客地閒行着。爲了什麼？爲什麼在早晨她看見那個像愛米兒·林特巴赫的人的時候，不喊停了那車子？的確，她自己是不會有能力在他後面追着他叫着他的——但是如果那人竟就是他，如果他還認識她而高興再看見她，又怎樣呢？他們或許會得並肩散步着，或許會得互相告訴自從最後一次相互知道消息到如今這些時候裏各人底經過；他們或許又會得到一家時髦的飯店裏去吃飯；有些人自然會認識他的，而她準會得很清楚地

聽人家討論着『她』究竟是誰的疑問。她相貌也很美；新衣裳早已做成了；侍者很恭敬地伺候她，尤其是一個司酒的年青小侍者——不過他自然就是她底姪子，因為他已經棄學就業在這飯店裏充當侍者了。忽然間，馬丁先生和他底夫人走進了這膳廳；他們倆互相極恩愛地擁抱着，好像這膳廳裏是只有他們兩個人在着。於是愛米兒站了起來，拿起了橫在他旁邊的提琴弦，揮動了一次，做了個命令的手勢，因此那侍者便請馬丁先生和馬丁夫人退出了這間屋子。看了這事情，蓓爾達禁不住地笑起來了，她笑聲異常地高，因為在這時候她已經完全忘記在大飯店裏應當如何檢束舉止了。不過這個却並不是什麼時髦大飯店；這原不過是『紅蘋果』底咖啡室，軍隊音樂團正在一個看不見的地方演奏着。假使有人知道，這是露比烏斯先生底聰敏的發明：那軍隊音樂團能夠奏着樂器而不被人看見。可是，此刻以下的一節便是輪到她了。那邊是一架比牙琴——不過她的確早已完全地忘記了怎麼彈奏；要勉強地彈奏，她是甯願跑掉的。忽然她是在火車站上了，露比烏斯夫人已經在等候

她。『你來的時候巧極了，』她說。她將一本大書放在蓓爾達手裏，那是她底車票。露比烏斯夫人卻並不來趁車；她坐了下來，吃着櫻桃，將核子丟向那站長，這樣地對待他，他却覺得非常快活。蓓爾達走進了客座間。多謝上帝，克林格曼先生已經在那裏了！他將他底吊眼皮和他招呼了一下，問她可知道這是誰底葬禮。她看見一輛柩車停在另一軌道上。於是她想起了那串同了菸草商底妻子欺騙了克林格曼先生的那個隊長是已經死了——不錯，今天是『紅蘋果』裏舉行音樂會的日子。忽然克林格曼先生向着她底眼睛噓着氣，哈哈地笑着。

蓓爾達張開了眼——這時一輛車正打窗外駛過。

她自己驚醒着。多紛擾的一個夢！這個夢不是開場得很旖旎嗎？她想心中回憶一番。是的，愛米兒也在這個夢裏佔了一部分……可是她已經記不起是怎麼一部分了。

暝色已在緩緩地下降了。車正沿着多惱河飛駛着。露比烏斯夫人睡着，笑着。

或許她只是假裝着睡熟了。蓓爾達心裏又升起了疑雲，她覺得心裏對於露比烏斯夫人所曾有過的祕密的，神異的經歷有些兒嫉妒。她自己也願意經歷些事情。她此刻願意有人坐在她身旁，他底手臂緊湊她的——她很願意再感到一次當年她和愛米兒站在維也納河邊的時候——當她幾乎要失去了知覺而希望着一個孩子的時候——會使她顫抖過的情感。……啊，她爲什麼這樣地可憐，這樣地孤獨，這樣地在黑暗中呢？她很快活地願意懇求她年青時候的情人：

『再像平時那樣地來吻我一次，讓我快活！』

天黑了；蓓爾達向外面瞭望着夜色。

她決定在當夜上床之前到欄樓上去拿下那保存着她雙親和愛米兒底信札的小篋子來，她又盼望着到家了，她覺得好像有一個問題在她靈魂裏驚醒了，而答案卻在家裏等候着她。

四

到了夜裏，蓓爾達進了房，她覺得立刻到攔樓上去取下那信篋來的這種思想幾乎是有些冒險的。她怕屋子裏或許有人會看見她這種晚上巡行的舉動，要當她瘋了。所以她還是等明天早晨上去便當些，而且又不會驚動人；於是她便上床睡了，懷着像一個小孩子得到了允許在次日到鄉下去遊玩似的情緒。

第二天上午她有許多事情要做；她底家務管理和比牙琴課整整地佔完了這些時間。她還要把維也納去的情形告訴她嫂子。她底故事是說下午她和表姊出來同走了一會，她又說她會因阿茄達底請求而失了露比烏斯夫人底約。

直等到下午她才走上攔樓去取那塵封了的旅行篋，那是安放在一隻提包和一對箱子旁邊的——這一組東西是用一張舊的撕碎了的紅花咖啡布遮着的。她記得她最近一次打開那旅行篋來的目的，是要放攏她底雙親遺留下來的那些紙片。她回到房裏，打開行篋來一看，上面是許多她底兄弟給她的信和別的手跡不熟悉的信：以下找到了一小束精雅的信，那是幾封父母給她的信札；這些信札之下，便是兩本母親底家賬，一本小小的抄寫本，記着她在校的日子，記着時間表和練習課，還有一些當她做小姑娘時參與的跳舞節目單，最後，是愛米兒·林特巴赫底信札，那是用藍色薄紙包裹着的，已經撕破了許多處。她如今還能確定地記得她最後一次手裏拿着這些信的日子，雖然那時候她並沒有讀。那是正當她父親好久地臥病在床，她也整天不出大門一次的時候。

她將這一束信放在一邊。她第一要看安放在這行篋裏的一切旁的東西，對於這種東西，她是已經耐不住好奇心了，有許多信札在這行篋底裏鬆鬆地堆着，有些有

信封，有些卻沒有。她茫漠地看着牠們。有些是老朋友寄來的，有幾封是表姊底，這兒是那從前向她求愛過的醫生寫來的。在這封信裏他要求她在醫學生跳舞會裏留着第一個華爾茨給他。這兒——這是什麼？什麼，這是一個人寄到她音樂院裏的不具名的信，她檢起來看：

「親愛的小姐：

「昨天我又得到好運氣，在你照例散步的時候，有機會一親芳範；我不知我是否再有蒙你青睞的好運氣。」

不，他不會得到這種運氣。於是以後便是三大頁的熱心的景仰的話，但並不會表示一種願望，也沒有一個大膽的字，並且，此外她始終不會聽到一些兒關於這個寫信者的消息過。

這兒是一封簽着縮寫名字『M.G.』的信。這是有一次在街上和她說話的不要臉的人，他在這封信裏提出了要求——等一分鐘，這是什麼話？啊，這是一封第一次讀着時會使她底熱血上升到額上來的書簡：

『自從我看見你，自從你用一瞥如此嚴肅而又似乎充滿了希望的秋波看了我之後，我便祇有一種夢想，一種懷戀——那就是我一定要吻那嬌眼！』

當然，她並不曾覆這封信；這時她正愛着愛米兒。她確曾想拿這封信給他看，但後來又恐怕反而害他起了妒忌，便作罷了。愛米兒始終沒有曉得什麼『M.G.』現在落到她手裏的一條軟絲帶又是什麼呢？……一條項巾……可是她已經完全忘記了這是誰底東西，爲什麼她收藏着。

這兒還有一件，那是一小本跳舞記錄冊，在這本冊子裏她記着舞伴底名字。她心裏想起那些青年人來，但都想起不來了。可是在那一次跳舞的時候，她遇到了那個對她說了許多她從不會在別人處聽到的熱情話的人。似乎他突然地在許多飛翔於她四周的開影之間，顯現得是一個勝利者。這事情準是發生在她和愛米兒會晤得比較疎淡的時候。這是何等奇怪……這難道祇是一個夢而已？這個熱情的仰戀她的人，在跳舞的時候把她緊緊地抱在手臂裏——而她也不會給他些微的抗拒。她會覺察得他底嘴唇在她底頭髮裏……這是令人不相信地愉快的……好，後來怎樣？——她從此沒有再看見他過。

總之，她忽然好像覺得在那些時候，她曾經有過許多奇怪的閱歷，她自己也驚異着這種種記憶居然會在這旅行籠裏和她底靈魂裏睡眠得如許長久……不過，並不，牠們並不會睡眠；她會屢次想起過這一切的事情：想起那向她求愛的男子，想起這封無名氏底信，想起她跳舞時的熱情的舞伴，想起和愛米兒在一起的散步——

可是從前她想起這些，祇以爲牠們不過是些分攤給每個年青姑娘底青春時期的東西底組成物，而她卻早已離了這青春期而過着一種婦人底安靜的生活了。

可是在此刻，蓓爾達似乎以爲這種回憶都是些未曾達到的希望，好像在這些往昔的閱歷之中還有着未曾滿足的命運呢，甚至好像是從她結婚的日子直到此刻的一種施行於她的長期的誘引；好像她是發現牠得太遲了；而現在，她是沒有能力舉起一個指頭來變換她底命運了。

但是爲什麼這事情會像這樣的？……她想着這一切無用的東西，而那裏在她旁邊，包裹在薄紙裏，依然放着那寶物，她所以要翻閱這個行篋，也只爲了這一點東西——她所曾愛戀過的唯一的人底書信，當她還很愉快的時代寫的書簡。現在真不知有多少婦人要嫉妒着她，因爲那個人曾經戀愛過她——用一種比給予任何在她之後被他所愛的婦人的情愛更異樣，更好，更純貞的愛情戀愛過她。她自己覺得已經很悲痛地被欺騙了，因爲她是可以早就做了他底妻子的，如果……如果……她的思

緒紛斷了。

好像要從心裏將疑慮——其實還不如說惶恐，除去，她急急地撕去了那薄紙，抓起了那些書簡。她看着——一封又一封地看。長信，短信，寥寥數語的，急直的字條，如：『明天晚上，親愛的，七點鐘！』或是『最親愛的，在我去睡之前要一吻！』在他和他底同學作夏季遠足時候寄來的，寫滿好幾頁紙的信，還有在晚上寫的，那是因為從一個音樂會散後回到家裏他就覺得不能不將他底印象告訴她而寫的；還有許多他宣布將來的計劃的數不盡的箋紙；他們將怎樣一同旅行過西班牙和亞美利加，出名而又快活……她一封又一封地讀着這些書信，好像被一種難消的渴望糾纏得很苦痛似的。她從第一封夾着幾頁樂曲的信，讀到那二年半之後從沙爾慈堡寄來的，祇是寥寥幾句問候話的末一封信。

她讀完之後，兩手垂在膝上，凝視着攤開着的信箋。為什麼有這末一封信？他們底友誼怎樣終了？這友誼怎樣會終了？這樣大的情愛怎麼竟有寂滅的可能？愛

米兒和她從不會有過衝突；他們從來不會分明地了解他們之間的一切已經完了，然而他們底結識卻竟告終在某一時——什麼時候？……她自己也不能說，因為他從沙爾茲堡寫這一頁郵片給她的時候，她還是和他相愛着。她的確在那年秋天又會見過他——真的，同年的冬天一切事情都好像又開花了。她記得某一次的踏雪開行，手臂摟着手臂，在聖查理寺底旁邊——但他們最後一次的散步在什麼時候呢，他們竟從來沒有互相辭別……這個簡直使她不解。

她怎麼能這樣輕易地放棄一個她底能力還可以保留的幸福？究竟怎麼一回事使她停止了對他的愛？可是因為她脫離了音樂院之後，在她底精神上壓載得很重的那些幽晦的家庭生活底每日事務，已經把她的情感催睡了，正如她已經將她底希望底邊緣磨鈍了一樣？可是她底雙親對於她和這年青提琴家的友誼——這好像是沒有什麼大關係的——的不滿意的話，在她竟有這樣嚴厲的效果？

於是她心裏又回想起甚至在以後的日子，當她最後一次見他之後又過了幾個

月，他又會到她父母家裏來過，曾經在後屋裏吻她，是的，那才真真是最後一次。於是她又因此想起在那時候她注意到他對女人的關係已經改變了；他一定已經做過了她一些也不知道的事情——可是這個發現並不使她有何種的苦痛。

她自己問着如果從前她並不這般地貞潔，如果她也像幾個別的女孩子那樣很任意地過生活，那麼事情便怎樣了呢？她想起一個音樂院的女孩子，因為知道了她是一個戲劇學生有染，她便不和她來往了。她又記起和愛米兒散步過他底窗外的時候，他對她說的暗示的話，又想起他們站在維也納河畔的時候她心中所生的慾念。然而這些話在當時卻並不很銳利地感動她，這慾念也祇在她心中覺醒過一次，而又祇是片刻間的事，這卻好像是很不可解的懷着一種錯雜的詫異心，她想着那沈靜的貞潔底時期，於是又懷着一種將血趕上她底顛顛的，忽然的羞恥底苦悶的情緒，想起了後來怎麼又便淡漠而輕易地委身於一個她永不會愛過的男子，她在婚後生活中所嘗到的樂趣，無一不是從她所不愛的丈夫臂間得來的，她感覺到了這件事，便策

一次害怕得很不幸地顛抖了。這可就是她底思緒所描畫着的生活麼，這可就是她所曾企望着的那神祕的快樂麼？……一種對於無論什麼東西，無論什麼人，對於生人和死人的幽怨在她心裏升湧着。她恨着她亡故了的丈夫和父親母親；她惱着這些如今和她同住的人，他們底眼睛常在看着她，因此她不能使自己得到任何自由了；她又不滿意露比烏斯夫人，她是還沒有表示出一個蓓爾達可以信任她作為幫助的朋友；她還恨克林格曼，因為像他這樣地醜而惹厭，也居然想得她為妻；最後她更狂怒着她那女孩子時代所曾戀愛着的人，因為他不曾更大膽一些，因為他曾被她抑制住了極度的快樂，因為他祇遺留給她些充滿着芬芳，而同時又充滿着苦痛的回憶。這時她在那兒，站在她孤寂的房間裏，在一個無益無情地過去的青年底凋殘了的紀念品中間；她在那兒，在那不會更有希冀，更有慾望的時候底邊際上——生命已經從她底手指縫中滑過了，她如今是三十歲而又窮苦。

她把這些書信和其他東西一併包了起來，將牠們零碎地丟進了那行篋。於是她

闔上了簾蓋走到窗邊去。

轉瞬天要晚了。從葡萄籬那方面吹來了一陣輕微的風。她底眼睛被未曾流下的淚珠所潮潤着，這並不是悲痛的淚，卻是憤怒的淚。她應當做什麼呢？她，她是沒有恐怖，也沒有希望地眼看着日，夜，月，年，伸展到將來，想着了橫在她前面的晚上底空虛的情景，不覺得心悸了。

這是她平時散步回來的時候了。在這天，她會差侍女帶了弗利茨出去——她對於她底孩子從不會有過一次的愛慕。真的，當她對一切人類和她底運命發怒的時候，她甚至也對她底孩子有一些怒意。所以在她底廣大的不滿意中，她心裏全是對於那些她在平時看來絕對值不得她嫉妒的人們的嫉妒。她妒忌馬丁夫人，爲了她底丈夫底柔情；菸草商底妻子，因爲她被克林格曼先生和那個隊長所愛；她底嫂子，因爲她已是老了；愛麗，因爲她還年青；她又妬忌着那女僕，她正在那兒和一個兵士同坐在一塊木板上，而葛爾達聽到那兵士正在笑，她不能再耐着性子在家裏了。

她抓起了草帽和陽傘，急急地上了街。在街上她覺得比較地好一些。在她底房裏，她覺得不快樂；在街上，她祇覺得有點心境不安。

在大街上，她碰到了馬爾曼先生和夫人，他們底孩子是由她教音樂的。馬爾曼夫人早已知道蓓爾達昨天會到維也納裁縫處定做了一身衣裳，她便很鄭重地來研究這事情。後來，蓓爾達碰到了她底大伯，他是從栗樹路裏向她走來的。

「哦，」他說，「說起你昨天在維也納！告訴我，你在那兒做些什麼？你可會有什麼奇遇？」

「你這話什麼意思？」蓓爾達問，很吃驚地看着他，好像她會做過不該做的事，情而被發覺了似的。

「什麼？你沒有什麼奇遇嗎？不過你是和露比烏斯夫人同去的；想來一切的事子都一定跟在你後面了？」

「你頭腦裏中了些什麼了呀？露比烏斯夫人底行為是無可批評的！我曉得她是

一個最有良好教育的女子。」

「不錯，不錯！我並不會有過一個字說壞露比烏斯夫人或是你。」

她看着他底臉。他底眼閃着光，好像平時他稍微多喝了些酒的時候一樣。她不禁想起從前曾經有人預言着迦蘭先生一定要死於中風的。

「這幾天裏我總要再到維也納去一次，」他說。「爲什麼，自從聖灰日以後我竟沒有到那兒去過。我很想再去見一見蕭人。下一次你和露比烏斯夫人同去的時候，你帶我同去罷。」

「很好，」蓓爾達答。「我的確不久就要再去了，去試我底衣裳。」
迦蘭笑了。

「是啊，你去試衣裳的時候，你也可以帶了我同去。」

他踏着斜步。超於需要地接近了她。這是他擠近她的老方法，況且她對於他底戲弄也是習慣了的，不過這一回，她覺得他是特別地可反對的。她很惱恨着他常是

和別人一樣疑心地說到露比烏斯夫人。

「我們坐下來罷，」迦蘭先生說；「要是你不介意。」

他們倆都坐下在一隻椅子上，迦蘭從衣袋裏拿出新聞紙來。

「啊！」蓓爾達不自主地喊着。

「你要看嗎？」迦蘭問。

「你底夫人看過了嗎？」

「咄，咄！」迦蘭輕蔑似地說。「你要看嗎？」

「如果你不要看。」

「爲你——很願意。不過我們很可以同看。」

他又坐近了蓓爾達一些，展開了那新聞紙。

馬丁先生和夫人手臂挽着手臂走過來，在他們前面站住了。

「哦，你已經從你底重要的旅行回來了嗎？」馬丁先生說。

『喲，不錯，你在維也納，』馬丁夫人說，緊貼着她底丈夫。『而且同露比烏斯夫人在一處，』她又說，好像這是更足以張大其侮辱的。

蓓爾達又要說一遍她底新衣裳了。她把種種關於這衣裳的事用一種機械似的儀態告訴了他們；不過她覺得她不做現在這樣被人注意的人物是已經好久了。

克林格曼也走過了，用諷喻的禮數鞠着躬，又回轉來望着蓓爾達，好像對於她底不得和這些人做出有交誼的樣子是很表同情的。

蓓爾達覺得她這天是有了懂得男子底眼光的天才了。

天色黑下來了，他們一齊動身向城裏去，蓓爾達忽然覺得因為沒有碰到她底孩子而不舒服。她在前面和馬丁夫人同走，她便掉轉話來談到露比烏斯夫人。她竭力想知道蓓爾達在什麼地方看見了什麼事情。

『可是你這是什麼意思，馬丁夫人？我伴着露比烏斯夫人到她底兄弟家去，我回來的時候也在那裏招呼她。』

『那麼你可相信她是始終和她底兄弟在一處麼？』

『我真不懂你們希望着露比烏斯做什麼事！她會在什麼地方呢？』

『哦，』馬丁夫人說；『你真個還是一個沒有手法的人物，我要說——你或許祇是假裝着罷？你難道完全忘記了……』

於是她在蓓爾達底耳朵邊低低地說了幾句，這些話是使蓓爾達臉上暈得很紅了。她從來沒有從一個婦人嘴裏聽到這種話過。她氣憤了。

『馬丁夫人，』她說，『就是我也並不怎麼老了，并且，你也知道，在這種環境之下很可能過一種端正的生活的。』

馬丁夫人稍微有些氣沮。

『是的，不錯！』她說。『是的，不錯！我敢說你一定以為我對於這種事情有些過軟了。』

蓓爾達很害怕馬丁夫人快要再說些更親密的暴露，這時她很快活着她們已經走

到了那她可以說再會的大街轉角了。

「蓓爾達，你底新聞紙！」她底大伯在背後喊着。

她很快活地旋轉身去取了新聞紙。便急急地回到家裏。弗利茨已經回來了，正在窗邊等着她。她便三脚兩步地走向他。她撫抱着他，吻他，好像有好幾個禮拜沒看見他了。她覺得她好像已經完全被愛她底孩子的心所壟斷，這時，這件事使她心裏充滿着驕傲。她聽着他講如何消度下午，他在何處，和誰玩着。她替他預備了晚飯，替他脫了衣裳，服侍他上床，她自己覺得很滿意。下午的心境，當她檢讀這些舊信，抱怨着他底運命，甚至嫉妬着那菸草商底妻子的時候，她這時想將起來好像是一場熱病底侵襲。她吃了一餐豐盛的夜飯，早早地上床了。但在入睡之前，她想應當先看一看報紙。她伸了一伸四肢，將枕頭移上來些，讓她底頭可以墊得高一點，儘量地將報紙移近洋燭。

依着她底老例，她第一便將劇場和藝術底新聞瀏覽了一遍。連小廣告也像本埠

新聞那樣地對於她有新的趣味，自從她旅行到維也納去過以來。當她忽然在個人消息欄裏看見愛米兒·林特巴赫底名字的時候，她底眼皮就沉重了。她張大了眼睛，坐起在床上，讀這一節：

「愛米兒·林特巴赫，巴伐利亞官中提琴供奉，他在西班牙宮中的偉大的成功，本報曾有所記載，現受西班牙皇后之榮寵，錫以救世主動章云。」

她唇邊飛過了一痕微笑。她很開心，愛米兒·林特巴赫得到了救世主動章。……是的……這個人，他底信是剛在日裏讀過……那曾經吻過她的人——曾經有一次寫信給她說決不愛慕其他婦人的那個人。……是呀，愛米兒——她的確到如今還有些愛的全世界唯一的人——除了她底孩子，真的。她覺得這一段報紙上的記載祇是

爲了她，真的像愛米兒選了這個策略作爲和她通消息的方法。昨天她會遠遠地看見了背形的那個人，到底可不是他嗎？忽然她好像已經很接近了他；她依然微笑着，獨自低語着：『愛米兒。林特巴赫先生，巴伐利亞宮中底提琴供奉，……我祝賀你……』

她底嘴唇半哆張着，忽然得了一種思想。她很迅速地起了床，披上了她底外衣，拿起了燭火走到鄰室，她在桌子邊坐下，寫了以下的一封信，下筆異常流利，好像有一個人站在旁邊一字一字地提示着一般：

『親愛的愛米兒。

『我剛從新聞紙上知道西班牙皇后榮寵你，獎給你救世主動章。我不知道你可還記得我』——她寫這些字的時候，在微笑着——『但是我總不願意放過這個機會，不來祝賀你底許多成功，關於這種消息，我是常常

喜歡讀到的。我如今很自滿地住在這個運命丟我來的小城裏；我起居得很舒適！

「祇要幾行的答覆便可以使我很快活了。」

「你的舊朋友，

「蓓爾達。」

「我底小弗利茨（五歲）也隨着向你道候——又及。」

她寫完了這信。心裏躊躇了半天，究竟應當提起她現在已經是一個寡婦媽；但是即使他並沒有曉得，這樣寫在信上也夠明白了。她把這信讀了一遍，很滿意地點着頭。她於是寫那地址。

「愛米兒·林特巴赫先生，巴伐利亞宮中提琴供奉，救世主動章領受人……」
她應當一起都寫上去麼？他一定還有許多別的勳章……「維也納……」

可是他此刻住在什麼地方呀？然而這樣出名的人，不曉得他底住址也沒有多大關係。況且信封上地址寫得不準也可以表示她對於這封信並不以為是很重要的；如果居然能夠寄到他手裏——那固然是最好。這也差不多是一種試試運道的方法……啊，不過她怎麼能夠確實地曉得他收不收到這封信呢？回信一定很容易寄不到的，假如……不，不，一定不會如此！他一定會寫信來謝謝她的！好，這樣，上床。

他將這封信捏在手裏。不，她此刻還不上床，她又異常清醒着，如果這信到明天早晨還不能送到郵局，那麼便不能在中午車以前寄出了，於是便不能在明天之前寄到愛米兒手裏了。那真是無限的長時候。她剛才和他說話，難道肯讓這些話傳達到他耳朵裏之前白花費了三十六小時嗎？……假如她不等明天，立刻就到郵局？……不，要到車站？那麼他可以查明天早晨十點鐘收到這封信。他一定起身得很遲的——這封信使會和他底早餐一同帶進他底房間……不錯，他應當立刻就去寄這封信！

她迅速地重新穿好了衣裳。急急地下了扶梯——時候還不遲——她沿着大街不一會就到了車站，將信投進了黃色郵箱，再回到家裏。

當她站在她底房裏，在那欹側了的床邊，她看見報紙攤在地板上，洋燭搖曳着微光，好像她剛從一個古怪的奇遇中回來。她獨自在床沿上坐了好久，從窗子裏望着那明星煌煌的夜，她底靈魂裏充滿了廣漠的愉快的希望。

五

「我親愛的普爾達！

「我是完全沒有能力告訴你當我收到你底信的時候是何等地快活。你可
是真還垂念着我？在許多東西中，一個勳章却成就了我能夠再得到你底
消息的起因，這是多麼奇怪的事！好，總之一個勳章至少在某一種情形
之下是有些兒意義的！所以我滿心地謝謝你底祝賀。不過，別的不去管
他，你不能到維也納來嗎？況且並不很遠。我能再看見你一定會非常快
活的。快來罷！

「你底傾心的

「從前的

「愛米兒」

蓓爾達坐着用早餐，弗利茨在她旁邊。他嘴裏正絮絮聒聒地說着，但她却並不聽他底話。這封信放在桌子上，在她底前面。

這似乎奇怪。她寄出她底信才過了兩夜一日，這兒他底回信已經來了。愛米兒並不曾放過一日，甚至一點鐘也沒有放過！他寫這覆信給她簡直親熱得像他們剛在昨天分別一般。

她向窗外望出去。這是一個多麼光華的早晨！鳥兒在外面鳴着，從那些山上流下了孟夏底芬芳。

蓓爾達一遍又一遍地讀這封信。於是她抱起弗利茨，恣情地狂吻着他。她簡直

好久不這樣地快活了。

當她穿衣裳的時候，心裏又想起了些事情。今天是星期四；星期一她要再到維也納去試穿衣裳。還有整整的四天呢，恰和她從在她表姊夫家裏吃飯以來一樣的一段時候——好像還要等候許久呢。不，她應當再早一些去看愛米兒。她可以就在明天早上去，在維也納逗留幾天。但是她對家裏的那些人怎麼說呢？……哦，她當然可以想一些托辭的。最要緊決定的是她應當怎樣答覆他底信，告訴他將在什麼地方會他……她不能寫：『我要來了，請告訴我在什麼地方我可以見你……』萬一他覆信說：『到我寓所裏來……』不，不，不！最好要給他有一個一定的約會。她應當寫在信上說在某日她要到維也納來了，在某處可以找到她……

啊，她祇要有一個能夠告訴這些事情的人！……她想起了露比烏斯夫人——她曾經有一個迫切的企望，想告訴她一切事情。同時她想到這樣做了，更可以和她更親密，可以得到她底看重。她覺得自從收到愛米兒底信之後，她是更重要了。這時

她又想起了她是很怕愛米兒已經變了樣兒，他或許已經虛僞了，自負了，或是腐化了——像許多出名的人所犯的情形一樣。但在這封信裏，這種情形底迹象却一絲也沒有。自從她最後一次見他以來，他一定經驗過了多少事情——不錯，她自己豈不是也會經驗過許多事情，而這些事情又豈不都像是一概塗抹去了嗎？

在出外之前，她又讀了一遍愛米兒底信。這似乎更像一個真的聲音；她聽得這些話底音調，而那最後一句『快來罷』又好像在用一種溫柔的企戀叫着她。她將這封信揣入抹胸裏，記起了從前做女孩兒的時候也怎麼常常拿他底書簡這般安放，怎樣他底書簡和她底胸部底溫存的接觸使她覺得一陣愉快的震顫行遍了全身。

她首先就到馬爾曼家去，在他家，她替兩個孩子上音樂課。那手指練習——那是她要在那裏聽着的——的確時常使她感到痛苦，她要拍擊着那兩個孩子底指節，當他們按錯了一個音符的時候。但是，在這一次，她却一些也不嚴厲。當馬爾曼夫人，她是依然又肥又臃腫的，走進來問蓓爾達可滿意否的時候，蓓爾達先稱讚了兩

個孩子，然後好像忽然想起了似地說：

「呀，不錯，我可以給她們幾天假。」

「放假！怎麼一回事，迦蘭夫人？」

「你瞧，馬爾曼夫人，這事情我自己也正委決不下。你想怎麼辦，我那天到維也納去，我底表姊千懇萬懇地要我到她家裏去住幾天——」

「是的，是的，」馬爾曼夫人說。

蓓爾達胆量大起來了，她便接着謊之又謊地說了些話，很得意着自己底大胆。

「我的確想把這事情攔到六月裏再說。可是今天早上接到了她一封信，說她底丈夫出門了，要過幾時才得回來，她現在是很冷靜着，所以此刻——她覺得懷裏的那封信在爆響，心裏便有一個形容不出的希望想取牠出來；但終於自己抑制住了——所以我想就趁此機會去走一趟……」

「很好，老實說，」馬爾曼說，抓住了蓓爾達底兩手，「如果我也有一個表姊

在維也納，我一定高興每兩星期去和她住一星期！」

蓓爾達滿身光輝着。她覺得好像有一隻不可見的手在替她清除那些橫在她底前路路的阻礙物；一切事情都這樣如意。并且，真的，她底這種行動還要對誰負責呢？可是忽然間，她心裏，可是，真的，她閃過了一陣怖恐，她底大伯可不會真的要和她同到維也納去。一切事情又麻煩了；危險出現了，疑心好像甚至藏匿在馬爾曼夫人底善心的微笑裏了……。

啊，她無論如何，不得不信託了露比烏斯夫人。音樂課完畢後她就立即去拜訪她。

她不等到看見露比烏斯夫人穿着白色晨服，坐在沙發上，用驚異的眼光迎接她，就覺得心中一動，怕這樣早來拜訪，不免有些奇怪，於是她很親熱地高興地說：

「早安！我今天很早，可不是？」

露比烏斯夫人很嚴肅着。嘴唇上並沒有平時的微笑。

「我很高興看見你。時間對於我是沒有分別的。」

於是她向她丟了一絲疑問的眼光，蓓爾達不知該說什麼才好。她也嫌厭着這種稚氣的煩惱，這是她不能在露比烏斯夫人面前替自己解除了的。

「我要，」後來她說，「問問你，我們旅行之後你覺得怎樣。」

「很好，」露比烏斯夫人答，語氣似乎很嚴勁地。但忽然她底容態變了，她很友愛地說：「實在，這是應當我問你的。我自己是慣於這種旅行的了，你知道的。」

當說這話時，她望着窗外，蓓爾達也機械地隨着她底視線，那是正游移在市場底對方一扇檻上放着花的窗上。這時候很沉靜，一個夏日底休息掩覆了這個昏睡的城市。蓓爾達願意坐在露比烏斯夫人底旁邊，被她在額上吻着，祝福着；但同時又有一種憐憫她的情緒。這一切使她困惱着。真的，爲了什麼緣故她要到這裏來？她應

當對她說什麼話？……『我明天要到維也納去看一個當我還是女孩兒時代和我戀愛着的那個人嗎？』……這種事情與露比烏斯夫人有什麼關係？這事情究竟能否使她稍微有些兒興味？她這樣地坐着似乎在四周圍繞着不能透入的東西，走近她是不能的。她不能走近去，這便是麻煩的事情。當然，有一句話可以找出到她底心的路，可是祇有蓓爾達沒有懂得那句話。

『你底小孩子好嗎？』露比烏斯夫人問，眼睛沒有離開那對面窗上的花。

『他像從前一樣地好。他這孩子很好，真是一個怪好的孩子！』

最後一個字，她說得用一種故意的柔和，好像露比烏斯夫人會被這字底意義所克服了。

『是的，是的，』露比烏斯夫人答，她底語氣好像說她已經知道他是很好的，她並不曾這樣問。『你可有一個可靠的侍女嗎？』她又問。

蓓爾達對於這句問話却有些驚奇了。

「我底侍女，當然，除了她底看護本分以外還要做許多別的事情。」她回答；
「可是我却不能埋怨她。她又是一個很好的廚娘。」

「有這樣一個孩子準是一個極大的愉快。」靜了一會兒之後，露比烏斯夫人很乏味地說。

「這實在是我唯一的快樂，」蓓爾達說，聲音高得簡直不需要。

這是她以前常用的一句答語，但是她知道，在這一天，她並不會用全部的誠心說這句話。她覺得信箋底紙頁觸着了她底皮膚，於是，幾乎有些兒吃驚似地，她覺得收到那封信，她也當作一種快樂。同時她覺得那坐在對面的婦人非但沒有一個孩子，而且甚至沒有生一個孩子的希望，於是蓓爾達真想收回了她剛才所說的話。這時她要想出些補救的話。但是，露比烏斯夫人像能夠瞧透她底靈魂，又好像在她面前，說一句謊話也是不可能的，她立刻便說：

「你底唯一的快樂嗎？還是說『一個大的快樂』罷，那並不是小事情！我常常

妬忌你這一方面，雖然我也的確想過，除了這一方面，生活本身對於你也是一種快樂。」

「真的，我底生活是這樣孤寂，這樣……」

安娜微笑着，

「真是這樣，不過我並不是指這方面。我底意思是說那太陽照得明晃晃地，天氣又這樣地好，這些也都使你愉快的。」

「啊，不錯，很愉快！」蓓爾達慇懃地回答。「我底心靈底火燄大概依靠着天氣。在幾天前的暴雨時候，我差不多完完是很蕭瑟的，後來，風雨過了之後——」

露比烏斯夫人截斷了她底話。

「那是誰都這樣的，你可知道。」

蓓爾達不覺意沮。她覺得她是沒有足夠的伶俐來對付露比烏斯夫人；她決不能像她認識的別個婦人那樣地超過談話底一定的界限。好像露比烏斯夫人已經替她預

備了一次考試，她却沒有通過，而忽然間她心裏被一個大的恐慌所侵襲着，想到了重會愛米兒的情景。在他面前，她應當做一種人物呢？在這小城裏的六年的狹窄生活之中，她是多少羞怯而無助！

露比烏斯夫人站了起來。雪白的晨服在她周身流閃着；她看上去似乎比平時高了些，更美麗了些。蓓爾達不由地想起了一個好久以前她在舞台上看見過的女伶，這個時候的露比烏斯夫人是和她很相像的。蓓爾達私下對自己說：假如我祇要像露比烏斯夫人那樣，我一定不會這般地羞怯。同時她心裏又感動着這樣一個靡麗的可愛的婦人，却嫁了一個殘廢的人——到底那類謠言不要是真的吧？但是，美這裏，她又沒有能力再推求她底思緒了，她想不出那種謠言怎麼會是真的。這時，她心裏才想到露比烏斯夫人底被判定的命運的多麼悲苦，無論她此刻是在忍受或是抵抗。

可是，好像安娜又知道了蓓爾達底思想，而不容忍她還要這樣慢吞吞地不肯對自己老實說，她臉上的不愉快的嚴肅忽然鬆弛了下來，她用一種天真的語氣說：

「你想，我底丈夫還睡熟着。他有了一個習慣，到夜深還不睡，看書，看畫，於是他睡到正午。這完全是一種習慣；當我時常住在維也納的時候，我真是說也不相信地懶得起床。」

於是她開始絮絮地講述她底女郎時代，神色很愉快地，而且還用一種蓓爾達從其沒有看見過的信任的儀態。她講她底父親，他是曾經在參謀部裏做過官吏的，又講她底母親，她是當她還是一個很年青的婦人時候就亡故了的；又講那所小屋子，她小時候曾經在這所屋子底花園裏玩過。蓓爾達才第一次曉得露比烏斯夫人第一次認識她底丈夫的時候，他還是一個孩子；他和他底雙親和她們貼鄰住着，當他們倆都還是小孩子的時候，便互相戀愛着了。在蓓爾達看來，露比烏斯夫人底整個青春時期好像被明亮的日光所輝耀着，一個充滿着快樂，充滿希望的青春；甚至她又覺得當露比烏斯夫人接着講述她和她底丈夫在結婚之後幾天底旅行底情形的時候，露比烏斯夫人底聲音也似乎有了更活潑的語調。

蓓爾達讓她說下去，遲延着想說一句話去中止她，好像她是個周遊在屋脊上的夢遊病者。但當露比烏斯夫人講起了她底過去，一個受愛底幸福閃着最輝煌的光榮的時期，蓓爾達底靈魂便因為懷着一種自己所沒有經驗過的快活底希望而戰慄着了。當露比烏斯夫人講着有一次和她底丈夫作經過瑞士和氏樂耳的遠足的時候，蓓爾達意想着那在愛米兒身邊在相似的路上遊行的自己，她心裏充滿着這樣大的企望：她想立刻就動身到維也納，找着了他，滾在他底手臂裏，於是最後，最後便嘗味那直到現在還沒有嘗到過的歡樂。

她底思緒曼衍着，竟沒有注意露比烏斯夫人已經靜然了許久而坐在沙發上凝望着那對街的屋子底窗裏的花，這種肅靜把蓓爾達帶回到現實界；滿屋子裏，她看起來好像充滿了神祕的空氣，在這空氣裏，過去與未來很奇異地混雜着。她覺得在她和露比烏斯夫人之間有一種不可解的連系。她站了起來，伸開了手臂，於是，好像這是當然的事情，這兩位夫人像一對老朋友似地互相接了別吻。

走到門邊，蓓爾達說：

「明天我又要到維也納去住幾天了。」

她說時微笑着，好像一個剛要結婚的姑娘。

離別了露比烏斯夫人，蓓爾達就到她嫂子那裏。她底姪子已經坐在比牙琴邊，樣子很粗野地在亂彈了。他假裝着沒有看見她進來，他依然進行着實習他底手指試練，這是他在這時假做着一種很生硬的情狀彈奏着的。

「今天我們要彈一個二人伴奏曲，」蓓爾達說，極力在找尋一本舒倍爾特底進行曲。

她一些也不留神她自己底彈奏，也絕不留神到她底姪子怎樣在使用踏板的時候接觸她底脚。

這時愛麗走進來吻着她底嬌母。

「啊，這樣的，我已經全忘了！」李却說，於是，當繼續着彈奏的時候，他將

嘴唇貼近了蓓爾達底臉頰。

她底嫂子走進來了，手裏鑿着一串鑰匙，在她底灰白而不清楚的容顏上又顯着喪氣的神情。

「我已經注意過勃列琪達了，」她用一種柔弱的語氣說。「我不能再容忍下去了。」

「要不要我在維也納替你找一個使女？」蓓爾達用一種甚至使她詫異的輕易態度問着。

於是她第二次講她杜撰出來的她底表姊邀她的故事，這一次講得像格外比從前靠得住，甚至又稍微擴大了些。隨着她在講述的時候得到的祕密的歡喜，她感覺着同時她底勇氣也在增加。甚至那與大伯同行的可能性也不再使她担心事了。她又覺得她對於他有一個勝算可操，因為他有一個踏着斜步接近她的習慣。

「那麼你想在這城裏再過幾天呢？」她底嫂子問。

「兩三天；一定不會再久了。無論如何，我總得要在星期一去——到裁縫店去。」

李却無節奏地亂彈着鍵，但愛麗却站着，兩臂都靠在比牙琴上，凝視着她底孀母，差不多用了一種恐怖的眼光。

「你怎麼着？」蓓爾達不由地問。

「你爲什麼這樣問我？」愛麗說。

「你在看着我，」蓓爾達說，「奇怪得好像——對了，好像你不歡喜曠了你兩天音樂課。」

「不，不是這樣，」愛麗微笑着答。「那是因爲……不，我不告訴你。」

「那爲了什麼？」蓓爾達問。

「不，對不起，我真的不能告訴你。」

她抱持了她底孀母，幾乎像懇求似地。

「愛麗，」她底母親說，「我不許你有什麼祕密。」

她坐了下來，好像憂悶得很深而又很疲倦。

「哦，愛麗，」蓓爾達說，充滿着冥漠的恐慌，「如果我請求你——」

「那麼你不要笑我，嬌母。」

「一定不笑。」

「好，嬌母，你上一次到維也納去，我很替你害怕着——我自己也很知道這是太笨的——可是那是因爲……因爲街上的許多車輛。」

蓓爾達深深地舒了一口氣，好像身子輕了一半，撫摩着愛麗底臉。

「我一定很小心就是。你放心罷。」

她底嫂子搖着頭。

「我怕愛麗會變成一個最怪誕的女孩子。」

蓓爾達臨走的時候和她底嫂子說定了她還要回來吃夜飯，她要把弗利茨帶給她

底親戚去管束，當她在維也納的時候。

午飯之後，蓓爾達在寫字桌旁邊坐下了，將愛米兒底信又讀了幾遍，於是粗粗地起草了一封覆信。

「我親愛的愛米兒，

「答覆我這樣的快，真是我底最好處。我是很快活」——她寫到這裏，把「快活」兩個字勾了，代替上「悅意」兩字——「當我收到你底可愛的短簡。自從我們最後一次相見至今，改變了多少了！從那時以後你成就了一個著名的樂曲家，那是我時常肯定着你準會得造就到如此的，」——她停了筆，把全句都刪去了——「我也分得一些你底再見我的願望」——不，那是很沒意思了！這樣寫好一點：「如得有一個機會和你再談話一次，我一定感覺到很愉快的。」——於是想到了一層最好的意

思，她便很得意地寫下去：『真是很奇怪，我們竟這麼許久沒會見了，因為我是常到維也納的，譬如這個星期末，我又要來了……』於是她又停了筆思索着。她決定明天下午就到維也納，歇在一家旅館裏，便在那裏睡了，這樣到第二天可以更精神爽快些，又可以在會見他以前吸幾小時的維也納底空氣。第二個問題就是要定一個會晤的地方。那是很容易地決定了。『爲了要適合你底好意，我所以通知你在星期六上午十一點鐘……』不，那不好！那未免太呆板而且又太露急態了。——她又寫『如果你真的高興湊機會再來看望你底舊友，那麼請你在星期六上午十一點鐘到歷史博物館來，這或許不會覺得太麻煩吧。我將荷蘭派底畫廊裏等你』——當她這樣寫着，她自己覺得是很警策的，同時，一切可疑的地方也似乎都移去了。

她將這信稿讀了一遍。她又覺得還是乾燥的，不過，總之一切需要的話都寫進去了，也無論如何不會使她有什麼不安。至於其他要發生的事情，是要在博物院裏，在荷蘭畫廊上舉行的了。

她清清楚楚地將信稿膽出了，簽了名，封進在一枚信封裏，忽忽地走到太陽當頂的街上，將這信投入最近的郵筒裏。回到了家裏，牠急忙脫下衣裳，穿上了一件便衣，坐在沙發上，翻開一本該爾斯太克底小說底書葉，那是她已經讀過了十幾遍的。但她這時却一個字也看不進去。最先，她還想排斥了那些使她煩困的思緒，但她却失敗了。

她自己覺得羞慚了，可是她總夢着她在愛米兒底手臂裏。爲什麼她會有這種夢幻？她從不會有一時想到這種事情！不，……她也不會想到這事情，……她並不是這一等婦人……不，她不會做無論什麼人底情婦——甚至在這情形裏。……是的，或者她如果到維也納去，一次，一次……又一次，是的，以後去得多了——或

許。况且，他也未必敢說到這事情，或者甚至也不敢暗示這事情……然而像這樣地理解着全是無用的，她也不能再想別的東西了。她底幻夢煩瑣地來個不絕，最後，她拋棄了這種衝突。她懶懶地斜倚在沙發底角上，讓那本書從她手指間溜下去橫在地板上，隨即就闔上了眼。

當她過了一小時站起來的時候，她好像已經過了整整的一夜，特別是拜訪露比烏斯夫人那回事，好像已經隔了長久了。她又詫異着這時間底混亂——實則鐘點之使人覺得長或短是隨牠們底便的。

她穿起衣裳，爲了要帶弗利茨出去散步。她這時的精神，真是心慵意懶，那是每當在一次不習慣的午睡之後所常感覺到的。這是這樣的一種神情，使人不能將思緒歸束到某種程度的完全上，使人感覺到普通的也變成奇怪的了，但又似乎是關於別一方面的。

蓓爾達第一次覺得這個此刻她在替他穿衣服的孩子，竟是她自己底孩子（他底

父親早已葬了，爲了他，她忍受了母親底苦痛。）這好像很奇怪的。

她心裏好像有什麼東西在催迫着她這天再到一次墳場裏去。然而她可沒有一種她要修復一個差錯的感情，她只是以爲她應當再很有禮貌地去拜訪一個人，這個人，她對他已是沒有充分理由地變成陌生了。她揀了那穿過栗樹林的路走。這天那裏的熱度非常地強烈。當她穿出來再走在太陽底下的時候，一陣微風吹起，墳場裏樹上的那些簇葉都好像在微微地俯躬向她問安。她和弗利茨走進那墳場底大門的時候，那微風吹向她，冷而且爽。她用一種幾乎是溫和的，甜蜜的，疲倦底情感，走過了那廣闊的幹路，讓弗利茨跑在前面，也不經心着他在一塊墓碑之後不見了幾秒鐘之久，雖然在別的時候，她是不允許她這樣的。她獨自留着站在丈夫底墳前。然而她並不像從前的老例那樣俯看那花壇，祇是視線超過了墓碑和圍牆瞭望着藍色的天空。她眼睛裏沒有淚；她沒覺得到什麼情感和恐懼；她甚至沒有知道她正在死者底墳上徘徊，而在她脚下，那曾經有一時將她摟在手臂裏的他，已經朽爲塵土。

了。

忽然她聽得身後有急急的砂礫上的脚步聲，那是她並不會在這墳場裏聽慣的。她回轉身，差不多很震驚地。克林格曼站在她面前，帶着一種問安的神情，手裏捏着他底草帽。那是用一條帶子扣住在外衣鈕扣上的，他深深地向蓓爾達鞠躬。

『在這裏看見你，多奇怪呀！』她說。

『一點也不奇怪，親愛的夫人，一點也不奇怪！我從街上就看見你；我看了你底走路就認出你了。』

他說得很高聲，蓓爾達差不多不自願地喃喃着！

『噓！』

一種侮慢的微笑立刻顯現在克林格曼底臉上了。

『他不會醒轉來了，』他含糊地在他牙齒縫裏說着。

蓓爾達對於這句話簡直憤怒得不想找答話，祇是叫喚着弗利茨，好像要走的樣子。

子。

然而克林格曼抓住了她底手。

『站住，』他低語着，眼看着地。

蓓爾達張大了她底眼睛；她不懂。

忽然克林格曼從地上抬起眼來注視着蓓爾達。

『我愛你，你想，』他說。

蓓爾達低低地發了一聲驚喊。

克林格曼放下了她底手，用一種很輕易的口氣說：

『或許這使你覺得太怪誕了吧。』

『這真是沒有聽得過！——沒有聽得過！』

她又想走，她便叫着弗利茨。

『站住！如果你此刻剩下我一個，蓓爾達……』克林格曼說，這時用了一種懇

求的口氣。

蓓爾達已經又恢復了她底知覺了。

「不要叫我蓓爾達！」她很暴烈地說。「誰給你權利這樣稱呼？我不願意和你多說什麼話……在這裏，在一切地方！」她又說，向下看了一眼，那是好像在請求死者底饒恕。

這時弗利茨回來了。克林格曼好像很失望似的。

「我親愛的夫人，」他說，跟着蓓爾達，她正手牽着弗利茨慢慢地走出去：「我知道了我底錯誤。我以後要兩樣並了，不再說這種似乎很使你害怕的話了，直到我學熟了很好聽的話。」

蓓爾達並不看他，祇是好像在對自己說話似地說：

「我看這恐怕未必可能；我想你是一個紳士……」

他們這時正在墳場底大門邊。克林格曼又回顧着，在他底眼光裏，好像有些遺

微着剛才不會在墳邊顯盡了他底活劇。手裏捏着帽子，扭着那把帽子繫在手指上的帶子，依舊靠着蓓爾達底傍邊走，繼續着說：

『現在盡我之力所能做的，就是反覆地說一句我愛你，說在我底夢裏追求我——總之，你一定要屬於我的了！』

蓓爾達呆了一會，好像她是恐怖着。

『或許你要以為我底說話是無禮的，但是我們儘管隨他那樣好了。你』——他停了好久——『在這世界上是孤身。我也是這樣——』

蓓爾達嚴肅地注視着他。

『我知道你想些什麼，』克林格曼說。『那是全沒有關係的；祇要你說一句話，一切都同時妥貼了。我已經有一種朦朧的預覺，好像我們兩人是很相配的。是的，除非我是被欺騙得很利害，我底親愛底夫人，那血要在你底靜脈裏流轉着熱得像……』

這時蓓爾達給他的注視充滿着憤怒和憎厭，以致克林格曼不能說全了句子。他所以又開始另一句話。

「啊，當你一想到這事，你知道我現在過的是那一種生活？自從我被一個像你這樣的貴婦人所愛以來，這真是一段長長的時間。我懂得你底遲疑，或者還是說你底拒絕。見鬼的，這是要些兒勇氣的——和我這樣一個不名譽的人，也……雖然，也許，事情也並不這樣的壞。啊，我祇要如果能夠找到一個人類的靈魂，一個和善的，婦人的靈魂！」——他說時加重着這「婦人的靈魂」——「是的，我親愛的夫人，在這個城裏的小窟中度過的消損和酸辛底命運，我底是和你底一樣地沒有多大意義。」

當他說近真實，他就說不出話來了。蓓爾達看着他。這時她看他簡直有點可笑，甚至可憐，而又很老，她奇怪着他如何竟還有那種勇氣，非但敢向她提出，甚至還想求她底愛。

然而，使她自己覺得又驚奇又羞赧的，從這個在她面前顯得很荒謬的人底荒謬的話裏，却洋溢出那慾念的波濤來。當他底話寂滅了之後，她却在心裏又聽得了一遍——但是這一遍却好像是從那個在維也納等候她的另外一個人底嘴唇裏出來的——她覺得她沒有能力去抗拒這另一個說話的人。克林格曼繼續着說；他說他的一生已經是一個失敗者，但是還是值得救濟的。他說婦人是要受埋怨的，因為把他帶得這般卑下，但是是一個婦人還能夠再把他超度起來。此外他又說到在學生時代曾和一個婦人私奔，那一次便是他底不幸底開始。他說着他底不羈的熱情，蓓爾達就禁不住一次微笑。同時她又羞赧着那她以為在這微笑中所含蘊的知識……

「今晚我要在你窗前徘徊着，」克林格曼說，當他們走到了門邊。「你肯彈鋼琴嗎？」

「我不知道。」

「我將以這個爲表示。」

說了這話他就走了。

晚上，她像平時那樣地在她底大伯屋子裏用晚餐。在餐桌邊，她坐在愛麗和李却底中間。提起她不久要到維也納的旅行，說得好像真是祇爲了去拜訪表姊，到裁縫舖裏去試穿新衣，和買些家中需用品——那是她答應她底嫂子去做的事。晚餐既畢，她底大伯吸着他底烟斗，李却替他讀報，她底嫂子在做編織工，而愛麗，她是在旁面很貼近蓓爾達，將她底稚氣的頭倚上她底嫡母底胸。蓓爾達，當她底眼光看了這個全景，覺得她自己是一個巧妙的說謊人。她，一個好丈夫底寡婦，現在是坐在一個如此老實地關心于她底幸福的家庭裏。在她底旁邊，是一個視她爲較年長的朋友似地仰望着她底小姑娘。到如今她是一個好婦人，規矩而又勤儉，祇爲了她底孩子而生活着。而現在，可是她就要丟開了這些事，謊騙這些很好的人，自己沉溺入一種她可以預先看得出其結果的冒險裏去！最近幾天來她心裏想着什麼事，她被什麼夢追尋着，怎麼她底一生似乎祇渴望着她可以再感覺那在她身上的男子底手臂

的那一會兒？她只得想着這些，她心裏滿受了恐怖底形容不盡的感覺，在那時候她好像失去了意志，好像她已墮入到某種奇怪的勢力底影響之下了。

這時李卻讀着的字單調地搥擊着她底耳朵，她底手指拈弄着愛麗底髮髻——她作最後一次的抵抗，她決定要穩健一點——決定她單是去望望愛米兒，決定，像她底久已亡故了的母親，像一切她所知道的好婦人——她底在維也納的表姊，馬爾曼夫人，羅丁夫人，她底嫂子，和……不錯，露比烏斯夫人當然也是——她祇是屬於那個娶她為妻的人。但是，隨着她這樣想，一個思想又如閃電似地閃過她底心：假如她自己……假如愛米兒……可是她卻怕着這思想，於是把牠從心裏斥逐開了。她並不要懷着這種大膽的夢想去會愛米兒。他，是大藝術家，而她是一個有孩子的可憐的寡婦……不啊，不啊！——她要再一度見見他……在那博物院，荷蘭畫廊裏……只要一次，那是末一次，她要告訴他；她不願意在看他一次之外再有什麼願望。她臉帶着一絲滿意底微笑，幻想着他底有些失望的臉色；於是，好像預先習練

一遍這種情景似地，她緊蹙了眉峯，面容裝得很嚴肅，嘴唇上預備着話想對他說：「啊，不，愛米兒，假使你想……」但她一定要留心着不要說得語氣太嚴峻了，使愛米兒不像從前那一會似的……十二年前了！……祇在一次的嘗試之後停止了辯論。她估量着他一定會作第二次的請求，第三次的請求——啊，天知道，她估量着他一定會繼續着辯難直到她應允才止……因為她覺得，在這些仁善的，可敬的，有德的人中間，她是不能再算在裏面了，她應當在他第一次懇求她的時候應允的。她到維也納去是祇爲了去做「他底」，此後，假使有必要，便是去死。

在次日底下午，蓓爾達動身了。天氣很熱，日光射上了火車裏底皮墊坐位。蓓爾達開了窗，拉上了黃色窗幕，但她卻依然隨風招展着。她是一個人，但她絕不想起她所向着那兒旅行的那個地方；也絕不想起那個她就要再看見的人，或是什麼爲她而貯藏着的東西——她祇想着在動身之前一小時所聽得的那些奇怪話。她最好已經忘記了牠們，至少也要在以後幾天之內忘記了。爲什麼在午飯和動身之前那幾小

時中她不能再留在家裏？那一種不安定將她在這加高熱度的下午從她底房間裏趕出到街上，到市場裏，而使她走過露比烏斯先生底房子？他在露台上坐着，他底眼釘定在閃着光的白色鋪石上，在她底膝上，照例地遮着一幅大呢毯子，這毯子底兩端在露台底欄柵中間垂着；在他前面，是一隻安放着一瓶水和一個玻璃杯的小桌子。當他看見了蓓爾達，他底眼睛就釘住了她，好像他有什麼話要問她似地，她看見他將頭稍微動了一動招呼她。

爲什麼她順從了他？爲什麼她不將他底點頭祇當作一種問安看待，謝了他，再走她自己底路？而在答他底點頭的時候，她卻轉身向這屋子底大門，當她穿過了那冷而且黑暗的房間，走出到他底露台上握了他伸出着的手，在那小桌子底另一面與他相對坐下的時候，她瞧見一種感謝底微笑在她唇邊閃過而仍舊可以在他臉上找到。

「你安好嗎？」她問。

起先他並不答話；後來她由他底臉上的動作看出他要說些話，但他好像沒有能力說出一個字來。

『她到……』他終於說出來了。這起先幾個字他用一種不必需的高聲說着；以後，好像驚覺於那幾乎成爲怪叫的口氣，他又很輕和地說：『我底妻子要離棄我了。』

蓓爾達不由地向四周看着。

露比烏斯舉起了他底手，好像再保證她似地。

『她不會聽得我們底話。她在她自己底房間裏；她睡熟了。』

蓓爾達很煩亂着。

『你怎麼知道？……』她期期地說，『這是不可能的——很不可能！』

『她要去——去一些時候，她說的，一些時候……你懂不懂？』

『什麼，是的，到她底兄弟那裏去，我想。』

「她要去了，永久地……永久地！自然她不願意對我說：再會，你不會再看見我了！所以她說：我想去旅行一次；我生活上需要一點變化；我要到河上去住幾個星期；我歡喜去洗浴；我需要改換一次空氣！自然她不對我說：我不能再忍受了；我是年青，健康而又正常妙齡；你是患了癡痺，行將就木；我恐慌着你底苦難和那臨終之前起來的可厭的情形。所以她說：我祇想去幾個星期，我就要回來和你同住的。」

蓓爾達底苦痛的心亂這時便沉沒入她底煩惱裏。

「你一定錯了，」這就是她所能回答的了。

露比烏斯躁急地揭起了他底毯子，那是差不多要滑下他底膝蓋了。他好像覺得很冷。當他繼續着說的時候，他將這毯子漸漸地曳高來，直到後來他兩手抓着牠緊緊地壓貼在胸部。

「我已經瞧到這事情來了；有這個時候要來，我已經瞧見了幾年了。你試閉着

眼想一想我所過的是那一種生活，等候着這樣一個時候，孤苦無助而又不准說一句話！——爲什麼你這樣地看着我？」

「啊，不，」蓓爾達說，向下望着市場

「哦，對不起，我提起了這些話。我本來不想做這事，不過當我看見你走過——哦，謝謝你聽了我這些話。」

「請不要客氣，」蓓爾達說，機械地伸出她底手給他。然而他並沒有注意到，於是她便任牠擱在桌子上。

「現在一切都過去了，」露比烏斯先生說；「現在到了孤寂的時候了，那可怕的時候。」

「不過你底夫人……她愛你，我擔保得住！……我想一定是你太使自己有了不必要的煩躁了。現在最簡單的辦法，露比烏斯先生，爲你之計，不能請你底夫人放棄了這次旅行嗎？」

「請求嗎？……」露比烏斯先生說，幾乎很尊嚴似的。「我還能自以為有這個權利做這樣的事嗎？這最近的整整的六年或是七年已經是她所給予我的厚惠了。我請你想一想這情形。在這整整的七年中，絕不會有一句虛度了她底青春的怨話曾在她嘴唇裏經過。」

「她愛着你，」蓓爾達決然地說；「這就是主要點。」

露比烏斯先生看了她好久。

「我知道你心裏怎樣想，雖然你不敢說出來。可是，親愛的蓓爾達夫人，你的丈夫是深深地橫在墳裏，並不是夜夜地睡在你底身旁啊。」

他抬頭一望，用一瞥好像要如符咒似地升入天空去的眼光。

時候差不多；蓓爾達想起了她底火車。

「你夫人什麼時候動身呢？」

「此刻還沒有談到這個——可是或許我是害你逗留在這兒，或許？」

『不，未必這樣，露比烏斯先生，惟有……安娜沒有對你說嗎？我今天要到維也納去，你可知道。』

她臉上飛滿了紅霞。他又長久地看了她一回。這在她看來好像他懂得了一切事情。

『你什麼時候回來？』他枯燥地問。

『兩三天之後。』

她很想說他是錯了，她並不是去看一個她所愛着的男子，一切的這些使她煩悶着的事都是卑鄙陋賤的，真是對於婦人沒有一些兒重要的事——可是她底能力卻夠不上找適當的字來表達。

『假使你過兩三天就回來，你或許還可以在這裏看見我底妻子。好，再會罷！願你快樂。』

她覺得他底眼光在跟着她穿過那黑暗的，遮着幕的房間，越過市場。現在，當

她坐在火車裏，她仍覺得這同樣的眼光在看着她，耳朵裏依然響着那些話，在這些話裏，好像藏着一個廣大的不快活底自覺，這是她至今沒有懂得的。這種回想底苦痛似乎強於等待着她的任何歡快底希望，她愈近維也納城，心裏也愈覺得沉重。當她想起了那在她前面的孤寂的夜，她覺得她是旅行着，沒有希望，向某種奇怪的，不確定的命運。那封她依然藏在抹胸裏的信，已經失去了魅力；這已經祇是一頁堅硬得會作爆聲的紙，寫滿了字，四角已經撕碎了。她試想冥念着愛米兒現在怎麼一個狀貌。種種有些兒像他的臉都在她心眼前面升起來了。她屢次想着這是很合那個真的臉，但是立刻就消滅了。於是懷疑侵襲了她，究竟她這樣快的旅行錯了沒有，爲什麼她不等待着，至少，到星期一？

於是她不得不自認她到維也納去是赴一個年青人底約，她和他已有十年不晤談了，他或許還希望着一個和這旅行着去趕早晨會他的婦人絕不相同的婦人呢。是的，這就是她一切的不安底緣故；她此刻發覺了。那封正摩擦着她底柔滑的肌膚

的信是寫給這二十歲的姑娘蓓爾達的，因為愛米兒當然不知道她現在的模樣兒怎麼了。雖然在她自己，她可以自己決定她底臉依舊保持着姑娘氣，而她底身段，雖然生得充實了些，還保持着青春底輪廓，無論如何，這十年之期內她身上有過多少的改變，或者甚至那些她自己也沒有注意到的毀損，難道他竟一點也看不出來嗎。

車停在克洛思德諾愛堡了。蓓爾達底耳朵裏侵擾着許多清晰的聲音和急促的步履聲。她向窗外望出去。一羣小學生湧上了車，笑着叫着走進了車廂。他們底情景使蓓爾達心裏想起了她底孩子時代，那時她底兄弟常從鄉間野宴回來，於是忽然在她眼前顯現了一個有孩子們睡着的藍色房間底幻象。當她感到一切的過去如何地飄散在風裏，她所依賴着生存的人如何都死了，她所曾在一個屋頂下同居了許多年的人如何都被忘掉了；從前以為可以維持到底的友情如何都渙散了，在這時候，她覺得身上起了一陣震顫。一切是何等地靠不住，何等地無常啊！

而他……他寫信給她好像在這十年之期中一些兒沒有改換，好像在這一段時間

中並不曾有過什麼殞葬，生育，悲哀，疾病，憂慮和——他一方面，至少，這麼許多幸運和名譽。她又無意地搖着頭。在這許多不可解的事情之前的一種紛亂侵襲了她。甚至那載她到不知的奇遇裏去的火車底吼聲，她也好像是一種特別悲哀的歌。她底思想回轉到那時候，當然是不久遠的，不過幾日之前，那時她很安靜很滿足，無所希冀地生活着，無所怨尤，也無所奇異。那麼她底這樣的改換怎麼會發生的？她不能懂得。

火車好像在用着不住地增加的速率駛向他底定命。她已經可以聽見那個大城裏的煙，好像從深底裏出來似地升上天去。她底心開始悸動了。她覺得好像她是有什麼模糊的東西等候着，她不能叫出名字來的東西，有一百隻手臂的東西，準備着擁抱她。每一所她經過的屋子都知道她來了；在屋頂上閃着餘暉的夕日好像在會她；於是，當火車開駛進站，她覺得忽然地得庇護了。這時她才曉得她是在維也納了，在她底維也納了，那她底青春和夢底城市，她是回到故鄉了。她以前一些兒也不想

起那些麼？她並不曾從家裏來——不，現在她才到了家裏。車站裏的喧鬧使她充滿了安慰，人與車輛底奔馳使她喜悅，一切的悲哀事情都從她身裏流散出去了。

她站在維也納底弗蘭次·約瑟夫站，在一個溫暖的五月之晚，蓓爾達·迦蘭，年青又美貌，自由而無拘束，在明晨她要去那從前曾經愛過的唯一的人——那叫她來的情人。

她在近站一家小旅館裏住下了。她曾決定挑選一個不很時髦的旅館，一半爲了經濟，一半也爲了她怕着，在某種情形，那些敏捷伶俐的侍者和看門人，她於是被領着看定了三層樓上的一間房。有一扇窗可以望到街上。當這位旅客進去之後，這房間底女侍關上了窗，拿了些清水來，擦鞋人把她底箱子安放在火爐邊，侍者在她面前放下了一張登記紙，蓓爾達立刻絕不躊躇地填寫了，用着一種從清楚的良心出來的豪氣。

看着外面的，她好久沒有曉得的環境，一種自由底感覺來迴繞了她；這時也沒

有些兒每天的處理家庭的瑣事，也沒有勉強着要和親朋談話的麻煩；這個晚上，她是很自由着，要做什麼就怎麼做。

她換好了衣裳便把窗子開了。房裏已經燃了燭，但門外却還不很暗。她身子倚着在窗臺上向下望。她又記起了她底孩子時代，那時她也常在傍晚倚在窗上向下望，有時同着一個兄弟，他總把他底手臂勾住了她底肩膀。她又情緒很切地含着眼淚想起她底雙親。

下面的街燈已經明了。好，無論如何，她總應當找些事情做做。她想着明天此時將碰着些什麼事……她自己不能想像到。這時，湊巧有一位夫人和紳士坐着馬車經過這旅館。假使事情能夠如她底意，明天早晨愛米兒和她也應當一同駕車到鄉間去遊行一次。——是呀，那一定是最旖旎的。在城外的花園飯店裏的一個幽靜的地點，桌上放着一盞燭燈，他坐在她身邊，手攜着手，像一對年青的情人。於是回去——於是……不呀，她最好不必幻想下去了！他此刻在那裏，她奇怪着。他可是

孤身着嗎？在這時候他可是在和什麼人談話麼？和誰——一個男子嗎？——一個婦人嗎？——還是一個姑娘？不過，這畢竟與她底有什麼關係嗎？目前這一定是沒有什麼關係的。對於愛米兒，這是和昨天克林格曼底對她起意，她底早熟的姪子李却有時候的吻她，和她對於露比烏斯先生的大大的欣羨，這一切事情同樣地無足重輕的。她一定要在早晨見他——是的，在她……不錯，在她和他在傍晚同遊鄉下之前，對於這幾點事情她一定可以決定了。

於是她決計出外了——可是到那兒去呢？她遲疑不決地站在門口。她左思右想，所能做的祇是去閒步一會去吃晚飯……可是，還是這個問題，到那裏去好呢？孤身一個女子……不成啊！她還是就在這旅館裏自己底房間裏吃了晚飯，早早地安睡罷，這樣，她可以有好好的一夜休息，明天早晨可以格外鮮豔，年青而美麗。

她鎖了房門，走出到街上。她走向內城，步履很急促地走着，因為她不喜歡子身在晚上閒走。不久她到了圓場，走過了大學，向着市政廳走去。但她對於這樣的

無目標的閒行總不感到興趣。她覺得乏力了，餓了，便坐着電車回到旅館裏。她却没有大願望去找她底房間。從街上她已看見這旅館底餐室裏赤裸裸地明着燈，顯然地空無一人。她便在那裏吃了晚飯，此後她覺得疲乏了，要睡了，於是費力地走上了三層樓梯到了她底房裏。當她坐在床上，解她鞋底帶的時候，她聽見鄰近寺院裏的尖塔上響了十下鐘。

早晨醒過來的時候，她第一就急急地到窗邊去揭起簾幕，懷着極大的希望要看天光和城市。這是個陽光和煦的早晨，空氣清鮮得好像從小林間的幾千個泉水裏流下到這城市底街路裏來的。這清晨底美麗像一個好的朕兆似地影響着蓓爾達；她詫異着那消磨了昨天晚上的那種奇怪的愚蠢的方法——好像她不會很懂得爲什麼她要到維也納來。那一整夜的休息並沒有將她和那希望着的時候分隔得很遠，這種確定使她心裏充滿了極大的歡喜。她立刻覺得不懂爲什麼她可能到維也納來，像最近她所會做過的那樣，而甚至不敢起一些兒看望愛米兒的意念。最後，她又詫異着她

怎麼會一星期，一月，或許一年地無須地遷延着不利用機會去看望他。在這許多時候她不常想起他，這事情起先却並不留心到，但當她終於發覺了這情形，自己想起來也覺得是最奇怪的。

最後，祇要再忍耐四小時，就可以看見他了。她又睡倒在床上；最初她斜倚着，張大了兩眼，她自己低語着，好像她要將這兩個字陶醉了自己：『就來！』她聽見愛米兒親口說這句話，不再是離得很遠的了，不，好像他就在他身邊似的。他底嘴唇輕噓着這兩個字在她底唇邊！『就來！』他是這樣說，但這兩個字底意思乃是：『做我底！做我底！』她伸開她底兩臂好像預備將她底情人緊抱在她底心頭。『我愛你，』她說，向空中親了一吻。

終於她站起來穿着好了。這一次她帶來一襲簡單的灰色衣裳，用英國式縫製的，這件衣裳，據她底朋友底多數意見，是很適宜於她的，當她梳粧好了之後，她很滿意着自己。她或許不像一個時髦的維也納婦女，但是在另一方面，她也沒有一

個從鄉下出來的時髦夫人的神氣，她覺得她最像一個伯爵或王子家裏的女師傅。真的，事實上，她底容儀還有些像年青，未結婚的小姐；沒一個人會當她是一個結了婚的婦人和五歲的孩子底母親。她歎喟着想如果至今沒有結婚，她一定確能做了些更好的事情了。不過因為那樣地想，她覺得今天也很像一個新娘。

九點鐘！還有長長的兩點鐘要等！在這時候她可以做什麼事？她坐下在桌子邊，叫了一杯咖啡，慢慢地嚼着。她已經無意於再留在室內了，還是立刻到外邊去罷。

蓓爾達在附廓的街上散步了一會，她在拂面的微風裏特別地覺得舒適。她問着自己：這時候弗利茨不知道在做什麼？或許愛麗正在和她玩。蓓爾達走上了那通到公園去的路；她很高興在那些林蔭路上閒走一番；在那些路上，許多年前，她孩子時代會遊玩過的。她從緊對着褒格劇場的大門走進了公園。在這天這樣早的時候，園裏祇有幾個人。孩子們正在玩着砂礫；女師傅和看護女都坐在椅子上；小女孩子

在沿着泰修斯廟底階級或在牠底柱廊下跑着。老年人們都在這些林蔭路底樹蔭下散步；年青男子，他們是分明在從那巨大的寫本書上研習，和小姐們，她們正在看書，都移了椅子到樹林底寒影裏去。

蓓爾達坐下在一個椅子上看着兩個小女孩子，她們正在跳過一根繩子，恰像她從前當孩子時代所會做的那樣——她好像，也正在同一個地點。一陣和風吹過了葉叢；從遠處她聽得幾個孩子玩着「抓」的叫笑聲；聲音逐漸地近了，正是這些孩子一窩蜂地跑過她面前。當一個穿長外衣的青年人慢慢地走過，到了路盡處，還回過頭來第二次看着她的時候，她覺得有一陣愉快底震抖。後來，又走過了一對青年夫婦；那女的，手裏拿着一卷樂譜，穿着得很綺麗而又很動人，那男的是鬚髮修得很清楚，穿着一件輕快的夏服，戴着一頂高帽。蓓爾達覺得自己是很有經驗的，當她想着她能夠斷定這女的是一個音樂學生而男的是剛才上舞台。坐在那裏，沒有一些事情做，乾乾淨淨地一個人，有人像這樣地在她前面閒走着，跑着，玩着，這是很

快活的。是的，能夠長住在維也納，能夠稱着她底心做，這一定是有趣味的，不錯，誰能說一切事情會怎樣轉變，幾點鐘之後會發生什麼事，這天晚上，將有那一種她底將來生活底景色展示在她眼前？那逼迫她生活於那個可怕的小城裏的究竟是什麼？說到底，在維也納她也可以像在家裏那樣容易地教授音樂以接補她底進款。那麼爲什麼不這樣呢？真的，況且，在維也納，教授音樂還可以得到較好的景况……啊，一個什麼思想！……他能幫助她嗎？他，那著名的音樂家，能推薦她嗎？什麼，當然這是祇要他一句話就行了。如果她對他講這個問題，可會怎麼呢？替她底孩子着想，這難道不是一個有益的處置麼？不上幾年他就應當上學了，於是當然學堂是維也納底比家鄉底要好得多了。不，她是絕對不能終身住在那個小城裏的，——她應當到維也納來，並且應當不久就來。況且，甚至假如她應當在這裏節省，而——而……她想收勒住這時衝出來的大胆的思想，但是枉然……她可要接受了愛米兒底幻想，他可會再……他可要再和她相愛着……他可會請求她做他底妻

子？如果她能夠再伶俐些，如果，她能夠無論怎樣避免了自己底讓步，而懂得如何去迷惑他——她覺得未免羞慚着她底手段。但是，總之，想着她確是和他戀愛着，除了他從來不曾戀過任何男子，因而要想到這種事情，這難道是很壞的嗎？他底信
中底語氣豈不會給她放縱於這種思想的權利嗎？

於是，當她覺到在幾分鐘之後，她可以會到那個爲她底希望底目標的他，一切東西都在她眼前舞動了。她站了起來，差不多蹣跚着。她看見那先前走過她的青年的一對走那通達褒格場的路，離開了公園，她也望同一個方面走去。那兒，她看見了那博物館底圓頂，臨罩着，輝煌着。她決定慢慢地走，這樣，遇見了他的時候，可以不顯得太急促或甚至喘不過氣來。她又曾有一次因擔憂而震抖着——或許他不來呢？但無論如何她這時不看見他，決不肯離維也納了。

她心裏詫異着，他如果不來，也許竟是好處。這時她竟這樣迷惘着……也許她會說些愚蠢或鈍拙的話……這許多事情都繫於下幾分鐘——或者她全部的將來……

博物館在她前面了。上了台階，穿過了進口，於是她站在那大的涼冷的大門裏了。在她眼前是那大梯階和那邊的那個中分左右的泰修斯殺密諾透的大雲石像。緩步地，她走上梯階，周圍看了一下，她肅靜了。她周圍底宏偉禁約了她。她仰望着那在這圓頂裏面旋繞着的裝着金欄杆的畫廊。她站住了一下。在她面前是一扇門，在這門上顯現着金字：『荷蘭派。』

她底心起了一陣忽然的震悸。她眼前橫着畫廊底行列。她到處看見有人站在那些畫底前面。她踏進了第一室，很注意地看着那掛在門口的第一幀畫。她想起了露比烏斯先生底畫夾。隨即她聽得一個聲音：

『早安，蓓爾達。』

六

這是他底聲音。她旋轉身來。他站在她前面，年青，細弱，都雅而臉色有些青白。在他底微笑裏有些兒譏諷底暗示。他向蓓爾達點着頭，同時抓住她底手，在他手裏握了一會兒。這是愛米兒。這正像他們底末一次晤談還祇是昨天的事。

『早安，愛米兒，』她說。

他們互相凝視着。他底眼光表示着許多意味：愉快，可愛，和一些兒的審察性。她十分清晰地看出了這些，而她自己却用了一雙祇輝煌着快活的秋波看着他。

『好，你好嗎，蓓爾達？』他問。

「很好，」

「這真可笑，在八九年之後我來問你這種話，你恐怕已經遭遇過許多事故了。」

「是，的確，這是真的。你知道，不錯，我底丈夫在三年前就亡故了。」
她覺得一定要做一種悲哀底表情。

「是的，我知道那事情，我也知道你有一個孩子，讓我想，這是誰對我講的？」

「我奇怪着，誰呀？」

「好，我立刻就會想起了。你對於畫有趣味了，這倒是我新知道的。」

蓓爾達微笑着。

「是，這倒並不單爲了畫。不過你可千萬不要以爲我是這樣地愚笨。我對於畫確有一種興趣。」

『我也這樣。如果要老實說，我想我還是做一個畫家比一切都好。』

『然而你應當很滿足於你所研究的那個了。』

『不錯，那是一個不能用一句說話得清的問題。當然，會把提琴奏到這樣好，我覺得是一件很快活的事，可是這些有什麼好處？我想祇是這樣：當我死了之後，我底名字將流傳於短短的一時。而——』他底眼光指示着那幀他們所立在牠前面的畫。——『而在另一方面，却還有些不同的。』

『你真是可怕地抱着野心，愛米兒！』

他看着她，但並不表示一些對於她的興趣。

『野心嗎？是，這原來不是那樣簡單的事。還是讓我們來談別的事情罷。當我們不相見了一百年之久，而沉浸在討論藝術的理論的談話裏，真是多奇怪的一個思想。來罷，蓓爾達，講些你底事情罷！你在家裏幹些什麼？你怎樣生活着？你頭腦裏怎麼想到來祝賀我得到那個蠢鈍的勳章？』

她又第二次微笑着。

『我要再寫信給你，』她答着：『此刻我先要聽一遍你底事情。立刻回復了我底信，這在你真是最好的。』

『好嗎？未必，我底孩子！我是這樣地樂意着，當你底信忽然地來了——我立刻就認出了你底筆跡。你知道，你還有着那女學生底筆致像——好，讓我說，像從前那樣，雖然我不能支受這種表示。』

『爲什麼？』她問，有些吃驚似地。

他看着她，於是聲音很快地說：

『好，告訴我，你怎樣生活着？我相信你一定常是很厭悶的。』

『我却並不常常厭悶着，』她很莊重地答。『我教着課，你總知道了。』

『啊！』

他底口氣是一種這樣不相當的憐惜，使她覺得被壓迫着要加快她底話：

「啊，並不是因為真的有什麼不得已的需要使我這樣的——雖然，我當然覺得這是很有用的，因為……」她覺得最好還是和他坦白地說了罷……「我不能靠着我所所有的一些些資財生活。」

「那麼你做的是什麼教師呢？」

「什麼！我不會告訴你我教比牙琴嗎？」

「比牙琴課嗎？真的嗎？是的，不錯……你向來是很有天才的。假如你當時不會離開那音樂院，……好，真的，你不會得成爲一個大比牙琴家的，你總知道，可是有些東西你的確很顯明地有些迅速的。譬如，你時常很好聽地奏叔班和許曼底小曲。」

「你還記得那個嗎？」

「總之，我敢說你的確選了最好的功課。」

「怎樣？」

「好，假如不能統治一切，無疑地，最好就是結了婚，生了許多孩子。」

「我却祇有一個孩子。」

他笑了。

「告訴我些關於他的事，大約地說些關於你底生活底一切罷。」

他們坐下在那小畫室裏的長椅上，在蘭亭朗特底畫底前面。

「關於我自己，我要講些什麼給你聽呢？這裏一些兒趣味也沒有。還是，你講些你底事情給我聽罷。」——她景仰似地看着他——「你真經過了這樣光輝的景况，你如今是這樣一個出名的人了，你瞧！」

愛米兒些稍地扳轉着他底下唇，好像很不滿意。

「什麼，不錯，」牠大着胆說下去；「最近我又曾在一張畫報上看見你底肖像。」

「是，是，」他性急地說。

「可是我早已知道你會得自己成名的。」她又說。「你可還記得你怎麼在那音樂院底畢業考試時候奏那孟代兒松底諧音曲嗎？那時每一個人都那麼說。」

「我請你，好姑娘，請不必這樣地再互相說這種慰問的話罷！你告訴我，你底丈夫是那一人？」

「他是一個美人，不錯，我應當說高貴的人。」

「可是你可知道我會遇見你底父親，在他亡故之前的八天？」

「真的嗎？」

「你沒知道嗎？」

「他並沒有告訴我這事。」

「我們曾在街路上談了差不多有一刻鐘，那時我剛從第一次音樂遊歷回來。」

「他一句話也沒有對我說——一個字也沒提起！」

他說得幾乎很忿怒，好像她底父親，那時候，曾忽略了些足以不相同地形成她

將來的生活的事情。

『可是那時你爲什麼不來看看我們？』她接着說。『在我父親亡故之前許多時候，那時你就忽然地不來看我們了，那到底是怎麼一回事？』

『忽然嗎？——漸漸地！』

他看了她好久；於是他底眼向下流鬪着地底全身，她便機械地將腳縮進在裙子裏，兩臂壓抑着她底身體，好像衛護自己似的。

『那麼你怎麼便結婚了呢？』

她便說了這事情底始末。愛米兒聽着她，顯然是很注意的，但當她說着下去，仍然坐在椅子上的時候，他忽然站了起來望着窗外……當他說到她底親屬底好性格作爲結束的時候，他說：

『你看我們現在既到了這博物館，不應當看幾幀畫嗎？』

他們慢慢地穿過那些畫廊，隨處地在畫底前面駐足觀賞。

「可愛啊！精妙啊！」蓓爾達批評了好幾次，但他祇點着頭。

蓓爾達看來他好像已忘記了和她在一處。她於是對於那些圖畫使他在心裏生出來的趣味有些兒妒忌了。忽然他們倆站在一幀畫底前面，這幀畫她是曾從露比烏斯底畫夾裏認識了的。愛米兒想走過去，但她却站住了稱讚着，好像她竟是個早已認識的人。

「精妙啊！」她叫着，「愛米兒，這不是很美嗎？以大體而論我最景仰着法爾肯堡底畫。」

他看着她，有些吃驚。

她於是有些紛亂了，想把話再說下去。

「因為這樣大的數量——因為這全個世界——」

她覺得這是不規矩的，即使她從一個不能自己衛護的人那裏去剽竊來；於是她很後悔似地說：

『你要知道，在我們這小城裏住着一個人，他有一本夾着許多畫的畫冊，或者還是說畫夾，這就是我怎麼能知道這幅畫了。她底名字是露比烏斯，他是很不健全的；唉，他是癱瘓得很重。』

她覺得這些話是不得不告訴愛米兒的，因為她好像他底眼睛正在不住地詰問她。

『這也可以算一章。』當她說完之後，他微笑着說，於是他很溫和地好像羞赧着他底不雅的戲謔似地說：『那麼一定還有一個不癱瘓的紳士住在那個小城裏。』

她覺到她應當把可憐的露比烏斯先生拿來放在她底保護之下。

『他是一個很不快樂的人，』她說，這時，想起了昨天她會如何與他同坐在露台上，心中不覺動了很大的憐憫。

但是愛米兒却正在跟着他自己底思想進行線。

『是的，』他說；『這就是我真個願意知道的——你曾有了些什麼經驗。』

「你不是已經知道了嗎？」

「我要知道的是從你丈夫亡故之後。」

她這時懂得了他底意思，有些忿意了。

「我祇是爲我底孩子生活着，」她斷然地說，「我不讓人家和我有戀愛。我是很可尊敬的。」

他要失笑着她這樣自認品節底滑稽的莊重了。至於她，她立刻覺得她不應當這樣表現她自己，於是也笑了。

「那麼你在維也納打算耽擱多久？」愛米兒問。

「到明天，或者後天。」

「這樣短促嗎？你住在那裏？我要曉得。」

「住在我表姊家裏，」她回答。

好像有什麼東西勒住她不要提起她是住在旅館裏。但隨即她自己憤怒着說了這

樣一個笨拙的謊話，她正想自己改正。但是愛米兒已很迅速地說：

「你或者還能留一些時候給我麼？我希望這樣，至少。」

「喔，是的！」

「那麼，要是你願意，我們此刻可以約定一下了，」——他看了一下鐘——

「啊！」

「你要走嗎？」她問。

「是的，十二點鐘我一定要到……」

她對於即刻又要孤寂底情景覺到了一陣強烈的不舒服，她於是說：

「我時間儘有得空——隨你要多少。不過不能太遲了。」

「難道你底表姊這樣嚴嗎？」

「可是——」她說，「這一回，我的確並不住在她家裏。」

他驚異地看着她。

她臉上漲紅了。

『平時我是到她家去住的……我是說，有的時候……她有這樣一個大家庭，你想。』

『如此說來，你是住在旅館裏了，』他似乎很躁急地說。『好，那麼你是沒有人能拘束你了，我們可以很舒服地一同消磨了這個晚上。』

『我將很高興。不過我不願意太遲了……即使在旅館裏，我也不願意太遲了……』

『決不。我們只要吃過晚飯就算了，你一定可以在十點鐘以前的許多時候上床。』

他們慢慢地走下那大梯階。

『那麼，如果你同意，』愛米兒說，『我們七點鐘再會罷。』

她差不多想回答：『這樣遲嗎？』——不過，記起了她自己底決定，要自己把

住主意，她便收住了口改答着：

「很好，七點鐘。」

「七點鐘在……那裏？……在戶外，我們將這樣說嗎？這樣我們可以儘着做我們所想着的事，生命會橫在我們前面，譬如說……不錯。」

她看來他這時好像特別地神意不屬。他們穿過了門廳，在出口，他們停了一會兒。

「那麼七點鐘——在伊里沙白橋邊。」

「很好，七點鐘在伊里沙白橋邊。」

在他們底前面是一片方場，裝着馬里亞·玳麗莎底紀念碑，正在中午的太陽底強光裏。這是個溫暖的日子，但一陣很高的風已起了。蓓爾達好像愛米兒正用着一種審察的眼光看着她。同時，他顯得冷淡而奇怪，與剛才在博物館裏站在畫前的好像是一個人了。

『現在我們應當說一聲再見了，』過了一忽兒，他說。

這使她很不快活，想到他要離別她了。

『你願意……我可以伴你一程嗎？』她說。

『哦，不，』他回答。『而且，這樣一陣風在刮起來了。並肩地走着，手裏抓着你的底帽子，因為怕給風刮了去，也不很有味。大概，假如你和一個人同在街上走，也不容易談話，而我又這樣地急促……不過我或許可以看你上車？』

『不，不，我將步行着。』

『是，那也好。那麼，再會，到晚上再見。』

他伸出手來給她握了，很快地穿過方場去。她看着他底後形好久。他除去了他底帽子，捏在手裏，風吹括着他底頭髮。他走過了圓場，穿過了城門，於是蓓爾達底視域中不見了他。

機械地，很慢地，她跟着他。爲什麼他忽然這樣冷淡了？爲什麼他這樣快地離

別了？爲什麼他不要她伴走？可是他害羞與她爲伍麼？她低下頭來看着自己，奇怪着她難道穿着得樣子有些村氣或可笑。啊，不，一定不如此！況且她還能從路人底注視上注意到她穿着得並不滑稽可笑；而且，適得其反，她竟是斷然地很漂亮。那麼，究竟這個忽然的分別是爲什麼呢？她想起了他們從前相識的時期，她似乎能記得他那時確也有這種奇怪的態度。他會得出於不意地打斷了一場談話，當他忽然好像他底思想旁逸的時候，他渾身表現着一種自己不能克制的急躁。是的，她斷定他仍是和從前那樣的脾氣，不過，或許沒有現在那樣地顯着。她又記起了她從前曾經取笑過底心性不定，曾經把這種責任歸之於他底藝術的氣質。到如今他既然成了大藝術家，當然要比從前更心不在物，更無責任心了。

午鐘已經在許多尖塔上響了，風愈刮愈大，灰塵飛揚進她底眼睛，在她前面，她有着整個的永恆，她不知當怎樣做才行。爲什麼他要到七點鐘才來看她？不自覺地她會以爲他總得整天地伴着她。他究竟還要去什麼事情？他可要，或許，預備

什麼音樂會底事嗎？於是她心裏想像着他，提琴拿在手裏，站在一個小廂旁邊，或是靠在比牙琴上，恰像幾年前他在她家裏一羣人面前演奏那樣。是，假如她祇要能夠這時和他同着，坐在他底屋子裏，在一隻沙發上，當他演奏着提琴的時候，或者竟彈着鋼琴伴奏，這準是旖旎的。假如他真個這樣請求她，她會得去嗎？爲什麼他沒有請求她？不，真的，他一定不會在才得重見她的一小時之內做這種事情。……但是，到了晚上——晚上他會請求她嗎？她要不要和他去？假如她去了，她還有能力拒絕他或許要請求她的什麼事情嗎？真的，他有一個把一切事情表現得這樣天真的方法。他何等容易地把這十載光陰視如無物！他對她的說話，豈不是好像這許多時候他們還是每天相見着的嗎？『早安，蓓爾達。你好嗎？』——真像他一定在上一日晚上曾對她說過『晚安！』和『再會，到我們再見的時候！』的那樣。多少的經驗，他一定已經從那時候起學會了！誰能說今天下午，當他倚着比牙琴演奏着提琴的時候，誰坐在他屋子裏的沙發上啊？不，她不願意想到這事情。如果她這樣

地沿着思緒想到底，她豈不立刻就想再回家嗎？

她走過公園底欄杆，可以看見一小時前她所曾坐過的那林蔭路，一陣陣的灰塵正從這條路上掃盪過。現在她所深深希望着的事情已經過去了——她已經又見了一次愛米兒。這事情可是像她所預測着的那樣的可愛嗎？當她走在他底身旁，他底手臂接觸着她底，那時候她可曾覺到什麼特殊的感情嗎？不！他底分別可曾使她不快意嗎？我許如此。她可能不再見他一次而就再回家去嗎？好天爺，不啊！想着這些，一種幾乎是恐怖底感覺震抖了她。那麼，在過去的幾天的她底生命不會被他所圍襲嗎？在她前面的許多年，他們可曾有意要做除了在適當的時候把她帶回給他之外的事情嗎？啊，她只要再有些兒經驗！她只要再稍微有些世俗的聰明！她很願意有一種替她自己指示一個確定的步驟的能力。

她自己問怎樣辦是聰明些——矜持呢還是屈服？她很想知道這天晚上她要做什麼，她應當做什麼，庶幾有十分把握地獲得他底心。她覺得在她一方面的任何舉

動，這樣或是那樣，都可以有獲得他，或是失去他的效力。但她也覺得她底一切默想都是不中用的，她應當照着他底意志做。

她這時在信心寺前面了，一個許多街交錯着的地點。風刮得狂大得使人不能容忍。這正是午飯的時候了。但她已經決定白天是不再回那個旅館的了。她便轉向城裏走去。她忽然覺得她可以去會會表姊，但這是一樁她以為最不足重輕的事。况且，也許她底大伯已經追蹤着她到維也納來了呢？但這種思想簡直一些兒也不會窘她。她有一種從前所不曾經驗過的感覺，她以為她有權能自己儘意處置，她底身體和時間。她很閒暇地在街上逍遙，看看店舖底陳列窗以自娛樂。在司戴芳司潑拉茨上，她想着到這寺院裏去走一會。在那幽暗的，冷森森的，廣大的建築物裏面，她覺到一陣深沉的安慰底感覺，她從來不曾有過一些宗教的氣質，但她却從不會走進一處信仰底地方而不覺得一種虔誠的情緒，不把她底祈禱詞編成一定的格式，然而她却想找一個方法將她底願心送達天聽。起先她周遊着那寺院，儀態好像一個陌生

人到了一所美麗的大廈裏，後來她在一所旁邊的祈禱堂裏的小祭壇前的座蓆上坐下了。

她心裏想起了她結婚的日子，於是她有了一個她底丈夫和她並肩站在牧師面前底幻象——但是這事情好像已經過去了很悠久了，這事情影響之於她底精神上微細得好像她底思想祇是被些不相識的人佔據着。但是忽然地，像在一架魔燈裏變易一幅畫似的，她好像看見了愛米兒，代替着她丈夫，在她旁邊佔着，而這幅畫却顯現得這樣清楚地，——一些不假力於她自己底意識，使她幾乎認作是一種預告，或者甚至也可說像天上來的預言。她機械地合着手輕輕地說：『但願如此。』於是，好像她將因此得到些力氣底增長似的，她依舊在那座蓆上坐了一會，想將那幻畫抓得緊些。

幾分鐘後她再走到街上，那兒底強烈的日光和商賣底叫囂對於她好像是什麼新的東西，是她所好久沒有經歷過的東西，好像她已在這寺院裏過了整整的時間。她

覺得很平靜，希望好像在她周遭翔舞。

她在一家在開倫泰恩街的時髦旅館底飯店裏吃了午膳……她一點也不覺得惱恨，雖然她不住到一家第一等的旅館裏去是很稚氣的。回到了她底房間裏，她卸了衣飾，並且，這是爲了不平常地豐盛的一餐和她所喝的酒而引起的懶散狀態，她便橫陳在沙發上睡熟了。一覺醒來已是五點鐘了。她並不很想起來。平常在這時……在這時候她總做些什麼，假如她不到維也納來？假如他不復她底信——假如她不寫信給他？假如他沒有受那個勳章？假如她絕不會在那畫報上看見他底肖像？假如沒有什麼事情使她記念起他底存在？假如他祇是個不足取的著名的鄉下歌隊裏的提琴手？這些真是何等奇怪的思想！那麼她難道祇因爲他是出名了之故而愛着他嗎？這些思想是什麼意思？真的，她可真個對於他底提琴演奏有些兒興味嗎？……假如他沒有成名，不會爲人家所欽仰，那麼他會得使她更愛些嗎？在那種情形之下，她會得覺得她更接近他些，更與他有些連系；在那種情形之下，她不會對於他有這樣的

不定底情緒，他也一定用不同的態度來對待她。因爲，真的，他是很嬌媚而……她這時覺得了……這天一定在他們中間有了什麼東西，分裂了他們。不錯，那除非就因爲他是全世界聞名的一個男子，而她不過是一個從鄉間來的拙陋的小婦人。忽然，她想起他站在博物館裏底畫廊裏，當她講述她底在小城中的生活故事時，他眼望着窗外；她記得他怎樣寥寥地對她說了幾聲再會，怎樣他別她而去，實則，簡直是從她身邊逃了去。那麼，她自己可會感到什麼當一個婦人在心愛着的男子面前所覺着的情感嗎？當他和她說話的時候，她會覺着快活嗎？當他站在他身邊的時候，她可會想吻他嗎？……那倒也未必盡然。而現在——她可欣喜着她要和他一同消度的晚上的情景麼？想到在兩小時後就可以再看見他的時候，她可覺得欣喜嗎？她可有權力能單單表現了願望，就可以把她自己移轉到她中意的地方去，在那時候，她不會甯願在自己家裏，同着她底孩子，在葡萄籬間散步着，沒有恐慌，沒有紛擾而意識清明地像一個好的母親和可敬的婦人以替代這樣地在旅館裏的不舒適的房間

裏，在憂愁的沙發上，不息地，然而沒有什麼希望，等候着下一點鐘嗎？她想起了那她只關心着她底孩子，那家庭，和她底課程的時候——她難道還沒有滿足，差不多可以說還不快活嗎？……

她看着四周。這個空房間，醜劣的塗拭着藍白色的牆，天花板上的塵埃底斑點，半開着門的壁廚，這些在她都好像是最可憎的。不，那是沒有她底地方了。於是她也很不愉快地想起了在那時髦旅館裏的午膳，也想起了她底在城裏逍遙，她底疲倦，那風和灰塵。她好像她已經像一個浪人似地漫遊了一回。於是她有了另一個思想：家裏怕不要有什麼事變罷！——弗利茨也許發熱了；他們會打電報到維也納給她底表姊的，或者他們也許竟會得來找她，他們一定不能找着她，那麼大家都會曉得她已像一個不名譽的人那樣爲了要便於達到目的而撒了謊了……這是可怕啊！她還有什麼顏面回家去見他們，她底嫂子，她底大伯，愛麗，她底長成了的姪兒李却……全城當然會立刻知道了這個消息……露比烏斯先生！不，當然她不會預料到

這些事情！總之，她把這事情處理得多少幼稚，多少純拙，因此便是這樣一些些小事情也會洩漏了她。她不會稍微地想一想這些事情嗎？她難道祇被一個要再見一次愛米兒的思想侵襲着，因此而冒了一切的危險……她底音樂館地不會失去了，假如這真相傳了出去。……這真相……可是傳出什麼來？出了什麼事了？她應譴責自己些什麼？用着一種意識清底慰安的情感，她敢於回答：『沒有什麼事。』况且，還來得及……她可以立刻趁七點鐘的火車離開維也納在十點鐘回到家，到她自己的安樂的房間裏，和她底愛兒……是的，她可以；弗利茨一定並不在家裏……但是她可以帶他回來……不，她不會這樣做，她不願立刻就回家。……現在不能這樣做——明天早晨走那才是儘夠了。那天晚上她一定要對愛米兒說再會……是的，她應當立刻告訴他明天一早她就要回去，而她到維也納來的唯一目的便是再握一握他底手。是的，這樣說最好。

啊，他可以伴着她到旅館裏；而他又可以甚至在花園飯店裏和她用晚飯……而

她可以像來時一樣地走開去……此外，她可以從他底行爲上看出他究竟對她的感覺怎樣；她應當自己嚴守着，甚至冷淡着；做這種動作，這在她是很容易的，因為她覺得十分的平靜，她好像她底一切希望似乎又沉睡着了，她有着一種好像決定了依然要受人尊敬似的感覺。在少女時代，她會抗拒了誘引，她會忠於她底丈夫，她底寡婦時代也不受襲擊地過到如今……不錯，這事情底大概是這樣的：如果他要她爲妻，她是很願意的，但她要用同樣的莊嚴拒斥了任何大胆的提議像……像……十二年前；當他將他底在聖保羅寺後面的窗指示給她看的時候。她站了起來，舉起手來伸了個懶腰，於是走到窗口。天這時已還是陰罩着，雲都從山上移動下來，但暴雨却已經停了。

她預備着出去了。

七

蓓爾達從旅館裏出來，走不到幾步路，天便下雨了。在她底張開着的傘下，她自己好像是被掩護着以抵抗那些她要遇到的路人底可厭的注視。一陣芬芳撒布在空氣裏，好似雨把鄰近的樹林底馨香帶在空氣裏，流遍了全城。這時蓓爾達完全將她自己委身於散步底愉快；甚至她出外底目的在她心眼之前，也祇顯得冥漠地好像霧裏着花。終於她這種變易着的情感底浪費底結果，使她疲倦得索性不再覺得什麼了。她沒有恐慌，沒有希望，沒有目的。她走過了花園，穿過了圓場，欣味着較長的樹木底溫潤的芬香。在上午她完全沒有注意到在一排紫蘿蘭花裏是什麼都美麗

的。一種思想使她唇邊動了微笑：她走到花店裏買了一小束紫羅蘭。當她把花摸到唇邊，身上覺着好一陣溫柔，她想起了在七點鐘行駛向家裏去的列車，她樂着，好像她已經騙過了什麼人似的。

她慢慢地對角走過了橋，她記起幾天之前她會怎樣穿過這座高橋，爲了要到她底舊宅底鄰右和再一看愛米兒底窗。在這橋上，來往的運輸底羣衆是數目很大的，兩條河，一條從城外流進城來，另一條從對方來，至此合流而去；各種車輛都馳過；空氣裏回響着鈴底震搖聲，口笛呼哨聲和趕車人底叱叫聲。蓓爾達想站住，但被後面的人推着向前。

忽然她聽見一個口笛聲，就在身旁，一輛車驅過來了，一個頭倚出在車窗外……這是愛米兒。他做了個手勢邀她上車。有幾個人立刻注意了，好像頗想聽聽這少年人向這個要上他底車的夫人說些什麼話。

『你進來嗎？』愛米兒低低地問。

「進來……？」

「什麼，不錯，天下着雨呢，你瞧！」

「不錯，但我甯可走着，如果你不介意。」

「隨你的便，」愛米兒說。

他馬上跨下了車，打發了車夫。蓓爾達有些吃驚地看見大約有五六個人圍住着她，想看看這種特別的事情還有怎樣的下文。

「來，」愛米兒說。

他們很快地穿過了街，便遠離了羣衆。於是他們在維也納河邊的行人較少的街上慢慢地走着。

「爲什麼，愛米兒，你沒有帶着傘來！」

「你願意讓我遮在你底傘下嗎？等一等，不要這樣。」

他從她手裏奪下了傘，撐蔽着兩個人，把他底手臂摟在她底手臂之下。現在她

覺得這真是他底手臂，於是大大地悅意着。

「鄉下是，不幸地，談不到了，」他說。

「多可惜。」

「好，你在這整天裏做了些什麼事？」

她告訴他關於那個她所會去用午膳的時髦飯店。

「啊，爲什麼我不早知道？我想你是和你底表姊去吃飯的。我們可以，真的，一塊兒用這樣一餐快活的午膳！」

「你有着這許多事情要做，我敢說，」她說，稍微驕傲着她能夠在她底語氣裏加入一些冷刺。

「是的，那不錯，在下午，真的。我要去聽半個歌劇。」

「哦，那是怎麼的？」

「那是一個年青作曲家和我一起——那是一個很有天才的人。」

她聽了這些話很滿意着。他原來是這樣消磨了他底下午的。

他站住了，並不讓她底手臂放下去，看着她底臉。

「你可知道你出落得美豔得多了？是的，我真不是說着笑話！可是，告訴我，第一就要老老實實地告訴我，你怎麼一想才寫信給我的。」

「什麼，我早已告訴你了。」

「那麼你可曾在這許久以來想念過我？」

「許多次了。」

「你結婚之後，也想念過嗎？」

「的確，我常常想起你。你呢？」

「時常，真是時常想起的。」

「但是……」

「哦，什麼？」

「你是個男子，你瞧！」

「是的——不過那是什麼意思？」

「我想你一定已經戀愛過許多婦人了。」

「戀愛過……戀愛過……是的，我想我會經有過。」

「可是我，」她很興奮地說，好像這句話是太真實得心裏約制不住了；「我除

了你沒有愛過一個人。」

他抓着她底手湊到他到唇邊。

「我想我們還是讓牠不解決的好，」他說。

「你瞧，我替你帶了些紫羅蘭來。」

他微笑着。

「這些花可是拿來證明你告訴我的是老實話嗎？無論是誰都會想，從你說那些話的語氣看來，你從我們早晨相見之後沒有做過別的事，只是替我採着或是買着這

些紫羅蘭。然而，多謝了！現在你告訴我，爲什麼你不願意坐車？」

「啊，你知道，徒步是這樣地有味。」

「可是我們不能老是徒步着……我們同去吃晚飯罷，好不好？」

「是，我願意——譬如，就在這裏找一家飯店罷，」她忽急地說。

這時他們正走過一條較靜的街，天色暗下來了。

愛米兒笑着。

「哦，不，我們要把事情處置得比那樣更安樂些。」

蓓爾達垂下了眼。

「可是，我們總不要像陌生人似地同坐在一張桌上，」她說。

「當然不。我們而且還要找一個簡直沒有別人的地方去。」

「你想着什麼？」她問，「我不做那種事情！」

「隨你底意，」他回答，聳着他底肩。「你肚子餓了嗎？」

「不，不餓。」

他們都靜默了一會兒。

「過幾天我可以認認你底孩子嗎？」他問。

「當然可以，」她回答，很快活着；「無論什麼時候，你高興就行。」

她於是對他講弗利茨，後來又說到她底家庭。愛米兒有時也插入一個問題，他隨即曉得了那個小城裏的一切事情，下至克林格曼底心思，那也是她告訴他的，她說時笑着，但却有着某種滿意。

街燈明了；光線閃爍在水淋淋的鋪道上。

「我底親愛的姑娘，我們不能整夜地在街上閒走，你想，」愛米兒忽然說。

「不……可是我不能和你……走進一家飯店去……你試想，我也許會碰到我底表姊或別個人！」

「你放心，沒有人會看見我們。」

他很迅速地走進了一扇門，收下了傘。

『你要做什麼，那麼？』

她看眼前是一所大花園。近牆處，那裏張着帆布的天幕，有許多人坐在桌子邊進晚餐。

『那邊，你要到那邊去嗎？』

『不，跟我來就是了。』

就在這門底右方，另有一扇小門，那是半掩着的。

『走進這裏來。』

他們走進在一條狹狹的，燃着燈的過甬，兩旁是一排一排的門。一個侍者鞠了躬，在他們前面引導，走過了盡數的門。他開了最後一扇門，讓這兩個客人進去，又替他們把門掩上了。

在這間小室底中央安放着一隻預備三個人坐的小桌子；靠牆有一隻藍天鵝絨的

沙發，對面牆上掛着一面金鑲邊的橢圓鏡子，在這鏡子前面，蓓爾達除下了她底帽子，當她這樣做的時候，她看見鏡子上塗抹着兩個人名字，伊爾馬和路提。同時她從鏡裏看見愛米兒走到她背後來。他將手按住了她底臉，將她臉勾轉着向他，在她嘴唇上吻着。於是他旋轉身去，並沒說什麼話，按着鈴。

一個很年青的侍者立刻走了進來，好像他曾站在門外似的。他受了他底吩咐，便又出去，於是愛米兒坐了下來。

「喂，蓓爾達！」

她轉身向他。當她在他身邊的沙發上坐下的時候，他溫存地用手將她握住了。她機械地將她底另一隻手撫掠着頭髮。

一個較老的侍者進來，於是愛米兒在菜單上挑選着。蓓爾達一切都表示與他同意。那侍者出去之後，愛米兒說：

「我要不要問這句話：爲什麼我們這些事情不遭逢在今天以前？」

「你這樣問有什麼意思？」

「你早先爲什麼不寫信給我？」

「是，我會的……假使你早一些受到那勳章！」

他舉起她底手來吻着。

「不過你是常到維也納來的！」

「啊，不。」

他抬起頭來看着她。

「那麼你底信上好像說着這樣的話！」

「她於是想起了，不覺紅暈了臉。」

「哦，是的……常到……最近的一次在這裏是星期一。」

侍者端進了沙定魚和醃鱈，又退了出去。

「是，」愛米兒說；「那或許是最適當的時候。」

「什麼事情適當？」

「我們應當早已重又會見過了。」

「啊，我時常想念你的。」

他好像沉思着。

「或許當時事情這樣地發生了也是很好的，」他說，「因為這個緣故，那回憶便這般甜美了。」

「是的，甜美的。」

他們都寂靜了一會兒。

「你可記得……」她說，於是她講到從前，講到他們在公園裏的散步，講到她進音樂院的第一天。

他點着頭以答應她所說的一切，手臂擱在沙發背上，輕輕地撫着她底披旋在頭背上的髮辮。有時他說一兩句話。後來愛米兒想起了些她已經忘記了的事情；他想

起了一次較遠的外遊：在星期日早晨的渣拉泰爾之行。

『你可還記得，』她說，『我們怎樣……』她進疑着說——『有一次差不多互相戀愛着？』

『是的，』他說。『可是誰知……』

他或許正要說：『假如我娶了你或許我會更好些。』——但他並不說完這句話。

他娶了香檳酒。

『我嘗香檳酒，』她說，『還不很久。最近一次是在六個月前，在我底大伯五十歲做壽的筵席上。』

她想起了在她大伯家裏的一羣人，很奇怪，現在看來這些都好像隔得很久了——這全個小城和住在那裏的人。

年青的侍者拿進了一冰筒的酒。這時蓓爾達覺察到愛米兒一定會屢次和別個女

人在這裏的。然而，她以為這是一樁可容忍的無足重輕的事。

他們接着酒杯飲着。愛米兒擁抱着薩爾達，吻着她。這一吻使她想起了些事情……這吻好像什麼？……像她在少女時代所受到過的吻嗎？……是她丈夫底吻嗎？……不是……於是她忽然悟到這是確像她底姪兒李却最近所曾施於她的吻。

侍者拿了菓子和麵餅進來。愛米兒替薩爾達在一個盆子裏放了些椰子菓和一把葡萄。

「你爲什麼不說話？」她問。「爲什麼你讓我一個人說話？你要知道你可以告訴我許多話！」

「我？……」

他慢慢地啜着酒。

「什麼，是的，關於你底旅遊。」

「天老爺，一個城正和別個城一般。你要注意着，真的，我是絕少爲自己底趣

味而旅遊的。」

「當然，真的。」

在這許多時候，她絕不會想到這個人是愛米兒·林特巴赫，著名的提琴家，她是和他同坐着；於是她覺得被迫着似地說：

「不錯，你就要在維也納演奏了。我很高興聽聽你。」

「沒有一個鬼會來攔阻你這樣做，」他乾燥地回答。

她心裏想起如果聽他演奏，不在音樂會裏，而祇是爲了她一個人，那是一定很旖旎風光的。她幾乎想這樣說了，但旋即她覺得這樣差不多就是說：「我要跟你去，」——那麼，誰敢說，或許她就要跟他去了。這對於她是照從前一樣地容易，假如她多喝了些酒……然而，並不這樣，今天的酒對於她的作用却和平常不同了——這並不是一種使她覺得更稍微歡喜些兒的淺醉；這是更好，更可愛的陶醉了。這並不是淺淺幾滴酒使她如此的，這是因了他底親愛的手底撫觸，當他摸弄着

她底額角和頭髮的時候。他坐在她旁邊，把她底頭曳倚在他肩上。如果她這樣地睡熟了，夠多麼愉快啊……是的，真的，她也不再希望着什麼了……於是她聽得他低聲地叫着：『親愛的。』……她輕柔地全身顫動了。

這爲什麼是第一次？這種情形她不能在從前都受到過嗎？她可曾在她從前所經過的種種事情中，感到過一些兒生活嗎？……況且，她現在所做的事情並沒有什麼不好……在她底眼皮中覺得一個年青人底呼吸，這是多麼甜蜜！……不，不是——不是一個年青人底呼吸……是一個情人底……

她已經閉攏了眼睛。她一些也不想再睜開來，她一些也不想知道她是在什麼地方，或是她正和誰在一處……這到底是誰……李却嗎？……不……那麼她可是睡熟了嗎？她和愛米兒在那裏……和誰？……可是這個愛米兒是誰？……要明白她是和誰在一處，這是何等地困難！……在她眼皮上的呼吸是一個她少女時代戀愛着的男子底呼吸……而同時，又是一個要舉行音樂會的著名藝術家底……而，同時，又是

一個她不看見了幾千日的男子底……而，同時，又是一個祇和她一同坐在飯店裏，在這時候，可以儘他底意對付她的紳士底……她眼睛覺得他底親吻……他是何等地溫柔……又何等俊美……但究竟他底相貌怎樣？……她祇要張開眼睛來就可以很清楚地看見了……但是她甯願冥想着他的相貌，而不一看。……不！多麼可笑——爲什麼，那一些也不像他底臉！……真的，這是一個年青侍者底臉，他是剛在二三分鐘以前走出這房間……但是愛米兒底相貌究竟怎樣的呢？……這樣的嗎？……不，不，真個不，這是李却底相貌……去……去……去……她難道這樣的低賤嗎，當她……和他在一處的時候却祇想起了別個人？……祇要她張開眼睛來！……啊！

她猛急地搖着頭，這樣幾乎推開了愛米兒——於是她睜大了眼。

愛米兒注視着她，微笑着。

『你愛我嗎？』他問。

她將他曳在懷裏自動地吻着他……這是那天底第一次，她自動地吻着他，做着

這樣的事，她覺得她已經不依照着她底早晨的決定做了……她試想她底決定是怎樣的……無論如何不要自己讓步；反對自己……是的，那的確有過一時是她底意志，但是爲什麼？因爲她和他愛着，又真又切；而她所等候了好幾天……不，好幾年的那個時候已經到了！

他們底嘴依舊相接着……啊，她指望着在她身上覺得他底兩臂……肉體和靈魂都做了他底。她不願意他再說什麼話……他可以把她曳進他懷裏……他會得覺到沒有別個婦人能像她這樣地戀愛他……

愛米兒站了起來在這小房間來來去去地踱躑了一會兒。蓓爾達又將她底香檳杯舉到唇邊。

「沒有了，蓓爾達，」愛米兒說，用一個很低的語調。

是的，他是對的，她想。她真個正做着什麼事？她可是正使她自己喝醉嗎？可是有什麼需要於醉嗎？總之，她是無人可管束，她是自由，她是年青；她終於決定

了去嘗試歡樂。

『我們應當想走嗎？』愛米兒說。

蓓爾達點着頭。他幫她披上了外衣。她站在鏡子前面將針簪住了帽子。他們走了。年青侍者站在門口；他鞠躬送着。大門口已停着一輛馬車；蓓爾達走了進去，她並未聽得愛米兒怎樣吩咐那馭者。愛米兒在她身旁坐了。兩人都靜默着；他們互相偎倚得緊緊地。車馳行着長長的路程。愛米兒住在那裏呀？不過，也許，他存心叫馭者繞着圈子走。無疑地，因為曉得這樣地在夜裏同車是何等愉快。

車停了，愛米兒走了出來。

『把你底傘遞給我，』他說。

她把牠遞了出去，他張開了。於是她走出了車，他們便同藏在響着雨聲的傘下。這可是愛米兒所住着的街嗎？門開了；他走進了大廳，愛米兒拿了一支門房遞給他的蠟燭。在他們之前是一架精緻的寬闊的扶梯。當他們走上第一層樓，愛米兒

開了一扇門。他們穿過一間前廂，到了一間會客室。愛米兒將手裏的蠟燭燃點了桌上的兩支；於是他走向蓓爾達，她是還好像等候着似地站在門口，帶她走了進來。他從她帽子上抽出了簪，將她底帽子放在桌子上。在兩支燃燒着很微弱的蠟燭底不穩定的光線裏，蓓爾達祇能看見有一些彩色畫掛在牆上——她一看却都是王和后底肖像——在一邊，有一隻披着波斯毯子的長椅，近窗處有一架直立的比牙琴，琴蓋上安放著許多裝着框子的照片。在比牙琴底上面。掛着一幀畫，但蓓爾達却看不出是畫的什麼。那邊，她看見兩幅紅色的帷帳在一扇門邊垂下着，那扇門是半開着，穿過闊闊的摺襞，可以看見裏面的白色的閃耀着的東西。

她不能禁勒這問話了……

『你住在這裏嗎？』

『對了。』

她直視着面前。桌子上有一對小玻璃杯，一個酒罇盛着些飲料，和一個小飾

架，裝着些菓子和麵餅。

「這可是你底研究室嗎？」蓓爾達問。

她底眼睛機械地尋找着一個提琴演奏家用的桌子。愛米兒把他底手臂圈上她底腰，擁她到比牙琴邊。他坐下在奏比牙琴的凳上，將她抱在膝上。

「我應當立刻向你認錯，」他對她很簡單地，幾乎是很乾燥地說，「我的確並不住在這裏。這是祇爲了我們底緣故……所以我……一刻兒工夫，……我很以爲這裏很謹慎的……維也納……你是曉得的，是一個小城市，我不願意在夜裏帶你到我家裏。」

她懂得了，但並不全滿意。她抬起眼來。現在她以看得出那掛在比牙琴上面的畫片底輪廓了……這是一個裸體的女像。蓓爾達有一個好奇的願望想將這近在手頭的畫看個明白。

「那是什麼？」她問。

「這並不是一件藝術品。」愛米兒說。

他擦了一支火柴，舉了起來，讓一縷光明在這畫上。蓓爾達看見這祇是一幀很惡劣的塗抹，但同時她覺得畫上的那個大胆的笑眼的婦人正在下瞰着她，在火柴熄滅之時她私喜着。

「你可以在這比牙琴上彈幾曲給我聽，」愛米兒說。

她奇怪着他底舉止底冷漠。他難道沒有覺得她是同他在一處嗎？……但是，在另一方面，她自己可曾感到什麼特殊的情感？……不……一種奇怪的悲哀好像從這房間底每一隅流出來……爲什麼他不帶她到他家裏去？……這是那一種房屋，她奇怪着……她這時悔着沒有再多喝些酒——她願意她並不這樣的清醒……

「喂，你肯彈幾曲給我聽嗎？」愛米兒說。「你想我多久不聽你彈奏了。」
她坐下來彈奏了一下。

「真的，我全都忘了。」

「啊，試試看！」

她很輕軟地彈着許曼底 albumbratt，於是她想起了幾天之前，怎樣在深夜時分，坐在家裏卽席彈奏，而克林格曼在她底窗前來來往往地躡着。她不禁想起那個說他房間裏有一幀穢褻畫掛着的傳聞。於是不自主地，她又抬眼看那掛在比牙琴上的裸女畫，但這時那個人好像注視着空處了。

愛米兒已經移了一隻椅子坐在蓓爾達底身邊。他把她攙過來吻着她，而她底手指第一次續彈下去，後來靜靜地休止在鍵上了。蓓爾達聽得兩聲打着玻璃窗，一種好像在家裏的感覺來到她心頭。

於是她覺得好像愛米兒正舉起她來抱着她。不容她離開他底手臂地，他已經站了起來慢慢地帶她出了這房間。她覺得她底右手擦着了那帷帳……她儘是閉着眼睛；她在她底頭髮上感覺到了愛米兒底涼涼的呼吸……



他們出來到街上的時候，雨已停了，但空氣裏却滲透這一種奇怪的溫軟和濕潤。大多數的街燈都已熄了；在街角上的那盞燈是亮着的最近的一盞；好像天上依舊有重雲籠罩着似的，深暗垂降在全城。愛米兒把他底手臂摟住了她；他們在寂靜中走着。從一個寺院底塔上一口鐘敲響了——一下。蓓爾達吃驚着。她相信時候一定已近天明了，但此刻她心裏却快活着這樣地在沉靜的軟軟的空氣裏倚在他底手臂上，默默地閒行着度過這幽夜——因為她很愛他。

他們走到了一個廣大的方場，聖查埋寺就在他們面前。

愛米兒招呼了一個車夫，他正在他底敞車底脚踏板上睡熟了。

「如此好的夜色，」愛米兒說，「在我送你到旅館之前我們還可以溜一會兒——好不好？」

車開了。愛米兒已除下了帽子，她便拿來放在她底膝間，這也是一種給她愉快的動作，她向愛米兒斜睨了一眼：他底眼睛好像在看着遠處。

「你在想些什麼？」

「我……我老實說，蓓爾達，我正在想着那歌劇裏的一支曲子，那是我對你說起過的人在今天下午向我表演的。但我可不能將牠校得很準。」

「你這時却想着曲子……」蓓爾達說，微笑着，但在她聲音裏却帶着些譴責的口氣。

於是又寂靜了。車慢慢地沿着冷靜的圓場駛行，過了歌劇院，博物館和公園。

「愛米兒？」

『你要什麼，我底愛？』

『到底什麼時候我有機會可以再聽到你底演奏？』

『我今天就在音樂會裏演奏過了，真的，』他說好像這是說着玩的。

『不，愛米兒，我底意思不是那樣——我要你只替我一個人奏。你就奏一次夠了……你肯不肯？對不起！』

『好的，好的。』

『這一定對我很有意味的，我還要請你知道要在屋子裏除了我之外沒有別人聽着。』

『一定這樣。但這時不要想着這些事。』

他語氣這樣堅決地說着：好像他是在抵禦她什麼事似的。她不解何以她底請求會使他不滿意，她接着說：

『那麼決定明天下午五點鐘在你家裏，這樣約定好不好？』

『是的，我真奇怪你何以喜歡到那裏去。』

『啊，真的我將去。在你家裏比在今天晚上我們所去的地方一定更好些。今天我們要一同消磨了晚上嗎？你可知道我正在想要不要去看看我底表姊……』

『但是，最親愛的，我們不要清清楚楚地劃出一個一定的節目單來罷。』

說着這話，他把他底手臂勾住了她底頸項，好像他要她感覺那語氣裏所沒有的溫存似的。

『愛米兒！』

『哦？』

『今天我們可以合奏克羅周琴曲——至少也可以奏一個徵急調。』

『但是，親愛的孩子，我們談音樂也夠了；我們不談這個罷。我，我已經很相信你是很宏大地對於音樂有興趣了。』

他又這樣曖昧不明地說，從這種態度裏，她簡直不明白他底意思還是真個和他

所說的那樣呢，還是故意諷喻地說着。然而她却不敢動問。同時她底想在那時候聽他演奏的企望強烈得幾乎使她很苦痛了。

「啊，這裏已經近了你底旅館，我瞧！」愛米兒叫喊起來；於是好像他全忘了他要在送她到旅館之前和她再溜一趟車似的，他向車夫說了她底旅館底名字。

「愛米兒——」

「什麼，親愛的？」

「你還愛着我嗎？」

他把她擁緊了，吻着她底嘴唇以替代答話。

「告訴我，愛米兒——」

「告訴你什麼？」

「但我知道你不喜歡任何人問你得太多了。」

「不打緊，我底孩子，無論什麼話，你喜歡問就儘問。」

「你怎樣……告訴我，你平時在上午常做些什麼事？」

「哦，我用各種方法消磨了我底上午，譬如，今天，我在萊享非爾寺裏的海藤彌撒裏耍了一個提琴獨奏。」

「真的麼，當然，我至遲等到明天早晨一定可以聽你底演奏了。」

「如果你願意，但這真的是不值得紛擾的……這是說，那彌撒本身，真的，倒是很美麗的。」

「你怎麼會到萊享非爾寺裏去演奏的呢？」

「這是……在我這方面原是一種善心底行動。」

「爲了誰？」

「爲了誰……哦，爲了海藤，當然。」

她好像覺得一陣苦痛底顫震。這時她覺得在這事件和他底參加萊享非爾寺彌撒之間有着一種特別關聯。或者在這個彌撒裏有什麼女人唱着，她……啊，到底她曉

得了些什麼？……但她要到那寺裏去，是的，她一定要去……她不能讓別個婦人佔有愛米兒！他是屬於她的，祇屬於她一個人……他會這樣向她說，真的……她想找一個方法將他抓緊了……她有，她自己對自己說，這許多不盡的溫存對待他……她當保留起她底全部情愛給他一個人……她要整個兒地把他捲進在她底情愛裏……他不能再有一些對於別個婦人的企望……她要搬到維也納來，每天和他在一處永遠和他在一處。

「愛米兒——」

「哦，你有什麼事，親愛的？」

他旋轉來看着她，不寧靜地。

「你愛我嗎？好天爺，這裏我們已經到了！」

「真的嗎？」愛米兒驚異着說。

「是的，——那邊，你看見嗎？——那就是我底住所。你告訴我罷，愛米兒，

請你再告訴我一次——」

「是的，明天五點鐘，我底愛人。我很高興。」

「不，不是那個……告訴我，你可——」

車停了。愛米兒在蓓爾達身邊等候着直到門役出來開了門，於是他用最規矩的禮式吻了她底手，說：

「明天再會，夫人。」

他驅車而去。

這一夜蓓爾達睡得很甜。

當她醒來，晨光已在她四周流閃了。她想起了昨夜，她很歡喜着那她所幻想着以爲很艱難，幾乎很擔憂的事情居然做過了，而又居然很平安很愉快。於是她又覺到一陣騰於底震顫，當她想起了她底親吻，那是一些兒沒有初次冒險底羞怯的。她一些兒不覺得心裏有所後悔，雖然她曉得在這種像她所經歷過的事情之後，習慣上

總是要懺悔的。像『罪惡』和『情史』等字樣也都在她心裏經過，但沒有能夠在她底思想中逗遛，因為牠們都好像是毫無意義的。她很自信她對於愛米兒底溫柔的報答恰如一個完成了戀愛藝術的婦人，她又很快活着想到那一切的別個婦人所受到的夜和沉醉底經驗底結果，也居然從她底情感底深處降臨給她了。她好像昨夜在自身發覺了一個天賦，關於牠底存在，她却從來不會得到過什麼預示，她覺得一種微細的後悔的情緒在心中顫動，因為不會早一些好好地利用這一種天賦。她記得一句愛米兒對於她底過去的問題，因此之故，她並不會覺得心中激震得如她應當的那樣劇烈。現在，當她心中想起，與那當她賭着咒說她已老老實實地告訴他，而他還不能相信的時候同樣的微笑又顯現在她唇邊。於是她想到他們底下次相會，她幻想着他會怎樣地迎受她而護持她走過他底房間。她有一種思想以為她應當在舉止之間裝出好像在他們之間還不會有過什麼事情似的。他一次也不會在她底眼光裏看到昨夜底回憶；他可以重新再獲得她，他可以向她求愛——不單是用說話，而也可以用他底

音樂……是的……這上午她不是要去聽他演奏麼？……真的——在那寺裏……於是她想起昨夜曾侵襲了她的忽然的嫉妬……是的，但是爲什麼呢？……現在她覺得真是很荒謬的——去嫉妬一個參加彌撒唱歌的歌女，或是什麼別個婦人。但無論如何，她應當到那寺裏去。啊！去站在寺院裏的幽暗的光裏，不被他看見而又不能看見他，祇聽着他底演奏，那是會從歌席上洋溢下來給她的，這一定是多麼美妙啊。於是她覺得她好像歡喜着一種新的溫柔底期望，那是從他那裏來給她而他自己所沒有知道的。

她慢慢地起來，穿了衣服。一陣溫和的思家之情在心裏升起來，但這差不多是沒有力的。她甚至覺得想起了這情緒也是一種煩惱。況且，她並不覺得對於那些事情有一些兒後悔；反而她還驕傲着她所曾做的事。她覺得她自己完全地像是愛米兒底人了；一切的在他來臨以前分佔在她底生命裏的東西都消損了。如是他要求她應當再活一年，與他同度這個夏季，然後她應當死去——她也會順從他的。

她底披散的髮垂曳在她肩上。種種記憶湧上她底心頭幾乎使她步履踉蹌。……

啊，天啊，爲什麼這些事情來得這樣遲，這樣遲呢？但是其實還有許多時候在她前面——還有五年，十年，她可以依舊保持着美貌……啊，假使他們在一起，那麼爲了他底關係可以說是還有很長的時間，因爲他也會和她同時改變了容顏的。於是那希望又飛越過她底心裏：他是否要她做妻子，他們是否要同居，同旅行，夜夜同床——但是現在她自己覺得有些羞赧了——這是爲什麼，這種思想常常到她心裏來？然而，同居，難道這就沒有別的意思嗎——大家相愛護着，可以互相無話不談嗎？是的，她第一應當做他底朋友。這是她要在晚上第一樁告訴他的。這天他總一定要告訴她一切的話了，告訴她關於他自己的事；他一定會在她面前將他底全生命展示出來，從他們在十二年前分別的時候直到——當她追索着思緒的時候她不禁驚異了——直到昨日早晨——……她會在昨晨第一次重見他，在這一日間她是這樣完整地變做了他底：除他之外，她簡直不能想一些別的東西；她也不再是一個母

親……不，除了是他底愛人之外，一切都不是了。

她走出來到這夏日底光亮裏。她覺得街上的人比平常遇到得更多，大多數店鋪都關了門——不錯，今天是星期日！她卻並不會想到。現在這也是使她悅意的。她隨即碰見了一個很瘦的紳士，他敞着胸穿着他底外衣，在他旁邊走着一個有很黑的笑眼的少女。舊爾達不禁想起她和愛米兒看起來也恰像這一對一樣的……於是她又幻想到不但在夜底黑暗裏，而，像這兩個人所做的似地，堂堂皇皇地在白晝，他們手臂挽着手臂，眼睛裏閃耀着快樂和歡笑，這樣地閒遊着一定是何等地美麗。屢次當一個紳士走過她而對她臉上着了一眼的時候，她覺得好像她懂得這一眼底語意，似乎是一件她覺得新鮮的東西。有一個男人用一種嚴重的表情注視着她，他好像說：好，你也正像別個一樣！隨後又走來了兩個年青人，當他們看見她的時候，便停止了他們底互相談話。她覺得好像他們很明白地曉得昨夜有過什麼事情了。於是另一個走過了，他好像很匆忙着，他迅速地向她丟了一個斜眼，那好像在說：爲

什麼你這樣騙人似地在這裏走，好像你是一個正經婦人？昨天夜裏你是在我們之中的一個人底懷抱裏。很清晰地她在她心裏聽得這句表白：『我們之中的一個，』她便不禁有生以來第一次地沉思到一切的走過的男子真的是男子，一切的那種婦人真的是婦人；他們相求相戀，假使他們是如此地願望着，他們便可以互相找到手。她覺得從昨天底那個時候以前她是個另立的婦人，一切的別個婦人都對她有着祕密。

而現在她也被包括在這些婦人之中而可以和他們談話了。她試想回憶她結婚之後的一時期，她心裏覺得這時期真不外乎一些失望和羞澀。很冥漠地在她心裏湧上了某一句——她可記不起究竟是會讀到過的呢還是聽到過的——那是：『真的，到底這總是一樣的。』她好像她自己更比這欄人那寫或說這句話的人，不論是男的或女的，——靈敏得多。

她隨即注意到她正走着昨天早晨走過的那條路。她底眼望着一支廣告柱，柱上張着一個愛米兒也參加一份的音樂會底佈告，她很快活地站在柱前。一個紳士站在

她旁邊。她微笑着想：假使他曉得我底眼睛是看着那昨夜曾做了我底情人的名字上……忽然她覺得很驕傲了。她看她所做的事情好像是獨一無二的。她不很想像到別個婦人也有這同樣的勇氣。她漸漸地穿過公園，那裏遊人比昨天多了不少。她又看見那些孩子們在玩耍，女師傅和看護女在閒談着，讀着書，或是縫織着活計。她特別注意一個很老的紳士，他一個人在日光下找個位子坐了；他看着她，搖着她的頭，用一縷頑強不動的眼光跟着她。這回事生出了一個最不快活的印象給她，她覺得看着這老人便有了一種受了傷損底感覺。但當她機械地回轉去看，她看見他凝視着照着日光的沙礫而依舊搖着頭。她於是，曉得這是由他底老年，於是她自問愛米兒可也有一天要變成這樣一個坐在日光裏搖着頭的老紳士嗎？於是立刻她瞧見她自己在他旁邊走着，在家鄉的栗樹蔭路上，但她是正如現在那樣年青美貌？而他却已在一隻殘廢椅上被車着走了。她微微地戰抖着。假使露比烏斯先生曉得了……不，——決不，他決不會相信她這事情的！如果他早料到她有做這種事的行為，他

不會招呼她上露台去敘談，告訴她他底妻子想離開了他。……

這時她驚異着在她看來是她底生命底大繁茂的事情了。她有一種印象，似乎她生存在這樣的別個婦人所沒有的許多複雜的關係中間。而這種感覺之由來還要歸之於她底驕傲。

當她走過一羣孩子，這裏有四個是穿著得絕對相同的，她想何等奇怪，她竟未曾有一回想到昨夜의 歷險或許可能有結果的。但昨夜在一間奇怪的房間裏的狂蕩的擁抱之中所發生的事情和一個將來準有一天會稱她『母親』的生物的連系好像尙在一切可能性底圍牆以外。

她離去了公園，走上了到萊享非爾街去的路。她想愛米兒這時候可想到她正在到他那裏去。他早晨第一個思想可是想着她。現在她似乎覺得，她底幻想已經預先很不相同地描畫過了她所曾經過的一夜之後的那早晨了。是的，她會幻想着這好像是一個互相呼醒的早晨，胸壓着胸，唇接着唇。

一隊兵士向她走來，兵官們在旁邊鋪道上走着；其中的一個輕輕地推開她，當他走過的時候，他很有禮貌地說：

『對不起。』

他是個很俊美的人，他並不對於她再有所注意，這使她有些兒煩惱。她又不自主地有了一個思想：他也有一個愛人嗎？忽然她很確定地曉得他昨夜也和他所愛的女孩兒在一處，他也祇愛着她，他和別個婦人的關係也自己檢束得如愛米兒那樣的少。

她現在到了寺前了。大風琴底音調湧漲到街上。一輛車停在那裏，一個馬夫在車箱裏。那輛車怎麼會在那裏。忽然，蓓爾達很清楚地覺得一定有一種關係存在於這輛車子和愛米兒之間，於是她決意在彌撒完了之前離去這寺院，出來看看什麼人走進這車子裏去。她走進這個人衆擁擠着的寺院。她在一行一行的座位間向前走，直到那高祭壇邊，在這祭壇旁邊是站着教士。大風琴底音調寂靜了，管絃樂隊開始

奏曲。蓓爾達旋轉頭去向着那歌隊的一方面。她好像奇怪着愛米兒一定有些隱瞞地在萊享非爾寺裏的海藤彌撒裏表演獨奏……她看着前座的女子，她注意着兩個——三個——四個年輕婦人和幾個老婦人。兩個坐在最前排；其中的一個很時髦地穿着黑絲衫，另一個好像是她底女侍。蓓爾達想無論如何那輛馬車準是屬於這個貴族的老婦人，這思想於是便大大地安靜了她底心。她又走回來，若不經心把到處留心着找着美婦人。居然還有幾個姿色過得去的，她們都好像已傾心於她們底信奉；她於是覺得慚愧着惟有她一個人在這寺院內開行着，沒一些兒神聖的思緒。

她隨即便注意到提琴獨奏在開始了。他此刻演奏着了——他！他！……這時她是十多年以來第一次聽他演奏。她好像這是和從前一樣的美妙的音調，恰如一個人辨認了一個多年未見的人底聲音。高音歌唱在裏面應着。只要她能夠看一看這個歌女啊！這是一個清新的聲音，雖然並不引曳得很高，蓓爾達覺得這提琴底音符和這歌聲中間有着些像一種私人的關係似的東西。自然，愛米兒一定曉得此刻在唱着的

女子是誰……但是他們底同在這彌撒裏演奏是不是沒有什麼比表現在外面的更多的處所呢？歌停止了，提琴底音符繼續着再奏，這時那些音符是對她一個人而奏着，好像她們願意担保她似的。管弦樂隊聯合起來奏響了，提琴底獨奏樂却浮盪在別的樂器之上，好像很有一種願望要和她有一個了解。「我曉得你在這裏，」這提琴聲好像說，「我現在祇爲你奏着……」

大風琴也和音進來了，但提琴獨奏樂依舊統領着其他樂器。蓓爾達感動得眼睛裏含着淚。後來提琴獨奏樂完了，好像被旋捲進別的樂器底聲音底洪流裏去了，牠不再響起來了。蓓爾達不聽得了，但她覺得繞繞在她四周的音樂裏有着一種奇怪的安慰。她會屢次幻想着她能夠聽到愛米兒底提琴和管弦樂隊合奏，而現在好像很奇怪，差不多很不能相信似的，她在這寺院的大殿下面，靠着一支柱子站着，他却在那上面歌席裏的一隻桌子邊坐着，而昨夜他們會互相擁抱在各人底懷裏，這回事，在這寺裏的全體數百人衆竟一些兒也不會知道……

她應當立刻去見他——她應當！她會想到扶梯底下去等候他……她並不想和他說一句話——不，她却想看一看他和走出來的別個人——這裏包含着那她嫉妬着的歌女。但現在這些思想已經完全被遏制住了；她曉得愛米兒一定不會欺侮了她的……

音樂已經完了；蓓爾達覺得自己被推擠着向門口去了，她想尋找那扶梯，但那扶梯却離她很遠。真的，這樣倒是很好……不，她不會敢這樣做，向前去，去等候他——他對她將作何感想？他一定不喜歡她這樣做的！不，她還是和羣衆散去，在晚上告訴他說她會聽他底演奏。現在她確是怕被他看見。她站在門口，走下階級，行過那輛馬車，恰值那老婦人及其女侍走入車內。蓓爾達，當她想起剛才一見這輛馬車時所有的何種憂慮底情形，不禁微笑起來，她好像看見這輛馬車時的猜疑已經撤除了，一切的其餘猜疑也當然必需地排斥了。她覺得好像她會經過一次非常的危險而此刻是站在一個絕對的新生存底邊緣上。她好像第一次覺得有一個意義；一切

旁的事情祇是想像底虛構，和那當她從那寺院緩步穿過附郭的街而向旅館裏去的時候穿流於她底血脈中的快樂比較起來，簡直是等於無物。來到她走近她底目的地之前，她已經覺察到如在夢中似地走了這一程，簡直記不起她會走那條路，可曾在路上遇見了人否。

當她拿着她房間底鑰匙，管門人遞給她一封信和一個紫蘿蘭和丁香蕊的花束……啊，爲什麼她不會有類似的思想送些花給愛米兒？但他有什麼事要寫信給她？她心裏微微地有些恐惶底顫震她拆開了這封信讀着：

「最親愛的，

「我應當再感謝你一次，爲那歡樂的良宵。今天不幸地，我是不能來看你了。千萬不要惱我，親愛的舊爾達，也千萬不要忘記當你下一次到維也納來的時候讓我在適當的時候知道。

『永遠是你自己底』

『愛米兒』

她跑上扶梯，她走進自己的房間。……爲什麼今天他不能來看她？爲什麼他連理由都不告訴她？但總之，他底種種藝術的和社會的不得已她知道了些什麼？……如果詳細地說起來一定是很多的，況且如果他終於說了他棄絕她的理由，這倒反而顯得像是託詞了。但這些都不去管……那麼爲什麼他說：當你下一次到維也納來。……她沒有告訴他還要在這裏住幾天嗎？他已經忘記了……他一定已經忘記了。她立刻坐下來寫：

『我底最親愛的愛米兒：』

我真的很悲傷着你今天的拋棄我，但幸運地我還不離去維也納。千萬立

刻寫信給我，最親愛的，告訴我，你還是在明天能勻出些時候給我呢，抑是在後天。

『一千個香吻從你底

『蓓爾達』

『我何時再到維也納來，這是最不確定的，我如果不能再見了你一次而回去無論如何是很悲痛的——又及』

她將這信讀了一遍，於是她又加上一句附筆：

『我一定要再見你！』

她忽忽地走到街上，將這封信交給一個小使，鄭重地吩咐他，要他帶了復信回

來。她又上樓進了地底房間，站立在窗前。她想杜絕了胡思亂想，她祇要下瞰着街上，她強迫自己注意那過路的人，於是她想起了一種遊戲，那想她在孩子時代常常玩的，她和她底兄弟從窗裏望出去，解說着這個或那個路人怎樣像某人或別個他們認識的人，如此地用以自娛。在此刻的情形，要發現任何一個這種的相像，在她却是有些爲難，因爲她底房間在三層樓上；但是，在另一方面，因爲距離的關係，她倒較容易發現她所看看的任意的相像。第一次，走來一個婦人，好像是她底表姊阿茄達；後來有一個人使她想起了音樂院裏的一個她底音樂教師；他正和一個像她嫂子底廚娘的婦人臂挽着臂走過。那邊是一個青年男子，他很像她底做戲子的哥哥，就在他底後面，穿着隊長底制服，有一個像她底亡故了的父親的人走過來了。他居然在旅館前站住了一會兒，抬眼向上望着，正像他是在找她，隨即走進門去，不看見了。蓓爾達大驚了好一會兒，好像這人真的是她底父親，他做了鬼從他墳裏出來。於是她使她自己很高聲地失笑着，想再繼續這種遊戲，但她不能再成功地玩着

了。

她此時唯一的目的便是看着那使者可來了否。後來她決定要用午膳，藉以消磨時候。她吩咐了備膳之後，她又走到窗邊。但現在她不再看着那使者要走來的方向了，她底目光隨着擁擠的駛向附郭去的車輛。於是那——隊長，她剛才曾看見過的那個，又使她注意到，他正嘴裏含着一支捲煙跳上一輛馬車去。他不再有一些兒與她亡故了的父親相似之處了。

她聽得身後有一個聲音：侍者已經走進房間了。蓓爾達祇吃了一些兒，很快地喝了她底酒。她睡意朦朧了，便往後斜倚在長椅底角上。她底思緒漸漸地不清楚了，耳朵裏有着一種鳴聲恰像在那寺裏所聽得的大風琴底回聲。她閉了眼，便立刻好像被魔法所呼召似地看見了昨夜和愛米兒同處過的那個房間，在紅的帷帳之後，她看見了被頭底閃光的白色。她自己又坐在比牙琴前面，但另個人緊緊地抱持着她——這是她底姪兒李却。她竭力睜開眼睛來，她好像自己無論如何已經敗壞了，

因此她覺得很煩惱着好像要責成她懺悔似地，爲了這種幻象的幻想。

她又一度地走到窗邊。她覺得自從她着那使者奉命而去到如今已經近了一個永劫了，她又將愛米兒底信讀了一遍。她底眼光留滯在最後的字：「永遠是你底，」她自己用一種溫柔的語氣高聲地及復重讀着這幾個字，心中想起了他昨夜曾說過的類似的話。她計劃着一封信。那是一定要收到而一定寫着這些字的：「我底最愛的蓓爾達！謝謝天帝，你居然還要在維也納，真到明天！我一定在三點鐘在家裏等候你，」或是：「明天我們將一同消磨了整整的一天，」或者甚至說：「我已經辭謝了我所訂定底約會，所以今天我們依舊能夠相見。立刻到我這裏來；我是渴望地等着你！」

好，無論這個覆信怎樣，她總可在離開維也納之前再見他一次，雖然或許未必是今天。實則，無論什麼事總是很不可想的。爲什麼她是這種可怕的紛亂不一個掠奪物，好像在他們之中的一切都已完了？但爲什麼他不答覆來得這樣的遲？……無

論怎樣，他準已出去吃飯去了——不錯，他可沒有一個人替他管家！所以他可以到家的時候，最早也要在三點鐘……但是如果他到晚上才回家呢？……不錯，她會吩咐那侍者無論如何要等到答覆的——即使到夜裏，如果是必需的……但她可以做些什麼呢？當然，她總不能老是這樣站着向窗外看！時候，真的，好像是無窮無盡的！她差不多都要因忍苦和失望而哭出來了！

她在房裏上上下下地走；一忽兒又去在窗邊站一會，一會兒坐下去看一會兒候她帶在行囊裏的小說；她也想睡覺——但並沒有成功。終於打四點鐘了——自從她開始她不祈念以來差不多過了三小時了。

門上有了叩擊之聲，那使者走進她房間，遞給她一封信。她撕開了信封，用一種不自主的動作，好像對陌生人藏匿她容態上的表情似地，她轉向着窗。

她讀這封信。

「我的最親愛的蓓爾達，

依舊給我一個在以後幾天內的選擇，這真是你不最好處，但是，我真的已經在上一信裏暗示你，這是，不幸地，對於我是絕對地不可能在那時候做我所願意做的事。相信我，我悔恨着這事情竟這樣，至少要和你同樣地悔恨着。

再一次給你一千遍感謝和一千遍問慰，我相信我們總可以在下一次再會時約安一個愉快的時候。

不要完全地忘記了我，

「你底

「愛米兒。」

當她讀完了這封信之後，她是很平靜；她照付了那使者所需索的錢，她覺得，

在她這樣境况裏的人，不消說得這是很瑣細的。於是她在桌子邊坐下，試想收聚她的思緒。她立即覺得她不能再留在維也納了，她的唯一的憾事便是沒有車能立刻載她回家。桌上立着半空的酒瓶，麵包屑撒散在盆子的四周，床上橫着她底春服，旁邊便是他早晨送給她的花。

這究竟是什麼意思？這可是到了終結了嗎？

不分明地，但因此便好像這一定與她最近的經驗有些關係，她想起了她有一次曾讀到過的句子。這是關於祇希望着『達到他們的目的……』的人的。但他却常把牠看作小說家底一句習語。但是她手裏拿着的畢竟不是一封告別的信，可是嗎？……這可真的不是一封告別的信嗎？這些和氣的字句未必也即是謊話吧？……也是謊話，這便是這樣的！……這個絕對的字第一次擠進了她底思緒……謊話！……那麼，這是一定的，當他昨夜帶她去的時候，他已經打定主意不再見她了。今天底約曾和他底希望在這天再見她，都是謊話……

她心裏將昨夜的事情思量着，她自問會說了什麼使他不高興或使他失望了……真的，這事情是完全很美麗，愛米兒似乎也很快活，快活得好像她一樣……這些難道也能證明是一個謊嗎？……她怎能說？……或許她會使他不高興而沒有留意到她是這樣做了……真的，她畢生總是不多不少的一個好婦人……誰能說她可曾因什麼鈍拙或愚蠢的事而獲罪了？……她在自信着她是犧牲着，溫柔着，受着媚和媚着他的這些時候，可曾有過什麼可被人嘲笑或反對的處所？……但她對於這些事情會知道了些什麼？……於是忽然地，幾乎在悔恨底本性裏，她感到她底出發到這種歷險真太不先事預備了，直到昨日，她儘是這般貞善，而不會在愛米兒之前有過別個情人……於是她也想起了他曾推諉了她底含羞的問話和要他演奏提琴的請求，好像他不願意准許她進他底生命底境域似的。凡是關於她底最深最活躍的重要的事情，他便是這樣地對她隔膜着，過意地對她隔膜着。她立刻曉得除了一夜底愉快之外，她不能再與他共享什麼了，而且也曉得在這個早晨他們已經互相分隔得如這幾年來他

們各自生活着的那樣遠了。

於是嫉妬又在她心裏怒動起來了……但她覺得好像她常是如此的，好像每一種可觀察的情緒常常在她心裏起來……愛和疑慮，希望和悔恨，企慕和嫉妬……於是，她有生以來第一次地顫抖着，甚至抖動到她靈魂底深處，曉得在失望中的人會投身出窗子去尋覓他們底死的……她瞧着現在的情形是不可能的，惟有能知道個確實，才對於她有些用處……她應當到他那裏去問他……但她應當用一個人拿着一把刀對着別個人底胸膛的態度去問他……

她急急地穿過街，那些街幾乎都荒廢了，好像全個維也納都變成鄉村了……但她可要到他家裏去找他？……他不會預料到她要想到去找尋他，詰責他嗎，他不會避開了這種事情嗎？……她羞赧着自己竟也想到這些事……如果他在家裏，她可是祇找到他一個人在着嗎？……如果他不是一個人在着，她會被允許走進他底屋子嗎？

如果她找到他在別個婦人底懷抱裏，她應當說些什麼話？……他可會答應她什麼事嗎？他可會賭咒說忠實於他嗎？她可會要求他忠實嗎？她怎樣能想像着他在這維也納等候她，直到她祝賀了他得到西班牙勳章？……不錯，他難道不能向她說：『你自己投身在我底頭頂上，祇希望着我按着你這樣的身分地位接待你……』如果她自問——他可是錯了嗎？……她難道不是到維也納來做他底情人的嗎？——不是沒有別的理由……不看看過去，沒担保着將來嗎？……不錯，這些就是她來的原因！一切的別的希冀和願望祇是暫時地飄浮在她底熱情底周遭，而她並不會受到過比她所會遇到的更好的事情……如果她是正直於自己的，她一定也會承認在一切她所會經驗到的事情中間，這依舊還是最好的……

她站住在一個街角上。在她四周，一切都安靜着：在她身上的夏令空氣沉重而蒸熱。她尋着來時的足跡回到她底旅館，她是很疲乏着，一種新的思想很紛亂地在她心頭湧起：他寫信棄絕她或者是因爲他也疲乏了，這不是可能的嗎？……當想着

這個思想的時候，她好像自己是很有經驗地……但另一個思想又在她心頭閃過：用着他愛她的方法，他也不能愛上別個婦人……於是忽地她自問着到底昨夜是否將成爲她底唯一的經歷——是否她自己將除了他不再屬於別人？她得意着這種懷疑，好像懷着這種疑問，她便是得了一種對於他底憐憫的眼光和欺侮的嘴唇的報復。

現在她是回到高高地在那旅館底三層樓上的乏味的房間裏了。她底午膳底殘肴尚未撤去。她底春服和花邊攤在床上。她把花握在手裏湊上到唇邊，好像要吻牠們。但忽然好像她底滿心怒意又爆發起來，她將牠們狂暴地丟在地上。於是她倒在床上總兩手掩着臉兒。

她這樣地睡了些時之後，她覺得她底寧靜又逐漸地恢復了。或許還是這天能回家的好。她想她底孩子，他如何常滿臉閃耀着笑容睡在他底小床上，當他底母親俯倚不在床欄上的時候。她企念着他。她也稍微企念着愛麗和露比烏斯夫人。不錯，真的——露比烏斯夫人，當然，要離棄她底丈夫了……到底這是怎麼一回事呢？

……一椿情史嗎？……但是，夠奇怪地，她這時還不像從前那樣有能力自己想出這個問題底答案來。

時候遲了，現在是她預備動身的時候……所以，在星期日晚上她可以又在家裏了。

她坐在馬車裏；她底膝上放着那些從地板上收拾起來的花……不錯，她現在是回家去了，離開了這個城，在這裏，她……曾經歷過些事情——那是適當的表白，可以是嗎？……她所讀到或聽到的情形相似的字繼續地在她心裏想起着……這些字如：『幸福』……『情愛底調換』……『狂歡』……想到了自己已經經驗到這些字指着何種意義的時候，她感到一陣微細的驕傲底顫抖。然而另外又來了一個使她覺得特別鎮定的思想：假使他——或者——在這時還和別個婦人有一種情事……那麼她會從她手裏奪取了他……時候實在不久；但是却盡了從一個婦人手裏奪去一個男子的可能地完全地奪去了。她漸漸地寧靜下來，幾乎很愉悅了。

真的，這是很清楚的，她，蓓爾達，那沒有經驗的婦人，不能一下子就完全佔有了她底情人……但她奇怪着想她不能在下次得到成功麼？她很喜幸着不會立刻實行她底決定而急急地跑去找他。真的，她甚至有一個傾向想寫一封冷酷得會使他發一陣和緩的憤怒的信；她要裝得風騷，要狡猾……但她一定可以再得到他……這·是她可以斷定的事……隨即可以，如果事情可能，永遠地可以得到！……這樣她夢想着隨着火車將她載回家去……車輪轆轤的聲音逐漸地高起來，把她催到半睡的狀態，她底幻想也不住地胆大起來。

到的時候，她看見這個小城已埋葬在沉睡之中——她到了家裏，吩咐侍女明晨第一樁事情便是到她嫂子家裏去把弗利茨領回來。於是她緩緩地卸了裝束。她底目光看着那掛在床上的她底亡故了的丈夫底肖像。她自問這個肖像是否應當還掛在這個地位。於是她想起有些從情人處回來的婦人居然還能睡在他們底丈夫底身邊，她便顫震了……當她底丈夫還活着的時候，她絕不會做這種事情！……如果她竟做了

這事情，她決不願意再回家了……

九

次日清晨，蓓爾達被弗利茨驚醒了。他跳上她底床，軟綿綿地在她眼皮上呼吸着。蓓爾達坐了起來，抱了他，吻着他，他立刻就告訴她：他住在伯父和嬸母家裏怎樣的好，愛麗怎樣和他玩耍，怎樣李却有一次和他打架，沒勝了他。昨天他也學過彈比牙琴，就要和媽媽一樣地精熟了。

蓓爾達聽着他底話，心中異常樂意。

「假使愛米兒此刻能聽着他底甜美的說話有多好！」她想。

她尋思着下一次要不要將弗利茨帶到維也納去看看愛米兒，這樣做了，她可以

立即拒絕了人家對於這種訪見的任何疑慮。

她祇想着她在維也納的經歷底快活的一方面，愛米兒所寫的棄絕她的信，一些兒不再遺留在她底記憶裏，除了那些關於將來的幽會的字樣。

她心境很愉快地起身，當她穿衣的時候，她覺得自身上有一種很新的溫柔，這種溫柔，她還以為是她底情人底親吻底芬芳。

在晨光未老的時候，她出去拜訪她底親友。當她走過露比烏斯先生底家，她遲疑了一刻究竟她可要在這時候去看他。但是她有着一個廣漠的恐怖，只怕立刻又被包捲在這家人家底不寧靜的氛圍裏，於是她決定延到下午來造訪。

在她大伯底家裏，愛麗第一個會見她，她歡迎她熱烈得好像蓓爾達才從一次遠行回來，她底大伯，他剛要出外，威謹地對蓓爾達揮着使她吃驚的手指說：

「哦，你可曾享受了一個好辰光？」

蓓爾達覺得她臉色紅暈了。

『不錯，』他接着說；『這些是我們所聽到的關於你的美麗的故事！』

但他這樣說着，並不會注意到她底窘迫，當他走出大門的時候，他對她看了一眼，那分明是說：『你不能把你底秘密瞞着我們。』

『父親老是這樣地玩着，』愛麗說，『我總不喜歡他做這等事！』

蓓爾達知道她底大伯祇是胡說着，如他平時底態度，如果她把真情告訴他，他一定會有好一會兒不相信的。

她底嫂子走進來了，蓓爾達於是應當將她住在維也納的一切事情告訴給她。

很靈敏地混雜着真話假話底很好的成功，竟使她自己也驚異着。她講如何她和

她底表姊在公園裏和書院裏；在星期日她會到聖施蒂芬寺裏去聽彌撒；她曾在街上遇到一個音樂院裏的教師；最後，她甚至捏造出一對可笑的夫婦，她說她們曾有一晚在她表姊家裏吃晚飯。她愈說着謊話，她底想最好講述關於愛米兒的事物的希望愈大，告訴他們如何她曾在街上遇到那個著名的提琴家林特巴赫，他從前會和她同

在音樂院裏的，如何她會和他有過一次談話。但一種恐怕不能在適當的時候停止的廣漠的畏懼使她勒住了嘴，絕不提起他。

亞爾蓓丁·迦蘭夫人坐在沙發上，神情非常閒暇，儘點着她底頭。愛麗照例地站在比牙琴邊，她底頭倚在她底手上，張大着眼凝視着她底孀母。

從她嫂子家裏出來，蓓爾達到了馬爾曼家裏，替兩個孩子上了音樂課。她所應當傾聽的手指練習和音階，起初竟使她覺得不耐煩，但後來她索性不去聽牠們，而任憑牠底思緒隨意地漫遊出去。早晨底歡悅的心情已經消滅了，維也納在她看來好像隔着一個渺茫的距離，她又感到一種奇怪的不安寧底情懷，忽然間她害怕着愛米兒在他底音樂會結束之後立刻便要去了。那真是可怕的！他會得忽然而去，不容她再見一次——誰能說他什麼時候能回來呢？

她奇怪着想：無論如何在音樂會的日子預備到維也納去，不是很好嗎。她要自己承認她一些也不希望着聽他演奏。真的，她好像如果他絕不是一個提琴家，甚至

絕不是一個藝術家，而祇是一個普通的人——一個書賈，或諸如此類的人，她也絕不介意！祇要能夠擁有着他做她自己底，祇是做她一個人底！……

這時那兩個孩子彈過了他們底音階。要坐在這裏替這兩個沒有天才的小鬼上音樂課，這真是一種可怕的判罪。在這天之前沒有多少時候她還在一個好心情裏，這是怎麼一會事？……

啊，那在維也納的美麗的日子啊！絕對無關於愛米兒——那完全的自由，在街上的逍遙，公園裏的散步，……真的，在她住在那裏的時候，她已用的錢已超過於她所能掙的；替馬爾曼底兩個孩子上兩打音樂課不足以抵償她底這項費用……所以現在她應當再回到親友家裏，去上音樂課的確還甚至需要找幾個新學生，因為本年的她底賬目不會得收支兩抵了！……啊，一種什麼生活！……

在街上，蓓爾達遇到了馬丁夫人，她問她在維也納如何娛樂。同時她向蓓爾達看了一眼，那分明說：

「我的確曉得你並不會像我和我底丈夫那樣多的享樂生命！」

蓓爾達有一個重壓的慾望想在那人面前叫喊着：

「我會有過比你所想的更好的時候！我會和一個迷人的青年人在一處，他是比你底丈夫有千倍的可愛！我很懂得應當如何享樂生命如你一樣！你祇有一個丈夫，但我却有一個情人——一個情人——一個情人！……」

但是，的確，這種話她並沒有說，她單是說了些她如何會與她表姊和孩子們到公園裏去閒走了一遭。

蓓爾達也遇到了幾個表面上認識的別個婦人。她覺得自從到維也納去之後，她底對於這些婦人的心理狀況已經受到了一次整個的變換——她是較自由了，較高超了。她好像她是這城裏的唯一的有任何經驗的婦人——而她幾乎很悲哀着，沒有人曉得，因為，雖然，堂皇地，他們要賤視她，但在她們心裏，一切的這些婦人準是充滿着不可說的對於她的嫉妬。

最後，如果，他們已經曉得了誰……雖然在這城窟子裏還有許多人連愛米兒底名字都沒知道！祇要在這個世界上有幾個她可以坦心說話的人！露比烏斯夫人——不錯，還有露比烏斯夫人！……但是，不錯，他又照例要出去了，出去旅行底！……老實說，蓓爾達想那對於她是一椿不足重輕的事。她祇要曉得她和愛米兒的關係到底將轉變得怎樣，她要曉得事情究竟怎樣停止的。使她那樣可怕地不安的便是這樣事情底不能確定……他到底可是祇與他有一段情史嗎？……啊，那麼爲什麼她不再到他那兒去一次？……但是，不錯，那是不可能了！那封信，……他不願意再見她，事情是如此的！……但是，在另一方面看，他又曾送她花兒……

現在他已回到她底親屬家了，李却出來會見她，用他底遊戲似的態度擁抱她。他把他推開了。

「沒廉恥的孩子！」她心下想。「我很懂得他這種舉動底意思，雖然他自己沒有曉得。我懂得這些事情——我有一個情人在維也納！……」

音樂課上場了，來了愛麗和李却合彈着悲多汶底『節日序曲』那是他們選定了作爲他們底父親誕日敬賀禮的。

蓓爾達底想着愛米兒。他差不多被這種惡劣的無節奏的亂彈趕走了心緒……不能再這樣地生活下去了，她無論怎樣觀察着！……她也還是一個年青的婦人……不錯，那就是這事情的唯一祕密，真的祕密……她也不能夠再這樣的生活下去了……然而她並不……任何別個男子。……她怎樣會想到這種事情！……她到底竟是一個何等壞的人物！誰能說在她性格中不會有這種特性，這種特性，愛米兒用他底人生底大經驗在他身上看出了，於是便成爲他不願意再見她的原因？……啊，那種婦人的確有這種性格，她把一切事情看得很容易，當被一個男子遺棄了的時候，立刻便轉向別一個去了……但是，慢着，這種思想怎麼會進她底頭腦的呢？愛米兒可曾遺棄了她？……再過三四天她又要在維也納了；與他在一處；在他底懷抱裏！……她可能再過三年她所會度過的生活麼？……三年？——六年——她底一

生！……祇要他曉得這樣，祇要他相信這樣！

她底嫂子走進房來請蓓爾達晚上和他們吃飯……不錯，那是她唯一的煩惱：偶爾出去到別人家吃午飯或晚飯，而不常在自己的家裏！

祇要在這城裏有一個她可以談談的人！……露比烏斯夫人是就要出去旅行；離棄她底丈夫了……沒有一樁情史，或許，有那種事情，蓓爾達奇怪着。

音樂課完了，蓓爾達便告辭了。在她表姊面前，她也覺得她那看到了別個婦人的時候所感到的高超的，幾乎是憐憫的情緒。是的，她是可以斷定她不會在那時候放棄了愛米兒，而去過如她嫂子所過的那樣的生活。況且，當她走着回家，心下思量的時候，她不能對於她底歡樂達到一個完美的觀察，那種歡樂，真的，已經這樣迅速地全滑過了。於是房間，這所屋子，這可怕的照片。……不，不，這些真的比什麼都惹厭。總之，那唯一的真的美麗的辰光是在那一回事情之後，當愛米兒在車裏伴她回旅館去，她底頭倚在他懷裏的時候！……

啊，他真的愛着她；不錯，不像她愛他那樣的深；但這怎麼會如此的呢？他一生有過多少的經驗啊：她現在這樣想着，一些兒沒有嫉妬底情緒；反而她還有些憐惜他記憶裏有着這許多事情。這是在他臉上就很明白地可知他是一個把生命看得很容易的人……他沒有愉快的氣質……就她記憶中惱來，她和他相處的那些時候好像都被一種不可解的憂鬱所包圍着。只要她曉得他底一切就好了！他祇說了這樣一些關於他的事……沒有，絕對的沒有說什麼！……但是要怎樣他才可能在他們重要的第一天告訴她一切呢？啊！只要他真的了解她就得了！只要她不這樣地羞赧，不這樣地無能力表白她自己就成了！

她應當在見他之前再寫一信給他……是的，她那天應當寫一封信給他。昨天她寫給他的那封信真是何等蠢笨的一種計劃啊！的確，他除了寫那封她所收到的覆信之外，還有什麼別的覆信好寫呢。她寫信給他，不應當大胆地，也不應當卑微地……不，總之，她是他底愛人！她，當她在這小城裏的街上走過的時候，被每一個

遇到她的人認爲是他們中間的一個……她是那個從她女郎時代就崇拜着的偉人底愛人。怎樣的不隱藏地，不僞飾地她把自己底身子給於他——沒一個她所認識的婦人會做這事情！……啊，而且她還要做得更多！啊，是的！她甚至要沒有和他結婚而和他去同居，她還要尊高地不管人家會說什麼話……她甚至會驕矜於着她底行動！後來他準會得娶了她，終於……當然他會得。她又是這樣能幹的一個管家的人……這事情對於他一定有多少的好處，在他過了這幾年游蕩的不安定的生活之後，來住在一個井井有條的家裏，身邊有着一個除了他從不曾愛過別個人的好妻子。

現在她又到了家裏。在午飯盛出之前，她已將寫信底事情都預備好了。她很快地吃着；她絕不勻出她底時候來餵飼弗利茨，讓他自己吃着。於是她照例要做的替他脫去衣裳，把他安置到床上去午睡，這種種事情，都吩咐女僕去做了。

她在寫字桌上坐定，字從她底筆下絕不費力地流瀉出來，好像全信都早已在她腦子裏擬就了的。

「我底愛米兒，我底愛人，我底一切！」

「自從我又回到家裏，我被一種重壓着的慾望所佔有着想寫信給你，我
很想千萬遍地告訴你，你會使我多少愉快，多少不可言盡地愉快。當你
寫信給我說星期日不能見我的時候，我起先是很恨你的，那是我最好應
當向你自白的，因為我覺得我必須將我心裏所感到的事情都告訴你。不
幸地在我們會晤的時候我並不能這樣做；我不曾有表白自己的力量，但
現在我能夠找到那些字眼而希望你，我害怕着，寬恕我寄給你這些塗
鴉。我底最親愛的，我底唯一的——是的，你是這樣，雖然我看來你並
不的確如你所應當的那樣，我請求你相信這是真實的。你瞧，的確，我
除了這些字之外，簡直沒有方法能將這些話對你說。愛米兒，我從不，
從不愛過任何男子，祇有你——而我也將決不，決不愛別人。如你底意

和我在一處罷。我與這現在住着的小城沒有什麼關係——況且，真的，我又常常覺得被壓逼着在這消銷度生活真是一樁可怕的事情。我想搬到維也納，庶幾可以接近你。啊，你切不要怕我擾了你！我並不是孤身，你瞧，我還帶着我底孩子，他是我所當作偶像而尊崇着的。我將節省我底耗費，況且，如果在來日，安見我不能在一個如維也納那樣的大城裏，如我在這裏似的，找到學生呢，或許，真的，我想甚至比這裏更易些，而用那個方法來增進我底地位？然而這還是第二個觀察，因為我應當告訴你，我早已想搬到維也納，即使祇是爲了我底親愛的愛兒，當他再長大些的時候。

『你決想不到這裏的人是何等地蠢鈍！總之我自從又得到了和你作伴的快樂，便不能再忍耐着去看他們之中的任何一個了。

『寫一封信給我，我底最親愛的！但也不必有勞你寫一封長長的信。無

論如何本星期我總還要到維也納。無論有什麼事情我總要來，因為有些急切的使命，你應當在那時候能夠告訴我一切——你對於我底計劃有何意見，你以為我最好應當怎樣做。但你一定要答應我這一件事，當我到了維也納，你要時常到我這裏來。真的，沒有人會得曉得這事情，只要你自己不願讓他們曉得。但你應當相信我——每一個我見你的日子，對於我總是一個吉日，而在這全世界中，沒一個人像我這樣的用真誠的和畢生的態度來愛你。

再會，我底愛人！

「你底

「蓓爾達。」

她不敢再把她所寫的話讀一遍，立刻離了家，自己拿了這封信到火車站。在車

站，她看見露比烏斯夫人，在她前面幾步，同着一個手裏提着一隻小提包的侍女。

那是什麼意思？

她追上了露比烏斯夫人，正當她走進待車室的時候。那侍女把提包安放在待車室中央的大桌子上，吻了她女主人底手，去了。

「露比烏斯夫人！」蓓爾達驚喊着，她底聲音裏有着一個訊問底語調。

「我聽說你已經回來了。很好，你在那邊好不好？」露比烏斯夫人說，很友愛地伸出了她底手。

「很好——真的很好，不過——」

「爲什麼，你正看着我，好像他很驚惶着似的！不，蓓爾達夫人，我還要回來的——至遲明天。我所想着的長途旅行已經打消了，所以我還要——勾當些別的事。」

「別的事？」

「什麼，是的，住在家裏。我明天還要回來的。好，你在那裏怎樣？」

「我剛才告訴你了——很好。」

「不錯，是的，你剛才對我說過了。但我看你是來寄信的，是不是？」

於是她才覺得她還把寄給愛米兒的那封信拿在手裏。她用着狂喜的眼睛看着這封信，使露比烏斯夫人也微笑了。

「或許你願意我把這信帶了去？這是到維也納的，我猜？」

「是的，」蓓爾達回答，於是她果決地，好似高興着到底敢於說出來地加着

說：「寄給他的。」

露比烏斯夫人點着她底頭，好像滿意了。但她既不看着蓓爾達，也不答一句

諾。

「我這樣高興着我居然又碰見你！」蓓爾達說。「你是這裏的唯一的婦人，你知道，我所可以信託的？真的，你是唯一的能懂得任何像這樣的事情的婦人。」

「啊，不。」露比烏斯夫人自言自語地說，她似她正做着夢。

「我真妬忌着你，因為今天在幾小時之後你就可以又看見維也納了。你真是多少有幸運！」

露比烏斯夫人已經在桌子旁邊的一隻皮圈椅裏坐下了。她手支着頤，眼看着蓓爾達，說：

「我看，在另一方面，有幸運的還是你。」

「不，我還要，你瞧，留在這裏。」

「爲什麼？」露比烏斯夫人問。「你是自由的，你知道。但還是去把這封信立刻投進郵箱罷，否則我要看見那地址，因此會曉得比你所願意告訴我的還多的事情了。」

「我要去寄了，雖然並不是爲此——但我一定高興着這封信能附了這一次車寄出而不遲滯了。」

蓓爾達忽忽地進了那扇大門，寄出了那封信，立即回到安娜這裏，她還是照原樣很安靜地坐着。

「我早就要一切都告訴了你，你知道，」蓓爾達說下去；「實則我在到維也納去之前就要對你說那些我所想告訴你的話了……但是你想，這可不是奇怪嗎？我竟沒有敢這樣做。」

「況且在那時候，也恐怕還沒有什麼話好說，」露比烏斯夫人說，並沒有看着蓓爾達。

蓓爾達吃驚着。這個婦人真是何等伶俐！她能夠瞧透每個人底思想！

「不，在那時候還沒有什麼話好說，」她重說着，尊敬地看着露比烏斯夫人。

「你想——你一定不會相信我現在所要告訴你的話，但如果我把這些守着祕密，我準會覺得我是個說假話的人了。」

「什麼？」

蓓爾達這時已在露比烏斯夫人旁邊的一個座位上坐下了，她低低地說着，因為那入口處門閉着。

『我要告訴你這事情，安娜：我一些兒也不覺得我已經幹下了什麼壞事，也甚至不是什麼不道德的事。』

『這也不會是很聰明的事，如果你有了。』

『是的，你說的不錯……我的確地想說的就是我看來好像我還是幹下了很好的事，好像我會幹了些特異的事。是的，露比烏斯夫人，這事實是，我早已自己驕傲着。』

『哦，或者沒有理由可以說是驕傲着的吧，』露比烏斯夫人說，好像思想得出神了，無摸着蓓爾達底擱在桌上的手。

『我曉得那樣的，真的，然而我是這樣驕矜着，好像和一切我所認識的婦人不同了。你想如果你知道……如果你和他相識——真是這樣奇怪的事情！你不要以

爲，讓我告訴你罷，那是我近來的一個新結識——絕對相反了；我早就和他戀愛着，你要曉得，自從我還是一個女孩子的時候，已是十二年前了。我們好久不相見了，而現在——這可不是奇怪？——現在他是我底……我底……我底……情人！」

她終於把這事情說了出來。她底滿臉都發着光輝。

露比烏斯夫人丟給她一瞥眼波，在這眼波裏可以探到一些輕蔑和許多善意。

「我真高興着你是如此愉快。」她說。

「你真是何等地和善！但是，你想，在另一方面，我們兩個隔離得這樣的遠，也是一樁可怕的事；他，在維也納；我，在這裏——我看我將不能再這樣忍受下去了。況且，我已經不以爲我是屬於這個地方的了，甚至不屬於我底親屬了。如果他們知道……不，如果他們知道！然而，他們決不會相信這事情的。一個婦人，像我底嫂子那樣，譬如——好，我斷得定她決不會想到這種事情是可能的。」

「但你倒真是很坦白的！」露比烏斯夫人忽然說，幾乎有些兒激怒着。於是她

側耳傾聽了一會。『我想我已經能聽得火車底汽笛聲了。』

她站了起來，走到那通到月台上去的大玻璃門口，向東望着。一個守門人來要了票子軋洞。

『到維也納的車遲了二十分鐘，』她同時說。

蓓爾達也已站了起來走上到露比烏斯夫人身邊。

『爲什麼你以爲我是坦白的？』她羞赧地問。

『但是，真的，關於男子，你是絕對沒有懂得什麼。』露比烏斯夫人說，好像有些厭煩了。『你知道，你一些也沒知道你是生活在那一種人羣裏。我可以保證你，你總還沒有理由可以驕傲。』

『我知道，真的，那是我最蠢鈍的地方！』

『你底嫂子——真是有趣！你底嫂子！』

『你什麼意思，那是？』

「我說她也有一個情人。」

「什麼東西在你底頭腦裏進了這種思想！」

「好，她並不是本城底唯一的婦人。」

「是的，的確還有別個婦人，她……但是，亞爾蓓丁——」

「你可知道是誰？那真是怪有趣的！原來是克林格曼先生！」

「不，那是決不會的！」

「確實的，這事情已經好久了，差不多十年或十一年了。」

「但是，那麼在那個時候，你還沒有住到這裏來呢，露比烏斯夫人！」

「啊，我是從最靠得住的來歷上聽來的。關於這件事，是克林格曼先生自己告

訴我的。」

「克林格曼自己嗎？但一個男子而這樣的卑劣也是可能的！」

「我却不以爲這裏有些兒可疑之處。」露比烏斯夫人回答着，坐下在近門的一

個位子上，而蓓爾達還站在她旁邊，很驚訝地聽她底朋友底話。「是的，克林格曼先生自己……我一搬到這城裏來，你要知道，他就敬了我一種狂暴的愛，可以說是出了死力來的。你自己總知道，真的，他是怎樣一個惹厭的混蛋。我笑着他，輕蔑他，那或許大大地激怒了他，於是明白地他想他要決斷地能夠細數着他底勝利向我證明他底不可抗拒。」

「但也許他告訴你了些不真確的事。」

「或許有許多是假的；但是這個故事却是真的……啊，這些人真是個暴徒啊！」

在露比烏斯夫人底聲音裏有着很深的怨恨底語氣。蓓爾達很驚駭着。她從來沒想到露比烏斯夫人會說出這些話來。

「不錯，你爲什麼不會曉得你所生活在其中的那些人是那一種人？」露比烏斯接着說。

「不，我從來不會想到這事情底可能！如果我底大伯知道了這事！」

「如果他知道了這事嗎？他正是像你和我那樣的知道了這事了！」

「你說什麼！不，不！」

「的確，他曾把他們兩個雙雙捉住——你相信我！克林格曼先生和亞爾塔丁！」

所以，雖然他更想把事情做得極好，也是沒有可疑的可能性的！」

「但是，看上天面上——那麼他曾怎樣處置呢？」

「好，你自己總看得出，他並沒有將她趕出！」

「好，是的，那些孩子……當然！」

「那些孩子——嘿——嘿！他爲便利起見就饒赦了她——尤其是因爲他從此

可以儘着意願做了。你自己總能看見他如何對待她。一切都說過做過之後，她底

地位便未必優於他底僕人；你總像我那樣地曉得了她怎樣的在不幸和嚴壓之下屈

服着。他把這事情弄到如此地步，自從那時候起，她要時常自視爲一個被人可憐

的婦人。我相信她甚至還有着一種永久的害怕，恐怕她丈夫留着那罪罰到將來。但她害怕着這事情是笨的，因為他找不到別個事事會做的管家婦……啊，親愛的蓓爾達夫人，我們並不無論如何是像你現在從你底經驗中知道的安琪兒呢，不過男子才是醜穢。」——她好像遲疑着說完這句話——「祇要他們是男子總是醜穢的。」

蓓爾達好像被擠壓着；並不十分因為露比烏斯夫人告訴她的這事情，而是因為她所做的態度。她好像變做很不同的一個婦人，蓓爾達心中便痛楚了。

通到月台上去的門開了，低低的，不斷的電報底聲音也聽得了。露比烏斯夫人緩緩地站起來，她底儀態做出一種溫和的表現，伸出手來給蓓爾達握了，她說：

「對不起，我祇因為稍微有些惱怒，事情也何嘗不可以變得很好；當然，在世界上也一定還有着端潔的男子。啊，是的，事情可以很好的，無疑的。」

她沿着路線望出去，她像要跟着鐵軌直到遠處。於是她用同樣的柔軟而諧和的

聲音說下去，那聲音是使蓓爾達聽着很受得進的：

「明天晚上我一定回家了……啊，不錯，我底旅行箱！」

她搶步到桌子邊拿了她底提包。

如果我忘記了這個提包真是一個可怕的災難！我沒有我那十個瓶子簡直的旅行不成！好，再會！不過可不要忘了那些我所告訴你的還是十年前的事呢。」

火車駛進站了。露比烏斯夫人忽忽地走向一間車廂，進去之後，從車窗裏望出來，慇懃地向蓓爾達點着頭。蓓爾達想也很愉快似地向她答禮，但她覺得她底揮手與露比烏斯夫人作別簡直很僵直而勉強。

她慢慢地走回家裏去。她竭力想使自己相信她所聽到的一切都與他絕無一絲關係；她底嫂子底久已過去的事件，她底大伯底粗魯的行爲，克林格曼底卑鄙，那不可解的露比烏斯夫人底怪想；一切都與她沒有干涉，似她這種竭力是徒然的。她自己也不能解釋，但她總有些覺得這些事是神祕地與她自己底事情有些關係。

忽然那咬人的疑慮又出現了。……爲什麼愛米兒不願意再見她？不願意在次日，或在第二、第三日？這是怎麼一回事？他已經達到了他底目的，他已經滿足了……然則她何以會寫那封癡心的，不顧廉恥的信給她呢？

心中起了一陣恐慌底微顫……如果他將她底信給別個婦人看，或許……和她恣意嬉笑着這封信……不，在這地球上怎麼會有這種思想來到她頭腦裏呢？就是想到這種事情也是一個笑話！……真的，他不回覆那封信而把他丟入廢紙簍去，這是可能的——但總不至於做比這樣更壞的事。……不……雖然，她祇要再忍耐着，在兩三天之內一切都可決定了。她不能說一句肯定的話，但她曉得她心裏的這種不可忍受的紛亂一定不會長久的。這個問題馬上就可以解決了。

下午她依舊帶着弗列茨到葡萄籬間去散步，但她並不走進那墳場去。後來她慢慢地走下小山，沿着栗樹蔭閒步。她和弗列茨絮絮地說着話，問他種種事情，聽着他講的故事，而且還依照着她底習慣，就幾種題材上灌注些智識進他底頭腦。她給

他解釋太陽離地球多遠，雨如何從雲裏下來，纍纍的葡萄是怎樣長起來的，酒便是從葡萄釀成的。但如果她底孩子不專心聽她講，她並不如平時那樣的惱恨，因為她很曉得這樣講說着原來祇是爲了要分她自己底思緒而已。

於是她便這樣地在栗樹之蔭，走下小山，回進城來。她隨即看見克林格曼先生走近來，但這事情對她並不會有什麼印象。他用着強作的禮儀與她談話；老是將草帽拿在手裏，假裝着一種大而幾乎幽暗的莊嚴。他好像太變了，她也真的看着他底衣服，並不漂亮了，却是很整潔了。忽然她不禁想像起了他溫存地擁抱着她底孩子，於是她覺得異常地憎厭着了。

後來她就在一隻長椅上坐了，看弗利茨和別個孩子們玩耍，始終竭力地注意着他，這樣她才不會得想到別的事。

晚上，她到她底大伯家去。她覺得她好像凡事都早已有一種預覺的，否則她何以在這時以前不被她底大伯和他底妻子中間所存在着的一種關係所刺激呢？她底大

伯又對於蓓爾達到維也納去的這回事說了許多戲謔的話。他問她什麼時候再到那兒去，是不是他們就可以聽到她訂婚底消息。蓓爾達也加入着說些戲謔話，她說怎樣至少有一打人在圖謀她，在這些人中，有一個政府裏的官吏；但她覺得她祇有嘴唇在說着笑着，而她底靈魂却嚴肅着，沉靜着。

李却坐在她旁邊，她底膝有時碰着她底。當他替她斟一杯酒而她抓了他底手止住他的時候，她覺得一縷慰安的熱氣從她手臂上直升到肩頭。這是使她覺得快活的。她好像這是負了愛米兒了。但這也正是她所要做的，她要愛米兒曉得她底感覺還是驚醒着，她也正如別個婦人一樣，她也會得接受她底姪兒底擁抱，正如她接受他底一樣……啊，不錯，如果他能曉得這些就好了！這些都是她所早應當寫在她底信裏而不是那封卑微的仰望的信！……

但即使這種思緒在她心中起着大浪，但她底靈魂底深處却依然嚴肅着，而且一種孤寂底情調又隨即來到她心裏，因為她曉得沒一個人能想像得到她這時的心境如

何。

此後當她打那些寂靜的街上走回家去的時候，她遇見一個官吏，這是她一看就知道的。他和一個美貌的婦人同走，那婦人，她以前却絕沒有見過。

「顯然地是一個從維也納來的婦人！」她想，因為她曉得官吏們常有這等客人來的。

她對於這個婦人有些兒感到嫉妬；她願望這時候也有個俊俏的年青官吏陪着她……但爲什麼不如此？……總之，每個人都是那樣的……現在她已經不是一個可尊敬的婦人了。愛米兒，當然，不會和別人兩樣，而且無論如何並不相信這一切都是同樣的。

她到了家，卸了衣服上床。但空氣是這樣地蒸熱。她又起身，走到窗邊把牠開了。外面，全都黑暗。或許有人能看見她獨立在窗邊，可以看見她底肌膚閃爍在黑暗中……的確，如果任何人看見她這個樣子，她也總不會有所介意！……後來她又

睡上床……啊，是的，她並不比任何別人好些——甚至也沒有充足的理由能說爲什麼她一定要……

她底思緒模糊起來了……是的，她便是這些情形底原因，他曾使她如此，他曾睡了她，如街頭的娼女——隨後又拋棄了她！……啊，這真是可羞，可羞啊！——人是何等地卑賤！然而……這是愉快的……

她入睡了。



次日早晨霏霏地降了一陣溫暖的雨，這樣蓓爾達才能比太陽逼下來的時候更容易地忍受她底廣大的急躁。她覺得在沉睡之中身子裏好像已流出了許多。在清晨底柔軟的灰蒙中，一切都好像這般簡單，這般地凡庸之至。在這天早晨，她應當可以收到她所盼望着的信，所以這天真如一百個別天一樣。

她替她底學生授了音樂課。這天對她底姪兒很嚴，當他彈得壞到不能受的時候，她竟敲着他底指節。總而言之——他是一個懶惰的學生。

下午她受了一種思緒底刺激，那是據她看來是非常值得讚頌的。她早就想教弗

利茨如何讀書，這天她可以替他開蒙了。她整整地廢去了一點鐘，將少數的幾個文字裝進他底頭腦裏去。

雨依然下着；她不能出去散步，這是一種苦惱。下午準是長長的，很長的。的確，她應當絕不掩留地去看看露比烏斯先生。她從維也納回來之後沒有去看望他，這是她所引爲大咎的。在她面前，他也很可能會覺得有些慚怍，因爲他最近曾對她說過這樣重大的話，而如今安娜却到底依然和他同居着……

蓓爾達離了家，不顧天下着雨，她馬上就走出到屋外來。她好久不像這天那樣的安靜了；她這天很愉快着，沒有煩亂，沒有恐慌，也沒有希望。啊，如果心境能常是這樣就好了！她自己也奇怪着這天想起愛米兒時的一種不足重輕的狀態。如果她不要從愛米兒那裏再聽得一句話，她準會得更心滿意足的，而且還可以永遠地繼續她現在這種安靜底境界……是的，能像這樣，一定是很好很有趣的——住在這小城裏，授幾課音樂，那到底也不費什麼心力，教育她底孩子，教他讀，寫，算！她

自問着她前幾天的經驗可值得這樣的渴望——不，這樣的屈辱嗎？不，她並不想着這些事情了。好像那大城市裏的喧聲，當她上一次去的時候沒有惹擾她，這時才在她耳朵裏轟響起來，於是她對於現在包圍在她四周的美麗的平靜感覺到愉快了。

因此那在前幾天的不習慣的煩亂之後，她底靈魂所曾隨入的深沉的疲倦狀態，顯現之於蓓爾達乃為一種安靜的狀態，那是最終的了……但是，祇在片刻之後，當她進行着回到城裏去的時候，內心的平靜漸漸地消失了，而曖昧不定的新的煩亂和悲哀底預兆又在她心中覺醒了。

走過她身旁，在一柄傘下假倚得緊緊地的一對年青人底景象，使她心中升起了對於愛米兒的一種企望。她並不抵抗這種企望，因為她已經知道一切事情在她底內心是在這樣一種高起的情狀裏；每一呼吸都將些新鮮的，大概都是望外的東西帶給她底靈魂底表面。

當蓓爾達走進露比烏斯先生底房間時，已是暝色蒼然了。他正坐在桌子邊，前

面攥着一個書夾。掛燈已經灭了。

他抬眼望着，還答了她底招呼。

「讓我想想看；你，不錯，前天晚上從維也納回來的。」他說。

這些話響着像一種責難，於是蓓爾達有了一種蒙了罪底感覺。

「好，請坐，」他接着說，「把你在維也納所碰到的事告訴我。」

「一些兒也沒有什麼，」蓓爾達回答。「我到過博物館，看見了幾幀你底畫底原本。」

露比烏斯先生並未答話。

「你的夫人今晚回來嗎？」

「我相信不會，」——他靜了一會兒，於是用着故意的乾燥語氣說：「我得請你原諒我最近曾告訴了你那些我曉得一定不會使你覺得有趣味的事情。此外，我並不相信我底妻今天會得回來。」

「但是……她自己這樣告訴我的，你要曉得。」

「是的，她也這樣對我說。她祇是要省得我訣別，我是甚至也可以說訣別的喜劇。這句話，我並不是說什麼不忠誠的東西。我祇是指那些普通常伴着訣別的東西，譬如：感動的話，眼淚……然而那也不必多說了。你肯費好心時常來看望我嗎？當我底妻子不再和我同居之後，你是知道的，我將要很孤寂了。」

這些話他用一種和他底字句底意義如此不相合的銳利的語調說着，使蓓爾達找不出一句話來。

但露比烏斯又立刻接着說：

「好，除了博物館之外你還見了些什麼？」

蓓爾達很活潑地開始講她到維也納去的各種事情。她也提起她會遇到一個她上學時候的老朋友，她已經好久不見他了。很奇怪地，他們却會見在法爾肯堡畫底前面。

當她這樣地講到愛米兒而沒有提起他底名字，她底對於他的企望增長着直到好像無邊無際了，於是她想這天再寫給他一封信。

後來注意到露比烏斯先生底眼光專心地看着那扇門。他底妻子已經走進房門。她上前到他身邊微笑着。

「這裏是我，又回來了！」她說，吻着他底前額；於是她伸手給蓓爾達。

「晚安，露比烏斯夫人，」蓓爾達說，很悅意着。

「露比烏斯先生並不說一句話，但猛烈的煩亂底表記可以在他底臉上看出來。他底妻子，她這時還沒有去了她底帽子；旋轉身了一會，於是蓓爾達看到露比烏斯先生怎樣地將臉掩覆在兩手裏，暗暗地不勝悲咽了。

蓓爾達離去了他們。她高興着露比烏斯夫人居然回來了；這倒頗像一種好兆的事情。明天早晨她準可以收到一封信，這封信或許就可以決定她底運命的。她底安靜底意識又完全消損了，她渾身充滿着一種與剛才所經驗過的不同的企望。她祇希

圖在那裏擁着愛米兒，近着她，她就祇是看看他，在他身旁走着也很願意的。

晚上，她把孩子安歇上床之後，她一個人在餐室裏停留了許久；她到比牙琴上彈了幾闕，於是她走到窗前向外凝望着黑暗。雨已經止了，大地正在吸飲潮濕，雲還是很沉重地下垂在這景色上。

蓓爾達底全身都沾染着企望了；她身子裏的一切都想念着他；她底眼尋找着他在黑暗裏，她底面前；她底嘴唇噓了一吻到空氣裏，好像這也可以達到他底嘴唇上的；又無意識地，好像她底祈願應當上冲霄漢，凌駕乎一切環繞着她的東西之上的，她仰望着天低聲說：

『把他還給我！……』

她從來不像這時候那樣的。她自有一個印象，好似她現在真的第一次愛他了。她底愛是從一切從前所曾擾亂她的原素中獲得自由了；現在是沒有恐怖，沒有顧慮，沒有疑惑。在她身裏的一切東西都是最純潔的溫柔，現在，當一陣輕風吹來，

拂動她前額的髮的時候，她覺得這好像是從愛米兒嘴唇裏來的氣息。

第二天底早晨來了，但是沒有信。蓓爾達有些失望着，但并不覺得煩悶。愛麗，她忽然很高興和弗利茨玩了，隨即來了。女僕從市場上回來，帶着一個消息說那醫生會很急地被召請到露比烏斯先生底家裏去，雖然她沒有知道是露比烏斯先生有病呢，還是他底妻子有病。蓓爾達決定去一次，而且自己斟酌好不要等到午飯之後。

她替馬爾曼氏兩個孩子授了音樂課，整個時候覺得很無心緒和神經衰弱，以後就到露比烏斯先生底家。女僕告訴她說她底女主人正病在床上，但並無什麼危險，雖然弗利特利希醫生會嚴厲地禁止任何來客進去。蓓爾達很受驚嚇。她本想和露比烏斯先生談談，但不願意顯得強請，就作罷了。

下午，她試着繼續弗利茨底教育，盡着她的能力做，但她總是不成功。她又有「一種印象，好像她自己底希望受了安娜患病底影響了；如果安娜不生病，那麼那封

信也一定在那時候寄到了。她明知這樣一種思想是荒誕的，但她却不能抗拒她。

五點鐘之後，她又去拜訪露比烏斯先生。侍女讓她進去了。露比烏斯先生也正要找她談話。他是坐在桌子邊的他底安樂椅上。

「好了些嗎？」蓓爾達問。

「醫生現在正陪着她——如果你願意等幾分鐘。……」

蓓爾達不敢多問，兩個人便都沉靜着。數秒鐘後，弗利特利希醫生從房裏出來了。

「哦，我可還不能說什麼確定的話，」他慢慢地說；於是，用着一種忽然的決心，他又說；對不起，迦蘭夫人，只是因為對於我現在是絕對地需要和露比烏斯先生一個人說幾句話。」

露比烏斯先生身子退縮着。

「那麼我不來打擾你，」蓓爾達機械地說，她便離去了他們。

但她心中擾亂得以為她此刻萬萬不能回家，她便沿着那在葡萄籬間通到墳場裏去的小徑上閒步。她覺得有些神祕的事情發生在那屋子裏了。她想起安娜或者是想自盡的。蓓爾達對自己說，祇要她不死就好了。但立刻有一種思想繼續着：祇要愛米兒處來一封溫馨的信就好了！

她好像自己全給危險包圍着。她走進了墳場。這是一個美麗的溫暖的夏天，繁花新蕊都因昨日之雨而發散着芬香。蓓爾達依着她走慣了的路向她丈夫底墳墓，但她覺得她絕對沒有到那兒去的目的。去讀那墓碑上的字，在她差不多是一個苦痛，因為這些字對於她已不再有一些兒意味了：

「維克多·馬諦亞·迦蘭，故於一八九五年六月六日。」

她好像覺得十年前任何一次她與愛米兒的散步更近於她在丈夫身邊消度了的年份。那些年份，好像是簡直未曾存在的……如果沒有弗利茨活着，她準不會相信會度過了那些年的……忽然她心中想起弗利茨並不是迦蘭底兒子……或許他真是愛米

兒底兒子……這種事情可能嗎，究竟？……於是在這時候她覺得她是能懂得基督底教條的……於是驚怪着她底思想底癡狂了。

她看着那廣潤的路，從那墳場底大門直伸向對牆，忽然她曉得了，一樁確實的事，過幾天，一個盛着露比烏斯夫人底身的棺木準要從這條路上抬來了。她心想排除了這種思想，但這一幅畫竟是很詳盡映在腦筋裏；柩車停在大門前；這時候有兩個人在那裏開掘的墳墓，是註定給露比烏斯夫人的了；露比烏斯先生等候在墳穴旁邊。他坐在他底殘廢椅裏，他底格子呢毯橫在他膝上，凝望着那黑衣的土工慢慢地扛來的棺木……這個幻象絕不僅是一種預覺，這簡直是一種預知……但她這種思想從何而來？

此後她聽得有人在她後面談話。兩個婦人走過了——一個是一位新近亡故的陸軍中佐底寡妻，一個是她底女兒。她們兩人都招呼了蓓爾達，慢慢地走去。蓓爾達想這兩個婦人一定以為她是一個貞節的，還悲悼着丈夫的寡婦，而她自己看來却

是一個假冒者，於是她急急地走開了。

可能地準有什麼消息在她家裏等候着了，或許從愛米兒那邊來一個電報——雖然那是，真的，不一定會有什麼非常的故事……總之，這兩樁事情是連結得很密切的……她想露比烏斯夫人可還想到蓓爾達在車站上告訴她的話否，或許，她可要在謔語裏說到這事情……然而，這也是無足重輕的，真的。唯一的重要的事是愛米兒務必要寫信給她和露比烏斯夫人務必妥能好起來……她要去看看露比烏斯先生，他一定會把那醫生所對他說的話告訴她……於是蓓爾達忽忽地從葡萄籬間走下山來……

一些東西也不會到家，沒有信，沒有電報……弗利茨也已經和侍女出去了。啊，她是何等孤寂。她又急急地到露比烏斯先生家裏，侍女開了門請她進去。情形是很壞了，露比烏斯先生已不能接見任何人了……

「但她究竟是怎麼一回事？你可知道醫生怎樣說？」

『一種炎症；醫生這樣說。』

『一種什麼炎症？』

『他說大約是血中有毒了。一個醫院裏的看護立刻就要來了。』

蓓爾達走了出來。方場上，一家小酒店門前坐着幾個人，前排右方的一隻桌子，是照例在每日這時候被一個官吏佔據着。

他們不曉得那邊樓上要有什麼事情，蓓爾達想，否則他們不會坐在那裏高笑譁笑的……血中受毒——好，那是什麼意思？……顯然地露比烏斯夫人會圖謀過自盡了……但是爲什麼？……因爲她沒有能力走——或是不願意走嗎？——但是她不會死的！——不，她不能死！

蓓爾達於是到她嫂子家去，以消磨時候。祇有她底嫂子在家；她已經知道露比烏斯夫人有了病，但這事情並不很影響她，所以她此即談到別的事情去了。蓓爾達却不能忍受她談別的話，便辭別了。

晚上，她替弗利茨講了故事，於是她看報，在報紙上許多別的新聞中間，她找到那愛米兒參與演奏的音樂會底另一佈告。她很覺得奇怪着，那音樂會還是佈告着要舉行的事，而不是那早已舉行過了的。

不再到露比烏斯先生家裏去訪問一次，她是不能上牀安睡的。她在前廳會見了那看護女。這是弗利特里希醫生時常派遣到他私人底病人家裏的一個。她有着令人看了歡喜的臉龐，和一雙有安慰底表情的眼睛。

「醫生一定要把露比烏斯夫人救轉來的。」她說。

雖然蓓爾達曉得看護女們常是這樣解說的，但這時她却覺得很相信着。她回到家裏，上了牀，靜地沉睡了。

十一

次晨，蓓爾達醒得很遲。經過一夜的休息，她是很清新了。一封信放在她牀邊。於是，那天早晨第一次地，一切都又回復到她心裏來了；露比烏斯夫人病得很重，這裏是愛米兒寄來的信。她起來拿這封信，忽急得將小燭檠猛烈地搖動了；她開了信封看這封信。

「我底親愛的蓓爾達，

「多謝你底喬旋的信。我很快活着收到牠。但我得告訴你，你底來永久

住在維也納底主意還得再要你自己仔細想一想。這裏底情形和你所想像的迥不相同。即使本地的，很受信仰的音樂家要無論怎樣，例如收取低廉的學費，找得學生也感到大大的困難，所以，至於你，這一定——至少在起初——幾乎是一樁不可能的事。在你現在所居的地方，你有你穩定的進款，你底親戚朋友底環境，你底家，而且，最後，這是你和你底丈夫所住的地方，在那裏你底孩子誕生了，所以這是你所應當居留的地方。

「況且，在這些觀點之外，在你一方面，想到這個城裏來投身入這種求生活底燦骨消神的爭鬥中，也真是一種很愚笨的行動。我故意地勒住了不說一句關於你底對我的情感底在（你知道我用着我全個心將牠還報了你）你底提議中所表現的那一部分；但是如果我說到那些話，那麼全個問題便會被帶入別個範域中去，所以我們決不能讓那事發生的。我不願

在無論那種情形之下受你底犧牲。我也不必對你確實說我高興再見你，因為我祇希望着和你再消度別個時辰像最近你所曾給我的那樣。（對於那一回，我是很感謝着你。）

『所以，我底孩子，事情就這樣決定了罷，每四星期或六星期你可以到維也納來住一日一夜。我們將又可以時常的很快活了，我說一定的。我很抱怨着下幾天我不能見你，況且我在這裏的音樂會之後還立刻要出去作一次旅遊。本季我還要在倫敦演奏，此後我要到蘇格蘭。所以我現在向前望着在秋季再與你會晤的快活的情景。

『我問候你，吻着你那耳後的甜蜜的地方，那是我所最愛的。

『你底

『愛米兒』

舊爾達讀完了這封信之後，過了些時她突然坐起在牀上。渾身好像起了一陣震顫。她並不吃驚着；她曉得她並不會希望着別種信。她搖着頭……

每四個或六個星期……真好！不錯，住一日一夜……這是可恥的，可恥啊！……他何等地怕她搬到維也納去……於是那種觀察畢竟沒有錯，好像他底目的是，當他在一個很安全的距離之內，可以說，祇要刺激她底官感，因為那真的是他希望着和她會合的一種唯一的關係……這是可恥的，可恥的！……她會做了那一種婦人！她覺得一陣的憎厭——憎厭啊！……

她跳下牀穿着起來……不錯，此後將怎麼樣？……這是完了，完了，完了！他沒有工夫見我——絕對沒有工夫！……過了秋天，每六個星期一夜……不錯，好先生，我立刻很快活地接受你底可敬的計較。真的，在我自己，我並不希望着更好一些！我情願酸辛地生活着；我情願繼續着去教音樂而在這個城窟裏衰弱下去……你去奏着提琴，摟着婦人底頭，旅行，做成富人，有名和快活——每四個或六個星期

我可以希望有一夜被帶到那你在那裏享樂婦的卑污的房間裏去……這是可恥啊，可恥啊！……

快！她應當預備到露比烏斯夫人那裏去了——安娜有病，病得很利害呢——怕不要出什麼事情嗎？

在她外出之前，蓓爾達把弗利契抱在她心頭，於是她想起了愛米兒信中的一節話：這是你底孩子誕生的地方……真的，這的確不錯，但是愛米兒並不是因為這是真實的而說的，他祇是要避免每六星期一夜以上的看見她底危險而已。

她忽忽地出來了……好奇怪，為什麼她對露比烏斯夫人底事件倒並不覺得怎樣地動神經了？……啊，不錯，她昨晚已經知道露比烏斯夫人已痊可了些。但是那封信在那裏呢？……她又已機械地將牠塞入牠底抹胸裏了。

幾個軍官正在那小飯店門前坐着用早膳。他們都滿身蒙着塵埃，剛從操練回來。其中有一個在後面注視着蓓爾達。他是一個很年輕的人，大概還是新近得到他

底委任的……

喂，不要害怕，蓓爾達想着。我是完全聽你便的。我有着一個婚約。祇要我每四星期或六星期到維也納去一次……請你告訴我什麼時候你願意……

露台底門開着，紅色天鵝絨的比牙琴衣高掛在欄杆上。好，顯然地秩序已經又佈置過了——否則，爲什麼這琴衣掛在欄杆上？……然而的確不會佈置過，於是再前進，絕不害怕地上了樓……

侍女開了門。蓓爾達也不需問她什麼；在她睜大的眼睛裏有着一種驚怖底表現，這種表現恰是當一種可怕的死底接近的時候所有的。

蓓爾達走了進去。她先走入那會客室；通到臥室裏去的門大開着，臥床安設在這間房底中央，離着牆壁，四面臨空。在牀腳邊，那看護女坐着，好像很疲倦地，頭垂倒在胸上。露比烏斯先生在牀頭邊坐着，在他底殘廢椅裏。房間裏黑暗得使蓓爾達非走得很近不能很清楚地瞧見安娜底臉。露比烏斯夫人好像沉睡着。蓓爾達更

走近些。她能夠聽得病人底氣息了；這是很勻，但是很不可解地快，——她從來不曾聽得過一個人呼吸得像這樣的。此後蓓爾達覺得其餘兩個人底眼睛正注視着她。她對於在這樣不合禮的儀態之下被延接進來的驚怪並沒有多久，因為她曉得一切的預料現在都變成多餘的了；事情是已經被決定了。

忽然別一雙眼睛轉過來對着蓓爾達。露比烏斯夫人睜開她底眼睛，很注意地凝望着她底友人。看護女讓出餘地給蓓爾達，自己却退在一旁。蓓爾達坐了下來，把她底椅子移近了牀。她看見安娜在慢慢地伸出手來給她。她握了她底手。

「親愛的露比烏斯夫人」她說，「你現在已經好得多了，不是嗎？」

她覺得她又說了些拙劣的話，但她曉得她不得不如此。在露比烏斯夫人面前，甚至在她臨終的時候，說這些事情，正是她底命運。

安娜微笑着；她看上去慘白和年青得像一個小姑娘。

「謝你，親愛的蓓爾達，」她說。

「但謝些什麼，我親愛的，親愛的安娜？」

她很不易嚙住她底眼淚了。然而同時她却很好奇着想聽聽她遭遇到的事情。

接着寂靜了好久。安娜又合上了她底眼睛，好像入睡了。露比烏斯先生一動也不動地坐在他底椅子裏。荷爾達有時望望安娜有時望望他。

她想，無論如何，她一定要等着。她心想如她忽然地死了，愛米兒將說些什麼話呢。啊，這是一定會使他覺得有些悲哀的，如果他能夠想到她，幾天前他曾抱在手臂裏的，現在睡在墳墓裏腐爛了。他也許甚至會下淚。是的，如果她死了，他準會得哭的……雖然有時候他是個可惡的自我主義者……

啊，但是她底思緒又飛越到何處去了？她可是依舊把她底朋友底手握住着？啊，只要她能夠救她就好了！現在究竟誰在壞的形勢裏——這個註定着就要死亡的婦人嗎，還是荷爾達她自己——那曾經很丟臉地受了欺騙的人？爲了一夜的緣故，把這事情看得那樣的利害，這可是必需的嗎？……啊，可是那却會是一個太好的聲

音！……爲了一小時的緣故——屈辱她到如此——糟塌她到如此——那可不是不法而無恥嗎？……她何等地恨他！她何等地恨他！……只要他在下一次音樂會裏被轟倒就得了，大眾便都會得笑罵他，他準會得受到羞辱，一切的報紙上都曾得載着這樣的消息——「愛米兒·林特巴赫先生底事業是絕對地完了。」於是他所有的婦人都會說：「啊，我一些兒也不歡喜那個人，那個倒了的奏琴人！……」

不錯，於是他或許會得想起了她，那從女孩兒時代就愛上了他的唯一的婦人，她真心地愛着他……而對於她，他現在却待遇得這般卑下！……於是她一定會回到她那裏來，請她饒恕了他——於是她會對他說：「你看見了沒有，愛米兒，你看見了沒有，愛米兒？……」因爲，當然，無論什麼比這更靈敏的事情是不會在她身上發生的……

在那裏，她又想到了他，時常想着他——而在這裏却正有一個人死在死亡，她坐在牀邊，那兒的沉靜的人是那丈夫……。一切都是這般靜謐，只是從街上，好像浮

上了露台而穿過了開着的門，來了一陣紛雜的微聲——人底聲音，賣買底轟響，乘自轉車者底鈴底玎玲聲，軍刀曳在鋪石上的聲音，還有不時地鳥底啁啾聲——但這些都好像隔離得這樣宵遠，這樣完全地與現實沒有關係。

安娜變得不寧靜了，左右地搖着她底頭——搖了幾次，很快地，愈搖愈快了……

「現在是開始了！」一個柔軟的聲音在蓓爾達後面說。

她回轉去。原來是那個容儀愉悅的看護女；但蓓爾達此刻看那表情却並不顯示一些愉悅，祇是一種絕不使悲哀被人家注意到的強力的抑制底結果，所以她看那臉色簡直是描摹不出地可怕……那看護女所曾說的是什麼？……「現在是開始了」……不錯，很像一個音樂會或是一齣戲……蓓爾達於是想起有一次同樣的話也會在她自己底牀邊說過，在她開始感覺到生產底苦難的時候……

忽然安娜開了她底眼睛，睜得很大，兩枚眼睛顯得極大了；她把兩眼凝注着她

底丈夫，同時。徒然地掙扎着想坐起來，聲音很清楚地說：

「只是你，只是你……相信我，只是你，我會……」

那最後的一個字是很難懂得，但蓓爾達猜測着。

於是露比烏斯先生俯下身去，吻着那臨死的婦人底額角。安娜伸她底兩臂摟着他；他底嘴唇在她眼睛上停留了好一會兒。

看護女已經又走出房間了。忽地安娜將她底丈夫推開了；她不更認識他了；彌留的時候來了。

蓓爾達大驚地站了起來，但她還站在床邊。

「走罷，此刻！」露比烏斯先生對她說。

她還遲滯着。

「去呀！」他又說，這一次是用一種嚴厲的口氣。

蓓爾達曉得她是一定要走了。她輕輕地躡足而行，離去了那房間，好像安娜還

會得被脚步聲所擾亂了似的。適當她走進比鄰的房間，她看見了弗利特里希醫生，他正在脱下他底外套，同時正在和一個年青醫生，醫院裏的助手，說話。

他並不曾注意到蓓爾達，她聽他說：

「在任何別的情形，我準已報告了官府，但是，這樁事情竟這樣地發生……況且，此中一定有着一個可怖的醜聞，而可憐的露比烏斯一定是最受苦痛的人——」

於是他看見了蓓爾達——「日安，迦蘭夫人。」

「啊，醫士，這事情到底是怎樣的，那麼？」

弗利特里希醫生向他底同事丟了個很快的眼色。

「血裏受毒？」他回答。「你，不錯，也得留心着，親愛的迦蘭夫人，人往往割壞了手指而結果是死；傷處也不能常常確定。這是一種大不幸……是的，真的！」

他走進那房間去，後面跟着那助手。

蓓爾達走到了街上，却像一個昏迷了的人。她所竊聽到的那些字究竟什麼意思——『報告？』——『醜聞？』不錯，或者，可是露比烏斯先生暗殺了他自己底妻子嗎？……不，萬無此理！但總有什麼傷害加之於她，這是很顯然的……而且這事情，從幾方面看來，一定與到維也納去有關係；因為她剛在旅行以後的那夜得病的……而且那臨死的婦人底話又來到蓓爾達心裏：『只有你，我會愛着的只有你！……』這些話豈不會說得像一個求救罪的新禱者嗎？『只愛着你』——但是……另外……不錯，她在維也納有一個情人……是的，不錯，但以後怎樣呢？……是的，他曾經要想走，但到底沒有這樣做……她在火車站上對於那樁事情所說的話會成爲怎樣？……我心裏已經打算好做一種事情了……是的，不錯，她會離絕了她底在維也納的情人，而，在回家之後——自行服毒嗎？……但是爲什麼她一定要這樣做，雖然，如果她只愛着她底丈夫？……而且那也並不是一句慌話，的確不是！

蓓爾達不能懂得……

那麼，爲什麼她剛才要走開去，……現在她又應當怎樣做？……她不能休息了。她不能回家，也不能到她底親戚家去，她一定要回轉去……她又奇怪着，如果在那裏從愛米兒那裏有另一封信寄來，安娜會不會要死呢？……實在的，她是失去了她底理智了……的確，這兩件事情在她們之中並沒有一些兒連系……然而……爲什麼她沒有能力能把她們中的一個從另一個中分解開來？……

她又一度急急地踏上階石。自從她剛才離去這屋子以來還沒有過過一刻鐘。大廳底門是開着，那看護女在前廳。

「都舒齊了，」她說。

蓓爾達逡巡走了進去。露比烏斯先生獨個人坐在桌子旁邊，那通向死室裏去的門是閉着。他使蓓爾達走上前來很接近他，於是他抓住了她伸出來給他的那隻手。

「爲什麼，爲什麼她做這事？」他說。「爲什麼她做那椿事？」

蓓爾達靜默着。

「這是不必的，」露比烏斯先生接着說，「天知道，這是不必的。別個人究竟和我有什個不同——告訴我那一回事？」

蓓爾達點着頭。

「主要的便是求生活——是的，這就是了——爲什麼地做那椿事？」

這聲音像被壓抑住了的悲咽，雖然他好像說得很平靜地。蓓爾達不覺眼淚奪眶而出。

「不，這是不必的！我一定會養大她——養大她像我自己底孩子一般！」

「蓓爾達銳利地抬眼望着。一時間她明白了——一切，於是五陣恐怖的驚懼她突過她底全身。她想到了她自己。如果在那一夜，她……在那一小時之中……她這樣大失地恐怖得相信她一定已失去了她底理智。那從前的，會祇不過等於一個蒙昧的可能性，的穿流過她底心的東西，現在忽然地朦朦朧朧地又顯現在她前面，一個明白的確定。這一定是，安娜底死便是一種朕兆，上帝底手指底指點。」

同時她心中又升上了那一天底回憶，十二年前，當她和愛米兒在維也納河畔散步的時候，他曾吻着她，而她第一次感覺到「有個熱烈的要一個孩子的欲望」。但是最近，當她在身上感覺到他底手臂的時候。她並不曾經驗到這相同的欲望，這是怎麼的呢？……不錯，他現在曉得了；她那時所曾希望者祇不過那一時的歡樂而已；她會不比那些街頭的娼妓好些。如果她也喪生於她底羞恥中，像那橫陳在間壁房間裏的可憐的婦人一樣，那也祇是上蒼底公正的判罰而已。

「我要想再看她一次，」她說。

露比烏斯指向那扇門。蓓爾達把牠開了，慢慢地走向那睡着那個死婦人底屍身的床，好久地凝視着她底朋友，吻着她底兩眼。於是一種不等的平靜底感覺暗暗地侵襲了她。她很願意留在屍身底旁邊過幾小時，因為，親近了這屍身，她自己底悲哀和失意對於她便好像沒有什麼了。她跪下在床邊，合着她底手，但她並不祈禱。

剎那間一切都在她眼前舞動了。忽然地一陣很熟悉的衰弱底襲擊來到她身上，一陣立刻便過去的暈眩。起先她微微地戰抖着，但後來她深深地透了一口氣，好像一個被救的人，因為，真的，由於那種倦怠底接近，她同時又覺到，在那一時間，非但她底以前的種種對於未來的災厄的懷懼，并且連那一個紛亂的日子底一切幻象，婦人時代底慾望底最後震顫，一切她所視為愛的東西，都開始沉沒和消逝到烏有之中去了。於是跪在那死牀底旁邊，她覺得她並不是一個那種稟賦着快樂的氣質而能絕不震慄地狂飲着生命歡愉的婦人。她心中憎厭地想起了那所曾給予她的快活的時間，比之於那渴望着的親吻底純潔，美化了她全生命的事情底回憶，於是她看來這種她所曾嘗味過的無恥的快活便好像是一個廣大的虛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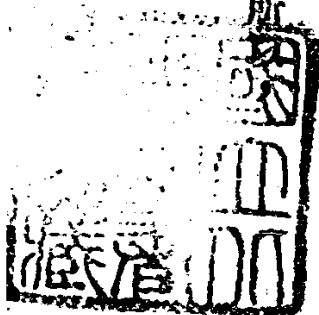
在外室的麻痺了的人和這個爲了她底欺騙而死的婦人中間所存在着的關係，現在好像在她面前張展得很奇怪地純潔。而當她注視着這個死婦人底慘死的額角，她不禁想到了那不知名的人，爲了他的緣故，安娜才不得不死，而他，免除了罰罪，

又或許絕無憐惜之心，胆敢去到一個大城市裏去住着，像在何別個人——不，簡直像千千萬萬的別個會用一種肆慾的，無禮的目光注視着她的人。蓓爾達推想着世界上已經做成了何等大的「一種錯誤」，這錯誤便是那企望快活在婦人心裏正如在男子心裏一樣，而對於婦人，這種企望却算是一種罪惡，如果這種企望快活在同時並不是「一種要做母親的企望」，便需要償贖這罪惡了。

她站了起來，丟下警員後的訣別的眼光給她底親愛的朋友，於離去了這死室。

露比烏斯先生正坐在貼鄰的房間裏，像她剛才離開他的時候一樣，絕沒有動。

她心中有了個很深的願望，想對他說幾句安慰的話。好一會兒，她好像她自己底定誓祇有這樣一個目的：使她自己完全地瞭解那個人底悲楚。她很願意有能力去告訴他如此，但她覺察到他是那些願意在他們底悲楚中孤獨的人們中間的一個。所
沒有說話，她就在他對面坐了下來。



婦 心 三 部 曲 之 一

孤 零

版權 所有 不准 翻印

著 者 關 尼 志 勒

譯 者 施 蟄 存

出 版 者 文 化 出 版 社

發 行 者 文 化 出 版 社

5)
C-13574
11

1945